

# 第五號 第五卷 第五期

遠東間諜戰實錄之一

仇章著



5

遠東圖書公司印

舊







仇章著

遠東間諜戰實錄之一

第五號情報報



遠東圖書公司發行



神 秘 恐 怖 緊 張 激 烈  
仇 章 著 遠 東 間 諜 戰 實 錄 之 三

# 香 港 間 諜 戰

本 書 為 繼 第 五 號 情 報 員 及 遭 選 支 那 間 諜 網 之 第 一 集，以 聯 合 中 英 特 工 人 員 對 敵 特 務 機 關 搏 鬥 為 一 條 線，是 我 國 反 侵 略 戰 爭 中 的 一 部 史 實，亦 為 遠 東 情 報 部 特 工 人 員 的 榮 光 照 耀。內 附 有 戰 詳 圖，情 節 緊 張 扣 心 絃，凡 讀 過 第 五 號 情 報 員 之 卅 餘 萬 者 當 能 一 致 介 紹。定 價 二 十 元。

## 空 中 巨 盜

社 秉 正 譯  
定 價 元

本 書 為 極 有 趣 之 偵 探 小 說，內 文 共 分 九 節：  
（一）航 機 上 所 見，（二）一 個 旅 客 被 迫 跳 傘，（三）（四）西 星 機 命 運 墜 妹 妹，（五）號 『 鷹 飛 』 和 郵 包 飛 上 者 殺 謀 押，（六）偵 察 秘 密 機 場，（七）又 告 碎 毀，（八）保 險 傘 擲 手 溜 彈，（九）空 中 巨 盜 受 重 傷。  
寫 緊 張 生 動，譯 筆 暢 達。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中 美、蘇、德 三 國 間 諜 的 搏 鬥 史  
美 國 的 諜 報 隊 怎 樣 破 獲 納 粹 間 諜 網！  
蘇 聯 的 NKVD 怎 樣 探 密 的 盜 竊 原 子 秘 密！  
德 國 追 擊 隊 怎 樣 使 墨 魔 逃 出 監 獄！

# 國 際 間 諜

曜 叟 譯 不 日 出 版

鐵 風 出 版 社 發 行

新 書 預 告



86413

## 林薰南序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此孫子兵法說明在戰爭時節求得勝利之必具條件，而留予吾人之警惕與啓示！如何方能「知彼」？「……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此取於人以知敵之情，即係使用間諜。是「用間」一項，在軍事上之重要性，吾國遠在春秋時代，即爲孫武氏所體認而揭發其要義矣！

時至今日，民主與納粹，正義與侵略，公理與強權兩方面，各以其全力爭取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到之最後階段時，德國之第五縱隊，日本之特務機關，確實在戰爭方面發生過相當效力，此爲吾人所不必諱言之事實，適逢此會，仇章先生以文藝家之姿態，軍事家之眼光，運用其生花妙筆而描繪活躍在世界東戰場之我國第五號情報員，筆調超逸，意遠心長！

冒險犯難，率先躬行，機警權變，忠勇並備，能使每一個工作同志，在其領導下，心悅誠服，爲工作而盡忠，爲國家而效死，此余閱本書後所留之印象一。

當感情與理智交戰，個人利害與國家利害不能一致之時，每次均係感情克服於理智，個人犧牲於國家，光明磊落，見危授命，使人發生正義之感，此余閱本書後所留之印象二。

本有激發忠義之氣，廉頑立懦，與乎推動獎進及加強間諜工作之效用，不可僅以小說觀之！余對本書之認識如此，用特筆之，以獻作者！

三十一年仲夏林薰南題於曲江軍次







# 第五號情報員

間諜，是戰爭的靈魂。

戰爭像狂濤似的，從歐羅巴洲漸漸的湧到太平洋了。

在太平洋上也太平了一百年的香港，牠是國際間諜網的縱點。是敵人南侵中的遠東間諜站。一個悶熱的下午，約克遜號郵船疲倦地從美洲開來了三千加拿大軍隊，兩艘中型潛艇和一艘輕巡洋艦護送着他們從鯉魚門入港，同時由星洲調來了二千印兵配合着這批加拿大軍隊，沿着開往廣州的鐵路線和公路線增防，沙田和深圳之間，就是遠東軍補充的目的地。遠征軍司令部認為應該一戰的外圍。

在這個嚴重的關頭中，英國遠東情報部主任麥克杜格，和中國駐港的特務人員領導者第五號特派員，經過不少的努力和情勢與環境的需要，在原則上他們是合作了。

這時候，英國華爾士賓參謀和布喬中校，引導着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助手漫遊在這急速重修的沙田第一防線，九龍城的第二防線，旺角青山道一帶的第三防線，這在第五號特派員的觀測中，着實使人難堪，和不大相信香港的絕對安全。

布喬中校就是今天從美洲開來的高級長官，加拿大軍隊中的一個主要人物。

香港政府和英軍司令部，對布喬中校的希望是多麼重大！同樣的，對英國統帥部特別看重的華方第五號特派員，也是把希望寄在他的身上。



英軍司令部要表示他的誠意，趁着這個機會，便派了華爾士賓參謀，布喬中校和第五號特派員等，前赴不久便成火線的沙田一帶視察，英軍司令部希望他們在這次巡禮裏面，有個具體的貢獻，因為當局朝夕在就心敵人突然向英界進攻。

印籍砲兵和輜重隊，沿着前往深圳的柏油公路在蠕動，隆隆的裝甲金屬列車聲，輜重馬隊的步伐聲，「武裝香港！」確是使人相信的。

在密雲將雨的香港危險情勢下，敵人加速向香港作大包围的計劃，很明顯地逐步完成。中國政府當局，隨時都在替香港就心，駐港華籍軍民。更是替香港政府就心。

時間快到下午三時了，英軍司令部派來了一部墨綠色的皇家軍用小型包車，華爾士賓參謀便帶引着布喬中校、第五號特派員、十三號助手等轉上這部包車中，原來華爾士賓參謀從傳令官帶來的軍事密摺裏，得到英軍統帥部的命令：限即日下午六時前，全體官兵要齊集在荔枝角道的加拿大兵營裏。第五號特派員明白了這是一個遠東軍司令部的命令，一個緊急處署的負有動員性質的命令。

「先生對九龍方面的佈防有所貢獻嗎？」華爾士賓參謀微笑地向第五號特派員詢問，他希望能够在這個詢問中，得到一些參考的資料。

「這是大因帝國的一貫作風吧！」第五號特派員類似諷刺的不加批評的說。

「先生是個身經百戰的將軍，根據過去作戰的經驗來說，你以為一個印兵的作戰能力，比得上一個日本兵的作戰能力嗎？」華爾士賓參謀進一步的向第五號特派員發問，同時他的腦海裏，以為一個印兵的戰鬥能力等於一個日兵的戰鬥能力，一個英兵的戰鬥能力却足抵禦十個印兵；換句話說，一個英兵的戰鬥能力，是足以戰勝十個日兵的。



「你爲什麼一定要拿印兵和日兵比較呢？我以爲要確實的估計，就應該虛心地拿出駐港的英軍實力，和包圍着香港外圍的日軍實力下個正確的比較，才是一個澈底的估計呢！」第五號特派員并不客氣的把他的見解說出來，這當然不會使華爾士賓高興的。

「那麼，根據先生的觀察，你認爲九龍可以守得一個時間嗎？」華爾士賓參謀轉到另一個問題上說。

「當然可以守得住，不過在這裏要考慮的，就是港口給敵人封鎖了，英本部要增援香港，是一件傷腦筋的事情！」第五號特派員把香港的弱點提供出來。

「這個問題，英統帥部也是在計劃中的，不過先生另有高見嗎？」華爾士賓似乎要期待特派員的意見。

「香港是個孤島，要保衛這個孤島，先要保衛九龍，要使九龍固若金湯，就要與華軍共同作戰！」第五號特派員胸有成竹地一口氣的說出來，同時在小心注視着他的態度。

「這是英統帥部的整個作戰計劃問題，香港軍隊是不便單獨行動的。」華爾士賓參謀很怯懦的軟弱下來，他却認爲特派員的見解是對的，不過香港的環境不同。

爲了他們的意見不同，雖然皇家的軍用汽車在加速的把他們載回香港，可是在這情形下，祇得各自緘默。

「今天是禮拜六……」華爾士賓參謀自言自語的說。

「你們的禮拜六，是例假了！準備到那裏參加晚會去？」第五號特派員轉到私生活的問題裏

「就是爲了禮拜六，我們才是倒霉！」華爾士賓微微嘆了一口氣，鬱悶地坐着。

「倒霉？」第五號特派員奇異地說。



「是的！剛才英軍司令部，送來了一個緊急命令！」

「這命令我應該知道嗎？」特派員乘機追問。

「統帥部頒佈的命令，今天禮拜六，我們一律撤消例假，就是假期外出的官兵，也得馬上召集回營！」華爾士賓就心着香港會取戰時行動的。

「我絕不贊成這個處置！」第五號特派員不以爲然的說：「這足以給駐港的敵方間諜有機可乘，這不但對香港不利，同時對整個太平洋戰局也有不利！」

「可是……」華爾士賓躊躇了一會，「這是統帥部的命令，港方對本部的命令祇有絕對遵行，香港，星洲，整個帝國遠東殖民地都是如此！」

「奉行統帥部命令，總是不成問題的，但香港的情形特殊，誰也不能否認！」

「先生對香港的義勇志願隊，有所貢獻嗎？」華爾士賓改換另一問題的說，希望轉移第五號

特派員的態度。

「你們都是遵奉領袖意旨爲友軍服務的，祇要是對付我們的共同敵人，協助友軍和效命祖國，不是一樣的嗎？」

他們雖然是作私人談話，但所說所談的，都是有國際性的，所以第五號特派員更是慎重而嚴肅的交談下去。

「那麼先生能够參加英國本部作戰嗎？或者參加皇家的遠東軍司令部服務嗎？」

「這是一個複雜問題，同時要斟酌情形，請示中央。」

「難道日本不是我們的共同敵人嗎？」布喬中校機警地插入話題。

「日本當然是我們的共同敵人，本人不能直接參加英國統帥部作戰的原因，不過是責任的劃



分，和命令的統一吧！」

機警的第五號特派員總算把這個問題應付得很圓滑了，不過在華爾士賓參謀看來，英國情報部不能得到第五號特派員直接參加工作，總是英國一個損失。

皇家軍用汽車在速度的疾駛中，很快的到達青山道，當他們四個人步入加拿大兵營的時候，由司令部發出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

「是日撤銷例假，官兵一律回營！」

這消息，在頭等戲院的銀幕上，在貴族舞廳的奏樂裏，在高尙酒吧間和旅館的木牌中，爲了英政府的命令，把這消息，不，其實是命令，一字不變的寫了出來，上邊是英文楷書，下邊是華文，這使人興奮的消息，在百年沉靜的香港中，已開始刺激着留駐香港的國際人士的腦海。

香港，這樣便開始躡進戰時狀態了。

在反方面的，這影響太大了，祕密駐港的敵方特務人員，也跟着實施總動員令，全體特務工作者，給隱居香港的川島芳子，和所謂坐鎮龍門要塞的磯谷中將，向中英軍民和特務人員採取攻勢。

大戰局面雖然尙未掀起，但這祕密的間諜戰已開始在搏鬥中。

爲了時局的急轉，整個港灣的空氣都在緊張着，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助手，離開了加拿大兵營，去執行他們的工作。

從九龍乘船過香港，遠山的羅便臣道放出緊急集合的訊號燈，這却給十三號發覺了，他倆都明白這是第一訊臺發出的情報，情報的呼號是要第五特派員馬上聚集，有緊急要件解決的。

他倆轉上三角碼頭的停車場上，人是擠得像潮湧似的，那些英籍官兵和印兵華員密探等交織



在車站上，靠站的交通車都得載他們駛入營房去，老早坐在車上的華籍居民公務員乘客却全給英兵印警驅逐下來，給那急於回營的官兵乘坐。

第五號特派員牽着十三號在這紊亂狀態的環境中，機巧地轉上大道中，他很明白三角碼頭這個場面，是英軍交集點，內中當然有不少德籍日探和化裝的日本間諜，假如在這地方勾留下去，是易生危險的。

羅便臣道的第一訊號臺，是個朝鮮革命義勇隊組織的特務機關，因為那裏的人力單薄，時常都請第五號特派員幫忙，第五號特派員爲了朝鮮義勇隊是中國一枝新興的友軍，所以也很樂意的去幫助他們在港向日方進攻的工作。

「今晚情勢似乎有點變樣，我們分頭活動好嗎？」第五號特派員低聲的告訴十三號。

「好是好的，不過你要當心些，土肥原命令川島芳子再次下山，而且是特別派來南太平洋一帶，這無非是要來對付你的，這狗頭沒有辦法的時候，只有求救於黑龍會呢！」

「什麼黑龍會不黑龍會，我們有我們的辦法，不要說川島芳子重張旗鼓，就是頭山滿這頭妖精下山，也要糟糕呢，何必計較土肥原不土肥原！」

「就是因爲你太大意，瞧不起敵人的陰謀，我才不放心你！」十三號萬分關懷的替第五號特派員就心。

「不過你要明白，我們總得對工作有信心！這信心，就是日本特務機關必失敗！難道你不明白我在抗戰五年中的縝密從事嗎？」

「我放心？」十三號微笑地說，態度是改變成一種洋洋自得的樣子。

「那麼今晚你到羅便臣道去參加第一號訊臺的工作嗎？」



「你呢？」十三號懷疑地反問。

「我要到英國情報部去找麥克杜格主任，我知道，假如香港的特務工作我們不從中幫助，一定失敗的。」

「看你又在誇張了！」十三號不快地說。

「難道你不相信我們過去的成绩嗎？」

十三號給第五號特派員這麼一個反問，只得緘默。不錯，在他們的已往成績，着實是使敵方特務人員聞風而遁的。

沿着大道中慢步前進，在一斜坡上，遇着了參加英國情報部工作的澳籍作家貝脫蘭氏，和華南西報記者愛潑斯坦，泰晤士西報記者李芝萊斯等。

「好極了！麥克杜格要請你去呢？他說有機密的事情跟你商討，希望你在十時以前到他那邊一次！」貝脫蘭像有點醉意似的緊緊地握着第五號特派員的手，半拖半拉的牽離了他們伴伍在低聲的說。

「我們也想看看他！」

「也許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待你解決，說不定是關於……」

「我們還是一道同去吧！」第五號特派員怕華南和泰晤士兩個西報記者得到資料，故意中止了他的說話。

第五號特派員給了十三號一個暗示，很像告訴她：「是時候到了，我們分道吧，馬上趕到第一電訊臺去！」機警的她，在人叢中便消失了。

愛潑斯坦和李芝萊斯跟貝脫蘭分路了。



在香港大酒店中，電梯把第五號特派員和貝脫蘭送上三樓去，依着他們的電鈴訊號，轉到麥克杜格的房間門口，他的助手照例的向他倆監視着。

這大概是麥克杜格過於慎重吧！他明知來找他的是第五號華方特派員，和他的親信助手貝脫蘭了，但他仍叫他的女助手先出來會面，其實這是徒花時間的，大因帝國的作風，始終是善於兜圈子的。

經過麥克杜格的女助手回去報告後，他才放心地從那神祕的密室跑出來。

「一小時內！」麥克杜格注視着手錶，「英國情報部得到不少關於川島芳子的消息，閣下會注意到嗎？」麥克杜格很自傲自得的，以為向第五號特派員示威的說：

「關於川島芳子來港的消息，先生知道很多吧！」第五號情報員敲問似的：

「大概有五六件呢，都是證明她今天到港的！」

「那麼她在什麼地方來，那一個時辰到？先生也知道嗎？」第五號特派員也很得意的向麥克杜格反問：

「這點尙待考查。但閣下有此線索嗎？」麥克杜格這時候才很客氣的站近第五號特派員的身邊，同時以奇異的眼睛投注到他的身上。

「老實說，這是我意料中的，我並不覺得川島芳子的來港是一件驚奇或意外的事情。」

「可是我並不以為如此！」麥克杜格拿出那一套的因國紳士底態度，同時以一種半辯論的姿態出現。

「難道先生另有高見嗎？」

「不過……我總是懷疑的！」



「懷疑？你以為她不會把戰爭帶到香港來嗎？」第五號特派員給麥克杜格那種紳士氣味打擾得有點不耐煩了。態度漸漸嚴肅起來。

「慎……重……考……慮！這是大英帝國的一貫作風，你是未來的同盟軍中一個有為的青年！皇家對你的希望是很重大的，假如你能够慎重考慮，你就是同盟軍中一個無敵將軍！」

麥克杜格現在不祇是擺出那紳士態度，而且像個了不起的教授似的，向第五號特派員誇張地教訓着。

「也許過於考慮就是英國最大的失敗！這是無可否認的。目前的香港，是大敵當前的時候，不是嗎？敵人的密諜已遍佈香港，香港情報部確無從得到真實情報，我實在替香港擔心！」第五號特派員反感的說。

「那麼，閣下得到不少真實情報了！」

「可惜先生對中國估量得太遲了！」第五號特派員這才換過了一口甯靜的氣。

「這是整個盟國勝利的問題，閣下當然樂意供給英國情報部消息吧！」麥克杜格轉換了另一套所謂「圓滑外交」的手段，第五號特派員認為這是英國在一切條件下都不虛心的地方，其實英國的不虛心直接影響了英國的軍事，同樣的是影響了同盟國的勝利！

「當然的！」第五號特派員並不考慮的說：「因為香港今天頒佈了明顯的緊急動員命令，這是英國政府最大的過失」

「這跟川島芳子來港有甚麼關係？」

「就是這關係，川島芳子和×逆××，今晚十時三十分要在本港會面了」。

「這消息靠得住嗎？」麥克杜格急切的追問。



「我替香港政府就心，就心這個情報是確實的！」第五號特派員漫不經心的說。

「假如這是確實的，那麼還有旁的人員參加嗎？」

「還有！」第五號特派員敷衍地點點頭，他這時才全部明白香港情報的組織是這樣空虛，這樣的  
樣的不完密。

「閣下可以貢獻給英政府參考嗎？」

「除了川島芳子和×逆××，還有川島芳子的死黨，帝俄時代指揮西伯利亞哥薩克騎兵隊的  
偉爾基阿夫少將，他是川島芳子一頭得意的狼狗。」

「還有嗎？」麥克杜格不耐煩地說。

「還有！汪逆精衛的舅舅，偽粵省長陳逆耀祖，還有，川島芳子的老助手，土肥原認為川島  
芳子的繼承者——稻田芳子呢！」第五號特派員像別有懷抱的結束了這段話。他明白，假如全盤  
說了出來，對他是無補的，於是他就悔到不應該把這情報對麥克杜格說，同時香港情報部的工作  
者，不一定是全部靠得住的。

「閣下對這個問題，打算怎樣處置呢？」

「今晚他們開會的時候，我打算用播音機把他們的談話播送到重慶去，播送到倫敦去，還可  
以把最重要的記錄下來，送給香港情報部做參考資料呢！」第五號特派員，興奮地說出他處置的  
計劃來。

「閣下有英政府最高統帥的軍用手令，可以領導本部人員把那些傢伙一網打盡，交給遠東軍  
司令部嚴辦！」麥克杜格的紳士態度又重現起來，他明知這是一件不容易辦到的事，但仍裝出一  
副力不示弱的臉譜來，證明大因帝國不一定要靠人幫忙的。



「但恐怕不會這樣理想吧！先生要虛心分析——英國駐港情報部中，和因軍司令部裏，有五分之二是化裝的日本人，受過訓練的台灣人，和漢奸；五分之二是給敵人收買了的印兵印警，留下的五分之一，還有一半是華人，這數目太可憐了，才是真正為英國而服務的戰鬥員。在這個估計中，也許是英政府和先生都認為這是一件麻煩的事情吧！」

「這跟逮捕他們有甚麼關係？」麥克杜格對第五號派員這不客氣的分析，氣得憤憤地說。

「如果我直接去領導英探英警去圍捕他們，這不是間接去通知他們逃避嗎？先生總明白吧！英政府駐港情報部的組織，沒有敵人在香港的特務機關組織得那樣完密龐大，換句話說，英國的遠東情報部，敵人已列入他們的組織了。」第五號特派員赤裸裸的坦白說。

第五號特派員和麥克杜格的談論，爲了沒得結果的原故，第五號特派員祇得離開了麥克杜格的密室，輕輕地躡進電梯裏。

當第五號特派員跑出門口的時候，他的助手十三號老早駕駛着一部鴨尾巴快車在守候着他。第五號特派員騎進車箱裏，和十三號併坐着，汽車便向皇后大道那邊疾駛。

「車箱裏的手提機關槍還佈置着嗎？」

「不只佈置了，而且裝滿了子彈。」

「從現在起，我們已經給敵方注意了。」第五號特派員警惕她。

「敵人注意到我們？誰跟我們搗鬼？」

「沒人搗鬼，不過我總以爲加倍小心。剛才你到羅便臣道的第一訊台，得到好消息嗎？」

「第六號在那邊很活躍，朝鮮危險份子組織的第一訊台，收到了台北情報機關的密訊，已證實稻田芳子抵港，這次你應該特別的留心，我相信稻田芳子的來港，這是土肥原的毒計吧！」



「爲甚麼你要對她這樣關心？稻田芳子，說句真話，祇配做個高等軍妓吧！」

「因爲我要關心着你的危險！」

「這有甚麼關係？」

「很難說，十年前你跟她東京的時候，呵！我還記得你們在宮津西湖的時候，不是打得火熱的嗎？」

「這算甚麼一回事？後來她給土肥原看中了，從送她到黑龍會去訓練的時候起，我們就不是互相失蹤的嗎？她來也好，我倒希望看看她！也許相別五年的她，比在宮津時候的她長得更潑辣，更美麗呢！」第五號特派員從追憶中起勁地說着，嘴唇間露着一絲微笑的回憶，可惜這回憶，却意下了她與他之間的纏綿悱惻的往事。

「這簡直是一種醜惡的賤手段！」十三號忽然改變了語氣，輕挑地罵。

「你這孩子喜怒無常！你罵誰？」

「我要咒死土肥原！我要把稻田芳子在我的手槍下活活地痛擊！這簡直是美人計！日本的男子都是狗……」

「那麼日本的女子呢？」第五號特派員取笑的插入這句話，怕他起了反感。

「王八蛋！妓女！私梟！」十三號狠狠的半咒半罵着。

「討厭的傻丫頭！別多嘴吧！交給你辦的事，調查過沒有？」

「我剛剛跟第六號助手到英皇酒店那邊去……」

「那個化名爲李松祥的是否川島芳子？大佛商店調查過沒有？他們的大本營是否設立在裏面？」第五號特派員嚴肅地向十三號查問，這是他最關心的問題。



「八時四十五分，我在大佛商店門前一帶和第六號互相照應，川島芳子這個傢伙，搖身一變，化裝成一個三十歲左右的青年，穿起一套漂亮的西服，從那間日本商店姍姍而出，不過這個妖精怎樣的鬼怪，都跳不出我和第六號的機警！」

「你們這樣便跟着她嗎？她沒有助手隨行嗎？」特派員微笑地進一步的查問。

「她單獨一個人閃縮的在暗路裏跑，我和第六號跟蹤到英皇酒店去！」

「她跑到那一號房間呢？」

「二二四號房間！」

「二二四？」特派員從內衣口袋抽出一本袖珍備忘錄，靈敏地翻閱着。「對！李松祥！香港

英皇酒店二二四號。」

第五號特派員現在證實了川島芳子的行蹤，於是池計劃着今晚十時三十分鐘的工作。

「第六號呢？」特派員問。

「回到第一號訊台去！」

「是不是回去跟我們照應？」

「對的！」

「那更好辦了。」

時鐘快要趕出十點的時候，一部鴨尾巴快車把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搬到英皇酒店來，他倆化裝做一對度蜜月的新婚夫婦，十三號那嬌滴滴的態度，化裝得一些破綻都沒有，像特派員個人似的。

嘶的一聲，汽車停下來了，從英皇酒店跑出一個穿了紅絨制服的車僮，替特派員開了車門，



敏捷地把一張小條紙塞進特派員的掌心裏，這情形連司機與十三號都沒有發覺，同時十三號還在手袋裏翻出了一張五元的鈔票獎給這車僮。

他倆在英皇酒店中的佈置是十分縝密的，在川島芳子的二二四號房間對面，預先定下了那二二三號房間。

第五號特派員翻出了剛才車僮遞給他的紙條，發現了下面幾行用密碼寫成的文字，他交給十三號在迅速中翻譯着。

「東京時刻七時正，磯谷、木村、川島芳子、稻田芳子、×××、陳耀祖、黃大偉等，在虎門要塞開秘密會議，敵海陸空軍集中珠江口，尤其虎門一帶，空軍主力調派台南，候命進攻九龍，計劃由磯谷任港督，陳耀祖接收九龍，×××是化名陳瑞華，旅居半島酒店，待機維持戰後港中秩序。」

原來英皇酒店那個穿着紅絨制服的車僮，是第五號特派員事先佈置在那裏的，做情報聯絡和內部響應的第六號助手；第一訊台的朝鮮義勇敢死隊的隊員。

敵方駐港的高級特務人員，在十時三十分依時敘會了，這個軍事性質的秘密會議，是由川島芳子和敵台灣情報組長木村桓吉二人主持的。

「要奪取九龍，先要奪取昂船洲！」川島芳子以經驗豐富的眼光去貢獻她的意見。「因為昂船洲是日英兩軍的軍事必爭據點，只要突破沙田英軍防線，便可中斷華軍援助九龍之患，假如九龍城和宋皇台高地給日軍控制了，英軍青山道之第三防線，是不攻自退的，這樣，九龍便在日軍手中了。」她興奮地說到這裏，從手袋裏抽出一張日軍攻港的秘密地圖，繼續地說下去：「日軍得到宋皇台高地後，可以架設重砲，破壞太古船塢，用遠程砲轟擊摩星嶺的英軍司令部，再由海



軍陸戰隊在排砲的掩護下，向七姊妹海面渡海，因爲七姊妹海是個軍事死角，再一路由淺水灣，一路由香港口，會師山頂水塘，破壞全港水電，那時候，我們的磯谷港督，便可上任了，陳省長也可接收九龍了。哈哈！」

川島芳子抱着絕對勝利的態度說出後，會場中雖然祇有幾個人，但也高興得有點鬧動起來。木村桓吉很滿意地記錄着她的提供，她那徐娘半老的姿態，在這秘密的軍事會議席上，把那由經驗而得來的主張，和作戰步驟，作有系統的貢獻出來，着實是使在場的人物爲她佩服，爲她仰慕的。

「香港是盟國在遠東的軍事瞭望台，她和星島，是英國的一對眼睛，印度是個頭，祇要奪取香港，攻陷星島，英軍在遠東就沒有眼睛，印度，我們慢慢的奪取也不遲，牠既已變了瞎子，休想跟皇軍一拚！」川島芳子是飽受軍國教育的成功閒諜，所以他的主張，也是武士道的所謂大陸政策的一貫作風！」

「香港，祇是英國在遠東的眼睛，而且是盟國在遠東的軍事、政治、外交、經濟、交通和一切交合點，爲了要使世界人士對日軍的印象是優良的，爲了要使盟國人民了解皇軍是個最有紀律的軍隊起見，第一批在港登陸的軍隊，應該由憲兵隊長跟×××女士互相照應，無論如何不要給駐港的華人和印人起了反感，寧願把港中英人一起殺盡，也不得在外觀上使華人印人遭受殘害，因爲香港的資源和糧食給勝利的皇軍全部搬走了，那裏的老百姓，同樣要餓斃的！」川島芳子那毒辣險惡的手段，從她的語句中，已慢慢地表揚出來。

她繼續以靈活的眼睛，釘視着在場的妖怪，她講着純粹的廣州話，給×逆××黃逆大偉等一個意外的驚訝。



「那麼九龍方面，由本人擔任」。木村桓吉嚴肅地說：「香港方面，由川島芳子與×××的女士合作；西人方面，由偉爾基阿夫負責……」這個南侵序幕的會談，在川島芳子和木村桓吉的主持下結束了。

第五號特派員把那早已安置在二二四號川島芳子房間裏的收音筒中記錄着，這收音筒，是英皇酒店的第六號裝置的，傳音機配在沙發的彈簧裏，電話線從地板透到二二三號的第五號特派員房中。

同時，川島芳子的秘密會議，再由十三號接駁到羅便臣道的第一號訊台去，這寶貴的情報，已變成第五號特派員的密碼了。

到了深夜十二時，川島芳子的聚會結束了。英皇酒店已開始在靜息中，除了馬路上傳來三兩部由遠而近，由近而遠的汽車疾駛聲外，香港的環境是太沉寂了。

十三號這時沒有工作了，從窗簾裏把頭伸出馬路上，瞧着一切都是可憐的，死寂的，大概還是大戰前夕必有的現象吧！

「今晚的街上特別寂靜，太恐怖了！」

「你靜的時候，就是最使我害怕的時候，也許你的憂鬱病又發作吧！」第五號特派員在半咒半罵的說：

「看你的聲音，老是這樣難聽，誰開罪你？」十三號淘氣地在悲感着。

「來吧！小孩子老是喜歡淘氣的，我現在有一個新發現！」第五號特派員是很了解十三號的性情的，在她憂鬱的時候，假如用工作壓住她，便可馬上解去她那少女特有的憂鬱病。

「發現了什麼？這樣大驚小怪？」十三號懷疑地說。



「不錯！」第五號特派員把一根鉛筆，在香港地圖上圈了一個半弧形，他跟着說：「這就是川島芳子意想中的呢？」

「甚麼？」十三號更懷疑的追問。

「這是七姊妹海面。」特派員用鉛筆指着，魚浦口的海面，從太古船塢畫一個弧形，再圈到霄箕灣口。「這就是川島芳子意想中的軍事死角！將來日軍奪取九龍後，用來強渡的死角呢？」

當第五號特派員說到這裏的時候，房內的電鈴在「鈴，鈴，鈴，鈴……」三短一長的響着，十三號莫明其妙的凝視着特派員。

「誰？」她提出了手搶對着房門，低聲的向特派員發問。

「第六號！」特派員輕微地說，跟着站起來也提着手槍。

「誰呀！」特派員明知這個電鈴符號是第六號專用的三短一長，但他仍小心的在準備着必要時措置。

「先生剛才不是說要咖啡嗎？現在拿來了！」第六號在門外回答。

特派員知道了這是他們今晚會議的暗號，同時認清楚這是第六號的口音，他倆才吐了一口氣，放下了緊張的臉孔，微笑地由十三號去開門。

第六號仍是穿着一套待役的服裝，雙手捧着兩杯咖啡和一盅方糖，敏捷地轉入房間裏，十三號跟着又把房門謹慎的關上。

「那班妖精鬼怪都跑光了吧！」特派員微笑地向第六號問，同時把一杯咖啡送給他，剩了一杯送給十三號。

「跑剩一頭俄羅斯種的狼狗！」第六號俏皮的說。



「誰！」

「還不是那個可憐的傢伙偉爾基阿夫嗎？」

「在房間裏？」

「是的。」

「你曉得他在裏面幹甚麼嗎？」

「睡了。」

「剛才他們會議的時候，爲甚麼不幹掉他？」第六號到底是個激烈的危險份子，他總以爲殺掉一個便少一個。

「不是這樣簡單吧！殺掉他們是小事，影響大局是大事，我們要替整個盟國設想，所以不能驚動他們，影響整個計劃！」第五號特派員像滿有把握的糾正第六號的思想與行動。

「不過我總認爲這樣的放走他們，太便宜他們了！」第六號可惜地向他倆不停地愁視着。

「這不成問題，他們的生命，隨時隨地都在我們的掌握中。」特派員繼續向他解釋。

「明早七點鐘，我們有一個好機會，你馬上準備一枝遠射程的手提機關槍，一個望遠鏡，到第一號訊台等我。」第五號特派員把這工作計劃交給第六號。

十三號最不放心的，大概第五號特派員又要親自出馬，跟他們搏鬥了，從不放心的腦海裏，想出了很多恐怖的事件來。

「這件工作你還是早點回去準備吧！機關槍最好配上一個描準鏡！」特派員催促着第六號去把這件事辦妥。

「那麼明早七時正，我們在羅便臣道第一訊台相會吧！」第六號知道時間是不早了，匆匆的



離開了二二三號房間，去準備他的工作。

「告訴我，明早你要幹些什麼事情！」十三號就心地問。

「我要跟川島芳子拚個痛快！」

「這話是怎樣說的？」

「就是要結束她！」

「我跟你一道去好嗎？」

「你去？趁趁熱鬧是可以的，不過沒有工作分給你。」

「第六號呢？」

「跟我去」

「那麼我們三人一道去吧！」十三號這時才沒精打采的向特派員報以一個微笑。

夜深了，馬路上只剩下幾盞像死神將要降臨的藍色電燈，特派員和十三號離開了英皇酒店，在馬路上找着他們方向？轉到深鬱的行人道中。

路旁兩個纖長的身影，遠些，遠些，漸漸地湮沒在這恐怖的陰影裏。

雖然季候是冬天，但在南國的晨曦裏，天氣還是一樣的惹人憐愛，第五號特派員和第十三號第六號，乘着他們的自備快車駛到七姊妹海來。

七姊妹海是個有名的游泳區，因為季候是冬天，公共游泳場是一起躺進冬眠中，這當然比不上夏季的熱鬧。

他們三人跑到一座特務機關組織的××游泳場裏，第五號特派員在這天朗氣清中，旋動着他



的望遠鏡，向七姊妹海面像找尋什麼東西似的。

第六號穿了一件大衣，那手提機關槍便懷進大衣裏面，聽候特派員的命令。

十三號雖然沒有分配工作給她，但她仍是機警地把手槍插在大衣袋裏，手指扣着機制，守候着游泳場的入口。

特派員從川島芳子昨晚的會議中，他忖度她今天一定會來七姊妹海面考察地形，和偷攝那軍事死角的照片，所以他和第六號跑到這裏來，一方面是考察那邊的防衛線有沒有可守的據點，另一方面是監視川島芳子在七姊妹海面活動。

太陽雖然是很疲倦的爬起來，他的光線反射在海水裏，折出了無數的金光，這金光很像侵略者的冷眼，傲視着特派員的行動。

這時候，盟國商輪接到了英政府的緊急命令，馬上離港，駛進指定的安全港口去，菲律賓就是指定的所謂安全港口了。

留港的商輪，尤其是英國的，一艘一艘的向着鯉魚門駛出港口。跟着這港口又駛進了八艘小型魚雷艇，四艘中型潛水艇，第五號特派員以軍事的眼光來判斷英政府的態度，香港並不是採取保衛戰的；假如打算保衛香港的話，不消說是要增強艦隊，單靠十艘魚雷艇，休想保衛香港。

八時五十分，特派員從望遠鏡裏，瞧到了海面一艘疾駛的電船，這電船是插上英國海軍旗幟的，在那進口中的潛水艇和魚雷艇隊中迂迴着，巡邏着，當牠駛近那軍事死角在測量和拍照的時候，却給第五號特派員的望遠鏡探視着，他認識了坐在電船裏面的。一個是川島芳子，一個是偉爾基阿夫，剩下一個是女隨員，但不是稻田芳子，他却懷疑着這不認識的人。

「對！一點不錯！」第五號特派員回頭向十三號說：「快來！你看那迎面而來的電船，裏面



坐着的是誰？手提攝影機的是誰？」

十三號匆匆的跑近第五號身旁。接過了望遠鏡，小心地在探視着。

「一個是川島芳子，一個是偉爾基阿夫，還有一個……也是不認識的！」十三號說過了，跟着把望遠鏡交回特派員。

第六號再忍耐不住了，躍躍欲動的，特派員把望遠鏡轉給他。

「機會到了，我們要命中川島芳子！」第五號特派員把這責任交給第六號。

「好！看着吧！」

第六號小心地注視着川島芳子的電船，在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下，提着機槍，描準了射程器，兇兇的向這疾駛中的電船連續掃射。

可憐坐在川島芳子旁邊的偉爾基阿夫，和那個手攜攝影機的女隨員，却做了川島芳子的替死鬼，患着肺勞病的第六號，爲了未能命中川島芳子，氣煞得咯了一口鮮血，暈倒了。

第五號特派員把望遠鏡追蹤着川島芳子的電船，向中環那邊駛去。

十三號吃力地把第六號搬到椅子上，沒頭緒的提着機槍，聽候特派員的命令。

「結束了偉爾基阿夫那頭狗，也算是一個收穫，不過給川島芳子漏了網，未免太可惜了。」第五號特派員把望遠鏡放下，轉到第六號的身邊，同時在細聽他的心脈與呼吸。

中環海面的英艦，和進口的潛艇隊，連續地嗚嗚放出訊號。

三個英籍密探隊，迅速地跑到游泳場來，當他們要逮捕第五號特派員的時候，却給十三號的機關槍壓住了。

「統統不要動！」特派員厲聲的命令着，從口袋裏抽出了英政府戰時統帥部給他的軍用手令



，便英探們向着第五號特派員道歉，慚愧地離開了游泳場。

英探隊跑後，十三號和特派員把第六號扶出游泳場，轉上汽車，由特派員親自駕駛，嘶的一聲。向太古船塢那邊迅速地疾駛。

「留意後面！假如有來歷不明的汽車追來，向他掃射！」特派員嚴厲地告訴十三號。

十三號鎮定的移轉了反照鏡，同時把機槍向着尾巴那邊。

汽車駛過了太古船塢，從左邊的行人道上，忽然發現着三兩的冷槍聲，十三號提肝吊胆的在查探槍聲的來處，可是在疾駛的開動中，那又容許十三號去查探？

當她回轉頭來把機槍放下的時候，才發覺第六號早已在血泊中犧牲了，同時發覺他的太陽穴中了一彈，左腿中了一彈，但聰敏的她，并不把第六號中彈的事告訴特派員，這難堪的消息，最容易會使汽車失事的。

三十分鐘後，汽車駛回羅便臣道第一訊台的停車場裏，十三號才跑下車來騎進特派員的懷裏在痛哭。

「爲什麼？你瘋了嗎？特派員驚異的推動着十三號。」

「第六號中槍死了？」十三號哀傷的說，聲音是格外的淒酸。

「你到裏面去把第六號的善後妥辦罷！我們不要給朝鮮義勇隊發覺他是被暗殺的！」

「不過他們一定要追究他的死因呀？」

「你說我們跟偉爾基阿夫搏鬥的時候中槍便是，不過最要緊的，是不露破綻，萬一給巡捕發覺這裏有個被槍殺的屍體，這就給敵人不少方便呢！」

「你現在到那裏去？」



「找麥克杜格。」

「我們要在什麼地方會面呢？」

「今天禮拜日，在半島酒店的舞廳會面吧？」

「×××不是懷疑她在那邊嗎？」

「就是因為這個。」

「祝你平安！」十三號將淚痕抹淨，把車房大門關起來。

第五號特派員跑到香港酒店，進入麥克杜格底祕密房間時，他們在客氣的討論着。

麥克杜格昨晚得到第五號特派員給他那寶貴的情報後，他才深信特派員是個非凡的特務人員，尤其佩服他的機警智慧，而對他改爲誠懇的態度，他明白，香港在這個時候，着實是少不了像第五號特派員這樣的一個英雄好漢的。

「閣下今晨八時十分太苦累了！」麥克杜格贊揚地說。

「沒有什麼，那三個英探回來報告吧。」特派員率直的回答。

「這是英政府對閣下失體的地方，還請多多原諒！」

「我們都是友軍，祇要盟國得到勝利，什麼事體都能委曲的！」特派員以更誠懇的態度回答他。

「今晨到底閣下跟誰作戰？香港政府可否請求說個明白呢！」麥克杜格虛心地提出請求。

「這就是保衛香港的第一顆子彈！」

「成功吧？」

「成功，不過收穫不大。」



「閣下可否具體點貢獻給英政府呢？」

「昨晚我忖度到川島芳子在今晨一定要到七姊妹海面做測量和攝影工作，我打算在那裏結束她！」特派員狠狠的說。

「結果呢？」

「偉爾基阿夫和一個尙待證明的女子做了川島芳子的替死鬼！」

「可惜！」麥克杜格嘆了一口氣說：「偉爾基阿夫這傢伙，殺掉他也是痛快的，他有一手百發百中的槍術，英國情報已經吃了他不少的虧！」

「從明天起，川島芳子也許要暫時離開香港，也許來得更兇，不過我總能夠應付的！」特派員很有把握的說。

「那麼閣下對七姊妹海面那個軍事死角有意見嗎？」麥克杜格把這個不易解決的問題在徵求特派員的意見。

「七姊妹的香港山坡，是無險可守的，即使不顧一切地死守，也當不了對岸的密集排炮！」特派員把七姊妹的地形分析着。

「請閣下的意思，七姊妹是不應該守嗎？」

「不是這個意思！要保衛香港，先要保衛七姊妹，要守得七姊妹不落敵手，必要爭奪九龍，所以九龍的得失，才是香港得失。」

「閣下總明白英軍在香港的數目吧。英援軍是不易解救香港的，假如真的依照川島芳子的計劃，會師山頂水塘，水塘被佔，不是香港軍民全部滅亡嗎？」

「問題並非在香港，而是在九龍，假如中央軍隊合作，那九龍有若金湯之固呢？」



「這要請示統帥部，不過我總認爲九龍比香港難守百倍！」

「這是先生的成見，也是香港政府的成見！」特派員批評着他的見解。

「要是中英兩軍配合作戰的話，戰場是否移到九龍來呢？」麥克杜格半似忖測半似懷疑的說

「遠東方面，每個角落都是戰場，那又何必計較一個九龍半島？」

「不過，我以爲不把實際的戰爭移到英國去爲原則，英國的殖民地，也是同樣要求的。」麥克杜格發出了一個不自然的苦笑，這個內心的苦笑，很像答覆特派員：「我也不是這樣希望的，祇不過是本部的要求吧！」

「世界上那有不流血的勝利？要是敵人在英國本部登陸了，那是也得移到本部去的！香港，又有什兩樣？」

「閣下曾經說過，華軍向深圳出兵，就可解救香港的困難，同時可以斷絕敵人援軍，這有可能嗎？」麥克杜格吞吞吐吐的說。

「祇要英政府認爲需要的，中國政府沒有不幫助，這點，本人可以站在中國政府方面來說的。」特派員發覺了香港政府還是不願意跟中國政府澈底合作，他也不願意再在這地方逗留下去。

「那麼我再進一步，把這件事情貢獻給遠東軍司令部做參考吧！」麥克杜格結束了這段談話。偉爾基阿夫被第五號特派員槍殺後，川島芳子便有暫時離港轉往廣州的念頭，她爲了他的慘死，對自己工作和信心起了絕大懷疑。她在九龍塘約道，一座僞國民政府駐港的祕密機關中，纏綿地發着寒熱，川島芳子病倒了。

爲了敵方特務主要人員給華方的第五號特派員槍殺，這消息傳到了整個敵人特務機關中，每



個特務人員都在風聲鶴唳中徬徨着，他們所謂向香港中英特務人員總攻擊的行動，從川島芳子染病之日起，已停止活動。

第五號特派員從香港酒店出來，沒目的地在馬路逛，他對今後香港的前程，認為是灰暗的，假如英政府的態度仍不改變，香港的工作，也無逗留的必要，難道跑到廣州去嗎？他這樣的反問着自己，和計劃今後的行動。

他從德輔道中轉出了尖沙咀碼頭，瞧了瞧碼頭的鐘樓才是四時，和十三號約定的時間還是離開很遠，祇有轉到約隔一百咪的皇家碼頭去休息。

皇家碼頭很少船隻靠岸的，裏面佈置了很多靠背長椅，無聊者都跑到裏面去呆視着海面的蠕動物，三兩的汽笛聲，時常都遍傳到人鬥的耳鼓裏，使人發覺自己已是個旅人。

第五號特派員眺望着昂船洲那電台前面的岸邊，也癡望着九龍貨倉前面的大碼頭，今天的九龍碼頭，空虛和寂靜得像隻擱在沙灘上的荒舟，於是他又意識到現在是戰時了。

海面，是特別肅穆的，商輪仍是繼續地向七姊妹那邊駛出港口，除了海水給陣陣的海洋風激起了白浪外，這世界都在靜息中。

當第五號特派員癡想到這裏的時候，尖沙咀碼頭傳來了五響鐘，他像夢醒似的打了一個呵欠，迴步到尖沙咀碼頭去。

他把一角錢丟進頭等票房的小窗裏，跟着轉到候輪室裏瞧那高掛着的美術廣告，意外的，旁邊伸出一隻手來，輕輕地拍着他的肩膀。

「我們還是不要過海吧！」十三號微弱地說，徵求特派員的同意。

「我也不想到那邊去！」



第五號特派員牽着十三號，默默的向着中道走，在三角碼頭那裏轉回德輔道中。

「×××潛回廣州的消息，第一訊台那邊證實了嗎？」

「那邊稍有所聞，不過她的匆匆離港回粵，總是使我懷疑！」

「懷疑什麼？」

「我認爲她另有企圖，而且跟稻田芳子一道的。」

「跟稻田芳子一道？這消息什麼時候探來的？」

「三時二十三分，第一訊台收來的，但未證實！」

「據我所知，十二時零五分，她跟川島芳子仍在九龍塘約道呢！我以爲×××的離港，是因爲偉爾基阿夫的被殺而驚走了她，但我是想不到稻田芳子會同行。」

「稻田芳子到廣州去，這是他們的新陰謀，說不定她是到廣州去打前站，不久川島芳子也到廣州的。」

「假如川島芳子到廣州去，我們也不要任她搗鬼！」

「要追蹤她嗎？」

「看情形吧！」

「要是到廣州去，我們的力量不是太少嗎？」

「這有什麼關係？」

在輕談淺說中，他倆回到羅便臣道的第一訊台，十三號跑到房間裏，疲倦地在昏迷狀態中倒下來，特派員把她扶進靠椅裏。

掉燈強照下的十三號，襯出她那灰白的鬱悶的愁默臉孔，兩顆珠大的眼淚，將要滴下來了。



特派員不得不替她耽心，耽心她那滿眸淚珠神態。

「你怎麼樣呀？」特派員關懷地問。

「沒有甚麼！不過心情有點不舒適吧！」十三號沉重地答，但眼睛緊閉着。兩行熱淚是滾出來了。

從第六號的被暗殺後，這不只使十三號難過，而且特派員更難過，不過特派員極力強壓着自己罷！

第六號和十三號很像是特派員的左右手，他們三人在共同工作好幾個年頭了，從津浦線而至京滬線，從滬杭甬線而至浙贛線，從交趾半島而至廣州灣，從香港而至澳門，他們三人都在同甘共苦，相依爲命的合作着，現在第六號死了，特派員像失去一隻左手難怪十三號這樣失常的悲痛。五年來，十三號都追隨在特派員身旁的，第六號有時却會單人匹馬的打前站去，但十三號可說是沒有怎樣的分離，即使有短程的分離，也不過是個短期吧！青春之火，燃燒着這兩顆生死與共的心，不過爲了工作，爲了他們的責任，更爲了他們的信條，他們在愛之根苗裏，再不能讓她滋長與生肌，尤其是在第六號慘死的一天，爲着替死難的同志復仇，怕誤了工作，誤了國家，特派員始終在絕對的冷靜中去繼續展開他的工作。

歷史與工作給了他們不少的挫折與磨練，把他們訓練得像銅皮鐵骨似的。不過特派員着實替十三號的年齡和需要耽心，怕她漸漸在工作中，會投到愛之途道裏。

第五號特派員虛心地檢討着，他是個相當勇敢和機警的同志，祇不過在風雲幻夢中使他的天真活潑改變了。現在的十三號，是個易哭與善感的人，這證明是情竇初開的少女青春期，因爲他倆不停的在死亡線上掙扎着，很容易促成他倆投入愛之生活裏的。



他呆癡癡地想到這裏，鎮定一下心神，再不願多化精神思索下去，任她在靠椅上休息。

「你要小心點啊，川島芳子已下令暗殺隊向你進擊呢？」十三號把眼簾放開，微微地望了望他。

「這點我老早就在意料中，不過他們的暗殺隊雖然滿佈，但我不能爲了這個便阻礙了我們的工作。」

「不過這總是一件值得就心的事呀！」

「我總不以爲這是一件怎樣麻煩的事！」特派員故意地說。

「我們的工作，始終在死亡中掙扎，你是不應該大意的。敵人把對盟國的力量，現在整個的移來對付你呢？假如你也大意，這危險的機會總會是來得多！」十三號疲倦地說，希望能夠促成特派員爲這事注意。

「可是，我現在的安全，還在替祖國保存着呀，請你放心的休息一會兒吧！說不定深夜還有工作的。——特派員似不在乎的勸慰着十三號就念之心。

「爲了我們的來港，敵人出動了川島芳子，出動了土肥原。出動了稻田芳子，出動了黑龍會的最優秀份子，你猜，這除了用來應付你以外還有誰？不過，川島芳子老了，土肥原當然不是我們的對手，這樣最使我就心的，還是稻田芳子。同時，你又是這樣的大意！」

「管他的，來，也不過是送死吧！誰要跟我開玩笑，我就叫他看看我的手段！你以爲我跟稻田芳子在津宮時候，是對很要好的朋友，這次的會面，要上她的當嗎？」特派員說明了他的態度，當然，他恨那羣魔鬼，比恨任何可惡的東西都恨過，原因是第六號給他們慘害了。

「可是敵特務機關，都說她是川島芳子的黃金時代呢！」十三號再補上一句。



「我真不曉得從那兒說起，其實你太看中她了！一個慰安所的婊子，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我總是認爲你應該小心呀！」

「不管她是川島芳子的黃金時代，就是她們的師傅土肥原，祖師頭山滿，也要同樣吃我們的虧！」特派員更誇張的說。

「看你又這樣兇了！我就心的，並不是說你鬥不過川島芳子，也不是說你鬥不過土肥原和頭山滿，更不是說你鬥不過稻田芳子，而是說：你和稻田芳子的關係太深了。也許，你不會忘記吧！我們三個人，在宮津讀書的時候，因爲你和她的感情太好了，當畢業的那一年，教師們不是說你和她是對國際的小情人嗎？」十三號把她所就心的話說出來，希望在他未碰着稻田芳子之前去警惕他！同時希望他和稻田芳子，在這次不共戴天的血戰中，過去的關係，不要死灰復燃！

「討厭的，不要嚼囉了，情人也好，敵人也好，我倒希望在工作上碰着她，怪有趣的。」

「不過我總替你耽心的，我也不明白爲的是什麼，」

「起來吧，還是不要說這個討厭的問題了！」特派員現在又後悔着，後悔他不應把稻田芳子的往事從提，使她難堪。

「爲什麼？」十三號懷疑地。

「稻田芳子和×××一起到廣州去，說不定川島芳子在不久也到廣州去，那麼，我們還有留在香港的必要嗎？」特派員又用工作問題去引起她的興趣。

「這當然要跟蹤他們了。」

「你說，我們也應到廣州去，對嗎？」特派員別有所感的反問。

「因爲香港沒有我們的工作對象，即是說：沒有我們的主力敵人。」十三號補充了這一句。



「好，我們決意到廣州去幹一幹！」特派員決定了他的工作步驟了。

他在房子裏輕步徘徊，沿着擺在中間的方桌兜了個圈子，把向海的玻璃窗推開，遠眺着九龍半島那座車站的鐘樓，除了零亂的燈火外，一切都在肅穆中，

「那麼今後的香港工作，交給誰去負責呢？」

「我正在考慮這個問題，本來最理想的是給第六號，可是他死了，這個損失實在太大！」特派員傷感地回頭注視着她。

他倆處在這個滿佈淒酸的氣氛下，各自沉思着

「我以為港中的工作，可以交給第二號的。」十三號把第二號介紹出來。

「第二號是有勇有謀了，但就心他的體質太弱。受不了痛苦和打擊。」

「十五號怎樣？」

「經驗還算豐富，可惜太易動感情，會誤事！」

「那麼要找回一個像你這樣的人，恐怕第一訊臺沒有，除非拍電到第三訊臺，調第十九號回來。」

「調回十九號不難，但星洲的情勢也是嚴重，其實川島芳子那班魔鬼離開了，香港相信也很甯靜的。」

「第二號嫌他體質太弱，十五號可惜太易動感情，調回十九號，又怕星洲無人負責，那就難辦了。」

「我有一個妥當辦法……」

「怎麼樣？」十三號搶着問。



「重用第二號！」

「你不是說他體質太弱嗎？」

「還找一個人跟他合作。」

「那個富於感情的十五號嗎？」

「不。」

「還有誰呢？」

「你！」特派員沉重地說。

十三號意外的沉默了一會，她事前並不會猜想到特派員會這樣處置的，不消說，她無論如何都要爭持與他一道工作，不願意留在香港。

「命苦，我只有絕對遵從，不過你隻手回市，尤其是敵人特務主力集中廣州的現在，我是不願意你這樣冒險的，同時，你也得小心地全盤估計，我留在香港與第二號合作的使命大？還是跟你回市工作的使命大？那邊爲輕？那邊爲重？這點你應該想想！」她沉默了。

「其實第六號死後，」十三號繼續說：「我每刻每秒中都在替你的危險關心，你還要忍心把我留在這裏……」

「不要說了！」特派員中止了她那悲酸的話：「你以爲怎麼樣呢？」

「假如一定要找一個人幫助第二號的話，爲甚麼不給十五號一個訓練的機會，我要跟你回市，而且，我要對你的危險負責呢！」

「好，就這樣辦！現在有兩件事，在今晚十時以前便要辦妥：一，請第二號和十五號來見我；二，通知第一訊臺和駐港同志，告訴他們以後要服從第二號的命令，第二號是他們的主管，叫



他們再不要談起我，或想起我來。」第五號特派員敏捷地把香港的工作來個重新分配，重新佈置，使他們回市後，香港仍在我方掌握中。

「知道了！」十三號微笑地轉身就跑出去，找那第二號和十五號。

本來，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離港後，把工作交給第二號去主持也是很合理的，祇不過是特派員過於慎重吧！這原因，當然是敵人主力已經移到廣州，所以今後的主力戰，是在廣州，實非香港。

虎門要塞就是敵人的特務機關大本營，軍事要點，集中黃埔，廣州就是敵方特務人員活動的場所。

第五號特派員翻出了軍用的機關密詳圖，等候第二號和十五號進來，把計劃告訴他們。十三號滿臉笑容的把第二號和十五號帶來了，他們四人各據一方的霸佔了這張四方桌，八張烏圓圓的眼珠，注視在香港地圖上。

「從今晚十二時零一分起，」特派員向着第二號說：「整個香港和九龍的工作付託給你主持，外勤工作，由你單獨計劃，同時是今後的駐港主管，你要努力奉公！」跟着轉向十五號：「你統理第一號訊台，整個情報網由你支配運用，祇要你冷靜一點，不要過於感情，華方諜訊，絕不會給敵人破壞的！」

第五號特派員根據他倆的所長，替他倆分配工作，今後特派員即使離港，也不會使華方的情報成了紊亂的狀態。

「十五號注意廈門、台北、星洲、仰光、贛成、孟買、重慶、廣州這八個訊台的情報，尤其是廣州方面的更要迅速，告訴諸位，今後港中的工作注重通訊，原因是敵方主力集中廣州，所以



廣州的通訊聯絡更要來得慎密！」特派員把訊號台的重要點說出了，叫十五號特別留意。

「第二號要注意的，先避免和敵人直接衝突，因為你的身體不好，最易吃虧的，你要注意！」特派員跟着在地圖上圈了一個記號：「這就是香港臨時的英軍司令部，在摩星嶺37這個紅點中，這個英軍的秘密，已被敵人發覺了，假如敵人能够佔據宋皇台高地後，三十分鐘內，這個紅點要級日軍重砲全部毀滅，即是說，英軍司令部被敵人瓦解，同時那裏有個凹點，凹點的第七個防軍堡壘哨，那個哨官是敵人收買的因奸，扯旗山頂要塞砲位，全部被第七哨崗測量過了，現在敵人的軍事地點，一定要佔領九龍城和宋皇台高地，因為這是個威脅和破壞香港砲台的主要砲位，這點，香港政府和遠東軍司令部是不會發覺的，你要把這個情報跟麥克杜格迅速解決，最好是交回他們自己去解決，這是第一點要注意的！」第五號特派員說到這裏，略停片刻，同時向第二號以考察的眼光瞧着他。

「第二點要注意的，就是要跟集中營的華籍孤軍保持聯絡，祇要英日哨兵開始接觸，就要跟英方交涉釋放孤軍，但這裏有問題了，假如英軍與華軍是聯合作戰的，你可領導孤軍，要求英政府發給他們軍火，與英軍共同作戰，反轉來說，就要佈置他們，取道深圳，衝出日軍封鎖線，轉回淡水惠州來。」特派員說了這段話，又略停片刻。

「第三點，是第一訊號台的問題，我們寧可在必要時把訊號台自動炸毀，也不要給敵人佔據冒用，影響整個軍事，這點比任何生命與工作都重要！」特派員把這些要點說出了後，這個分配計劃便告完成了。

他們各自回到房間整理明天的工作，十三號的房間，就留下她一個人在徘徊着。



第五號特派員爲了回粵的工作計劃，整晚沒有睡覺，直到第二天的清晨裏，他才給遠近傳來叮叮的電車聲叨擾着，當他站起來的時候，才知道是到了第二天。

他翻檢着一大堆工作備忘錄，計劃了幾份像進攻甚麼似的地圖，微笑地轉步到窗前，近於海洋性氣候的清晨，着實有點寒意侵入。

站在窗前，倚在窗台上痴望着九龍車站那座禮拜堂式的鐘樓在靜息中。戰爭的氣息瀰漫了整個香港。

在風聲鶴唳中，所謂大不列顛帝國皇家艦隊，他在瞭望中祇瞧見八艘，和廿餘艘潛艇雷艦，這樣就可以保持「海上英雄」的歷史美名嗎？這樣就可以保衛香港還是英國的嗎？扯旗山頂的帝國旗幟，使人望之就心！

「特派員！」十三號輕微地在房門外面呼着，他跟着蹣跚了進來，目瞧着桌上那零亂的文件，「有甚麼情報嗎？」特派員劈頭一句的，又是工作問題。

「已經證實了×××和稻田芳子抵市，在市逗留祇一小時，轉回虎門去。」

「香港的情報呢？」

「沒有甚麼，不過英軍司令部要請你去，在荔枝角道的加拿大兵房見面。」

「甚麼時候？」

「早上九點正。」

「我們馬上準備吧，汽車要特別上滿油，記着要帶機關槍！」

「滴！滴！滴！」門聲慢慢的響着。

「誰？」特派員低聲的問。



「第二號。」

「早安！請進來！」

「消息不大好！」第二號推開門說，隨手把門關上。

「我們的同志又……」特派員懷疑地。

「不，川島芳子命令敢死隊，從今天起，實行向你謀殺……」

「謝謝你！我已經有應付的辦法了。」

「我以爲特派員在這裏休息幾天吧！」第二號勸止他少露頭角，免遭不測。

「多謝你們的好意，還有別的問題吧？」特派員以很感激的態度報答他。

「沒有了！」

「那麼我們現在有一點事情，馬上出去。」特派員給了十三號一個暗示，叫她準備。

「我以爲特派員還是小心一點兒吧！」第二號再勸止他。

情勢一天天的惡劣，但第五號特派員並不因爲情勢惡劣便停止他的活動，祇有情勢惡劣了，

更加速他的工作與信心。

他和十三號駕駛着自用快車，駛到統一碼頭去。

汽車停在統一碼頭上，十三號把機槍在車廂裏提心吊胆的衛護着特派員，因爲汽車停下來，

危險的成份總是較大的。

輪船把汽車渡過了海，特派員知道油麻地那邊是敵方特務人員的密集點，這樣便把汽車換給

十三號駕駛，特派員親自留心幻變。

車子駛進彌敦道時，從奶路臣街衝出一輛黑色汽車，情形是向着特派員的車子阻着去路的



幸得十三號的技術十分精靈，很技巧的越過了彌敦道。

當特派員的汽車轉入荔枝角道的時候，那部黑汽車已給特派員從反照鏡裏發現了，看牠的情形，是向着自己的車子追蹤的。

「加油！」特派員把機關槍轉向後方，準備事件的發生。

十三號小心地加速向荔枝角道底英軍臨時集會地址駛進，由於那汽車的特速和駕駛純熟，那部懷疑他是澈暗殺隊的黑汽車，終於趕不上來。

兵營入口處，是條很闊的柏油路，到那裏的人，除了穿着制服的英軍外，旁的，便要檢查通行證的。

第五號特派員因為備有英政府最高統帥部的手令，當然能够直入，同時哨崗也得肅然敬禮。

「軍營重地，擅進嚴辦！」這是兵營門口堅着的添有中英兩國文字的大木牌。

越過鐵絲網，轉過長官的洋房區，特派員牽着十三號在漫步的深入，馬上感觸着啤酒，女人、音樂、這「三位一體」的混濁腥味，也許，這是異國兵營底特徵吧！

原來跟蹤特派員的那部黑汽車，是澈特務隊的車子，汽車上載了四個便衣密探，也許是暗殺隊，他們一直追蹤到兵營門口，似乎還不肯把特派員和十三號放過。

當澈密探隊要進入兵營大門時，英國兵循例向他們取閱通行證，因為他們沒有通行證交出來，馬上給英兵發覺他們是日方暗探，兇兇地吹起英軍專用的哨子，從第二崗位中跑來幾個武裝軍士，拿着長槍，向這四個日特務員痛擊，日探們抱頭而竄，乘回原有的黑汽車飛遁！

四個日方特務員，回到大佛商店的大本營裏，他們倒霉了回去報告，更受情報組長木村桓吉的痛罵和重罰。



英軍司令部臨時集合的軍事會議，除了特派員和十三號外，都是英籍高級官佐，雖然他們似乎很虛心的聘請特派員來參加他們的軍事會議，可是對特派員的建議，英司令部一點也不採納。

「……第一線，由印兵擔任主力；第二線，由加拿大兵任主力；第三線，由英軍任主力；香港和九龍的市面治安，由義勇隊輔助華警印捕負全責……」華爾士賓參謀，從軍用地圖上用紅鉛筆劃了三條線這是是所謂一、二、三、線的區分了。

「本人絕對不同意這個作戰計劃！」特派員挺起了胸膛，雙目炯炯的注視着華爾士賓參謀。「那麼先生另有高見了！」布喬中校折衷了特派員的意思。

「這是整個盟國的戰爭，也是整個盟國的勝利，所以香港的保衛戰是大家的，每個盟國的單位，要通力合作才行！」特派員並不客氣的糾正華爾士賓的話。

「先生的意思是……」布喬中校希望得個具體辦法。

「就是不管英軍，加拿大軍，印軍，都要通力合作，共同作戰，假如印兵要到第一線拚命，英軍留在第三線休息，恐怕沒有這樣便宜吧！日軍在前線的口號，就是向印兵播音；東方的朋友過來吧！不要給英人利用了，你看！前面的敵人引誘他，後面的英軍壓迫他，第一線怎樣能够保得住？第一線保不住，第二線馬上要動搖，甚至影響第三線，而至整個戰局。」特派員把這弱點盡情提供出來。

「這是英國戰時統帥部的一貫作風，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的勝利，同盟國的勝利，都是這個戰略，我們對本都的命令，也許是一貫作風，香港當局，不便例外吧！」華爾士賓參謀也不客氣的根據他們所謂的理由補充着。

「這問題，是分配與調遣的問題，用不着化這樣多的時間，我們應該作進一步去研究這個戰



略問題——布喬中校也不同意特派員的主張。

「本人對戰略問題未有把握，同時因為時間到了，要參加另一個會議去。」特派員知道逗留這裏，是沒有一點好處的，因為他的見解，和因政府那自私自利的辦法，衝突得太甚，爲了免除麻煩，他只有乘機的離開這個所謂的軍事會議。

「先生一點意見也不參加嗎？」布喬中校慰留似的。

「祇有一個意見」

「能够給司令部採納嗎？」

「印兵也得請個來參加呀！」特派員諷視着在場的所謂海陸空軍高級官佐。

「不過現在來不及了！先生對海軍方面有貢獻嗎？」布喬中校敷衍的問。

「似乎要增強吧！單靠幾艘潛艇，我認爲力量還不够！」

「那麼香港空軍呢？」一個少校階級的空軍官長跟着向特派員詢問。

「演習的姿態，還算成績不錯！不過轟炸機未免太少了。」

特派員和十三號在兵營裏逗留的時間，還沒有三十分鐘，他明白了，假如因國再不改變他那利用和輕視弱小民族的態度，盟國的勝利，却會給他延長呢。

離開會議廳，特派員牽着十三號跑上剛才來的汽車，仍由十三號去駕駛。

「也許那部給我們懷疑的黑汽車，還在門口的！」十三號向特派員說。

「管他幹嗎？」

「我們從邊門轉出青山道吧！」十三號總是小心的嚕噤着。

「也好！」特派員輕輕地答。



汽車靈敏地越過了鐵釘線架成的鐵閘，背着荔枝角道，轉入青山道去。

「要是敵軍真的用武力佔據九龍，我們怎樣辦呢？」十三號好奇的問。

「傻丫頭，我們的國軍，不是一樣可以奪回來嗎？」

他倆愉快地對視着，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這微笑，是正義的，敵人在遠東奪取盟國任何的地方，華軍都有辦法奪回來。

「那麼，你又何必幫他忙？」十三號反問。

「爲了鮮明中國的態度，即使盡最大的力量，也是願意，不過他們不虛心，我們祇有任他瞎幹一次！等他碰碰釘子再來請教我們吧！」

「那麼，我們幹嗎要到香港來？」

「爲着幾百萬僑胞的安全，我們不能夠讓敵人爲所欲爲的！人家不能保護殖民地的僑胞，我們只有拿出自己的力量！」特派員向她解釋着。

「這樣就讓香港先給敵人搶去。再由敵人手上搶回來，是不是這樣？」十三號俏皮的反問。

「討厭的！老是這樣嘈嘛！」

汽車駛回彌敦道，時間快到中午了。

特派員牽着十三號，跑到彌敦酒店的三樓。三樓是彌敦酒店特闢的「經濟房間」，爲着避免敵人對頭等房間的注意，他倆就進八三一七號房中。

彌敦酒店是偽省府人員來港旅居的旅館，佈置還算追得上頭等旅館，同時台籍和一部份日籍的特務員，也很喜歡寄居那裏，因爲那裏的侍役，全是受過訓練的禮儀萬分的女士充任，旅途中的新夫婦，也是樂意留此住宿。



特派員老早已經看到這點，所以在第六號未死前，他會交給第六號在彌敦酒店內部，佈下一個特務機構，三樓的第三號女侍役，就是特派員的第七號助手了。

第七號助手，是個生於福州的台籍少女，因為她太受第五號特派員的感動，而且在第六號未死前，極力為她介紹到第一訊台的。

她跟隨第六號工作，曾經有過不少的成績，與其說已死的第六號是特派員得力的助手，不如說未死的第七號是特派員的得力助手吧！因為第六號的成就，着實的，一半是第七號的功績。

為了第六號死了，特派員更感覺得本身崗位的力量太薄弱，有力的助手如第十九號，已調派到遠遠的星島去，不易馬上回來，其實，那邊也不能少了他。

越是感覺得力量薄弱，越是就心着工作空虛，特派員為了應付整個敵人攻勢，才下最大決心去重新佈置，和澈底充實力量。

第七號女助手，就是特派員繼十三號後，訓練出來的一個戰士。如今特派員，又是在高度的緊張工作中去向敵人反攻的時候了。

她們，十三號和第七號，祇知道特派員就是生命！就是力量！就是命令！他們三人相依為命的計劃向廣州敵方間諜主力進攻。

要進攻廣州敵人特務大本營，不是一件空談的事，這原因，他擁有土肥原、磯谷、川島芳子、稻田芳子、和台灣情報部長木村桓吉，此外，尙有不堪注視的×××、黃逆大偉等，這算是敵人最優秀的，富有經驗的間諜主腦人物，他們這大規模的動員到南太平洋來，純是進行南侵步驟，可憐盟國中，除了中國方面由特派員極力去監視外，英、美、法、荷、澳、菲、蘇聯等國家的駐遠東的秘密工作者，都為此疏忽，即使像香港政府方面，尤其情報部主任麥克杜格，就沒有辨



法去解決。向廣州大本營挑戰嗎？恐怕還須等待若干個年代吧！

這樣看來，即使第五號特派員，第七號和十三號回粵，祇不過是絕對冒險，在川島芳子的心目中，這簡直是送死。

爲了第五號特派員的忠勇，他決不會讓這羣魔鬼集中南太平洋的一個小角落裏，去安然計劃危害整個世界的工作。

時局和情勢，似乎很緊張，也似乎很鬆懈，特派員和十三號在彌敦酒店三一七號房間裏，會見了第七號。

「從昨晚十時起，情勢特別吃緊！」第七號愁容難展的說，跟着嘆了一口抑鬱之氣，態度是不自然的。

「那方面吃緊呢？」

「那一方面都吃緊！」第七號補充了這句話後，迴視着十三號。

「聞說川島芳子今晨扶病離港，已經證實是到廣州去嗎？」特派員急轉直下的探問下去。

「到廣州去！同行的還有黃逆大偉，」第七號疲倦的倒坐在紅木沙發上，把眼睛閉起來，臉是自由的。

「你不舒服嗎？」十三號跑到她的身旁，微微的推動她的肩膀，似乎十分就心的在注意着她。

「不，三天沒有睡！」第七號閉上眼睛說。

「太忙吧。」特派員安慰地。

「也沒有什麼，祇是偷聽黃逆大偉的談話，和查探跟他來往的走狗。」



「一點消息都沒有嗎？」特派員更關懷的追問。

「沒有，他老是早出夜歸！」

「那太可惜了！」

「不過，還有一點寶貴的線索，就是廣州舊紡織廠是臨時軍械庫，馬藤丸是接送敵軍高級官長和特務人員來往廣州與虎門之間的運輸船，他們在廣州的交合點，是前歐美同學會，現在改爲偽粵省府的公餘俱樂部，即是文德路那一間，還有，川島芳子是今晨七時十八分離港的，乘白銀丸內河輪直達廣州，陳逆耀祖和木村桓吉，有飛南京準備。」第七號從記憶中慢慢地說出來，她像極疲倦似的，不停地深深呼吸着。

「十三號！」特派員轉着聰慧的眼睛，向十三號說：「七號的話，你要記着，不得遺漏！」

「是！」十三號莫明其妙，祇有用神秘的眼睛回答。

「麥克杜格約我下午三時在這裏等候他，要是你們沒有旁的情事，在這裏也好。」特派員又迴視着第七號，很關心她的健康和鬱鬱不樂的態度。

「這個討厭的東西，看他講，也不過是空談。一週以來他們幹了什麼工作呢？在我們還有一個偉爾基阿夫的收獲呀！查出日軍向香港進攻的步驟呀！他？什麼東西？」十三號把嘴擰了一擰，他對麥克杜格的印象壞極了。

「你這樣態度簡直是侮辱他呢！」特派員以教訓的口吻向她說。

「侮辱他？看他奈我什麼何？」十三號有點發皮氣了。

「他總是因國駐遠東的情報主任，盟國中一個有力的單位！」特派員辯護着說。

「有力，有什麼力？這完全是我們的苦鬥！」十三號更淘氣的半罵着。



「這是整個盟國的問題。」特派員含糊地解釋。

「那麼爲了盟國，我們就要替他們送死！這手段，太醜惡了！」十三號恨透了麥克杜格的手段，反感地向特派員洩洩氣。

「他不致於壞到這個田地吧！」特派員雖然還似替麥克杜格在辯護中，但他的腦海裏，也受到同樣的感覺呢！

「你爲什麼還替他辯護？第六號之死，爲的是誰？也不過是香港保衛戰之開始，做一個可憐的犧牲者吧！」十三號有些悲哀的成分表現着，態度是悲酸的。

「我們是準備離港了，今天的會面，也許有個好轉吧！」特派員以整個同盟國的勝利爲大前提，所以並不計較到他們的吃虧

「我倒希望看看他，這個所謂因國戰時統帥部香港情報部主任麥克杜格先生！爲着這個足球，是否四方八面都守得圓滑？」第七號也忍耐不住了，向特派員插入這句話，同時擺出一個譏諷的臉孔來。

「我不是一個傻子！什麼事情我都完全清楚，不過爲了顧全大局，中國即使吃點虧，也得完成這個艱鉅的任務，消滅敵人的任務！」特派員這時候，只有表明他的見解，使十三號和第七號得到安慰，不要再說這個討厭問題。

這樣，十三號和第七號，各自安心的坐着，他們都有共同的見解，認爲中國抗戰勝利後，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是不會再吃虧的。中國始終是太平洋上的一個燈塔。

三時零五分，麥克杜格和貝脫爾併肩而來，特派員那摯誠和靄的態度，着實使人喜歡和樂於親近的。



「閣下有準備回國之消息嗎？」麥克杜格以考察的口語向特派員查問。

「必要時，也許會回去跑一跑。」特派員並不拿出肯定的說話來答他。

「要是閣下真的離港……」麥克杜格吞吞吐吐的故意停頓。

「對香港也沒有什麼關係呀？」特派員謙虛的補述。

「有關係！不只有關係，而且關係太大呢！」麥克杜格摸不着頭腦的說。

「對的！閣下要是離港的話，恐怕南太平洋也得成問題了！」貝脫蘭投機地附和着麥克杜格的意思，很像一對「雙簧戲」的滑稽演員，十三號看得很有趣，微微的暗笑。

「那麼兩位的意思……」

「代表統帥部請求閣下，暫時留在香港，同時請中國政府。給我們幫忙！」

「多謝統帥部的好意，不過，我們現在尙未決定行動！」特派員不願把實情告訴他，祇得應付目前便是。

「那麼閣下就是說，不離開香港了！」貝脫蘭一定要明白特派員的去留，急切的以最技巧的方法探問他。

「對不住，我並沒有這樣說。」特派員否認貝脫蘭的狡猾言語。

「這樣，閣下決心離港了！」麥克杜格乘機參入這問題。

「可是，我也沒有這樣說呀！」特派員也嚴肅的否認了。

「離港也好，留港也好，老實說，這是一件機密的事，我以爲香港當局，還是用點精神去應付這個局面吧！」十三號率直的說出來。

「小姑娘太會開玩笑了。」麥克杜格給十三號把癢處說了出來，怪難爲情的。故意用這段話



去遮掩他的慚愧。

「你不要小看人，川島芳子也吃過她的虧。」第七號也不示弱的補上一句。現在三一七號房間已高興起來了，祇有可憐的麥克杜格和貝脫蘭感覺得不安。

「她們倆都是不懂規矩的小姑娘，不過我也常常借力她們呢！」特派員緩和着說。

「假如閣下真要離港的話，最好是到司令部一次，我們還有很多問題，需要閣下幫忙的。」麥克杜格踟躕地要跑了。

「要是決定跑了，當然向你們告別的。」特派員把房門拉開，「再見！」

「再見！」麥克杜格一無所獲的離開了彌敦酒店。

「他們都是×，大西洋的×，有時候連自己的門口也看不穩的！」第七號向十三號嘻嘻笑的說。

「哈哈，好一幕滑稽劇，多好看！」十三號俏皮地嚷着，把特派員也感動得笑起來。

「爲什麼情報部這樣關心我們嗎？跑與不跑跟他們有相干嗎？」第七號那一連三晚未曾睡的疲倦樣子，提得很精神的談論着，兩顆圓大的眼睛掛上幾條紅線，眼簾微腫，這象徵着她的睡眠不足。問題並不簡單，同時很嚴重，難道還不懂嗎？香港情報部的工作，就是我們的工作，我們跑了，工作當然交回他，他怎可以應付得起？」特派員痛快地一口氣的說出來！

「那麼我們決定回市了？」第七號鎮定着問。房間裏又回復緊張的狀態。

「決定了。」特派員沉重地說。

「我可以要求共同工作嗎？」第七號呆望着特派員，她心裏禱祝着，一定成功的，一定答應的。



「你和十三號都回去！」

「那好極了！」第七號喜歡得瘋狂似的，跑到十三號前面，沒理由地在推動着她。

「不要嚷，靜一點吧！現在要計劃回市的工作了。」特派員制止着第七號那失常的態度。

「到廣州去！這不是開玩笑的。」十三號給第七號一個警惕。

「特派員是個百勝將軍，還有甚麼可怕？」第七號把她的信心，答覆了十三號。

「這次可不同了，我們不要自恃，甚麼時候都要提心吊胆？」特派員也給第七號一個警惕。

「難道教我連這點信心都要不得嗎？」第七號把高興放下了，微微地嘆了一口氣。

「信心我們要有，但不要自恃！」特派員再為她解釋。

「我們還是把工作問題談談吧！」十三號給特派員提示着。

「這次爲了要對抗敵人的主力，我們要特別小心！」特派員改了嚴肅的態度說：「敵人目前的注意點，明顯地集中在我們的身上，爲小心和縝密計，你們要分頭打前站去。」

「一齊出發嗎？」第七號問。

「我們絕對要秘密，麥克杜格那邊也不要給他走風！」特派員注視着十三號，略爲考慮的說：

「第七號取道澳門，江門，從陸路回市。十三號取道澳門，從水道回市，同日出發。」

「回市後的計劃怎樣？」十三號急於要知道的。

「你要混進白鶴洞日軍第一棧橋中，集合武裝同志在白鶴洞海面，候我消息，因爲第一棧橋，是由台灣情報組長主持，在過去，我們不少同志在這裏遇險，假如我們佈置妥當，可跟獸兵一拚。把守這棧橋的只有一小隊海軍陸戰隊，二十個便衣密探，我們如果有三十名輕機手，就可以解決他們的！」特派員給十三號小心地說着，同時在考察她的態度，是否會有怯意。



「現在有兩個方法：一個是化裝做船娘，在那裏接駁獸兵往來艦艇，一面方可在那邊候你消息，一方面在查探軍事消息；另一個方法，是混入第一棧橋之獸營中，爲獸兵燒水洗衣，也可候你消息和密探軍情呢？」十三號把她的計劃提供出來，給特派員替她考慮。

「我對你的工作，是很放心的，這點，你要考察環境呢！」特派員加強了十三號對工作的信心。

「我呢？」第七號詢問着。

「你較忙呢！但不要緊，廣州的同志都是得力的戰士，通訊臺，你要組織三個：第一訊臺在惠愛中路與漢民路之交點，第二訊臺在沙面，第三訊臺在白鶴洞，尤以第一訊臺爲最重要，因爲這是個市內的情報傳遞站。」特派員把這嚴重的工作交給第七號負擔，他心裏跳動得很失常，和她合作，這是第一次，怕她萬一失慎，影響全局。

「必要時，沙面的第二訊臺，白鶴洞的第三訊臺，我可負責的，第七號應該全副精神注重市中心區之傳遞臺，」十三號因爲這是第一次和她合作，怕她負不了這大任，願意將沙面和白鶴洞兩訊臺移給她，這是一個地理問題，因她的工作崗位是由沙面至廣南（車歪炮臺）的海面，白鶴洞是個中點，這自告奮勇的工作態度，是十三號的長處，也是特派員對她得到好印像的地方。

「第七號的意思怎樣呢？」特派員徵求第七號的意思。

「我願意和十三號合作」第七號亦有同樣的感覺。

「那就好辦了，我們準備吧！」特派員暗示她倆。

「大概什麼時候動身呢？」十三號急於知道的。

「明早決定。」特派員匆匆的翻閱手冊，離開彌敦酒店的三一七號房間。



第二天早上，香港和九龍，舉行大規模的防空演習，那些重於形式的所謂防空訓練班派出的防護工作者，在街上三兩的團集着，活動着，這樣的姿態，足以告訴「香港華人」，我已替「皇家」服務了。

警報聲音，響徹天際，大約十五分鐘後，一中隊的皇家機羣，似向香港山頂砲台進擊，這演習的結果，又是防空隊失敗。

在這個演習當中，深圳至沙田這段鐵路線，日軍利用這機會做越界的試探，掀起了一個衝突，雙方哨兵，以輕機槍和手榴彈互相轟擊。

血戰了整個上午，印兵尚在保持着原有陣地，這陣地，能够保持的原因，是日軍沒有用坦克車進攻，騎進堡壘的印兵，集成一個機關槍網。

接觸只管接觸，雙方只能當做一個敷衍的應酬吧！可憐了英方的印兵，和日方的偽軍，受傷和死亡的，完全是這兩種不知所謂的給人驅使的沒有知覺的犧牲者。

清晨中，特派員遇着麥克杜格，就給他請到沙田前線去，特派員考察着這兩個接觸點。十分小心的下個判斷，他認為這樣的佈置，這樣的軍力，和目前的準備，九龍着實沒有辦法保衛的，只要把接能點擴大也許有絕對的模樣。

因為沙田前線的哨兵接觸了，時髦的香港街道，也一起急着重新修築工事。百年來靜息的香港，在大敵當前還在媚態中去撒撒嬌！這不實際的舉動，對香港是無補的。

時局和情勢似乎在緊張，也似乎在鬆懈。特派員明白自己的任務尚在急度加緊中，他曉得目前真正的任務，并非在香港，而是與香港相依為命的廣州。

他明白了目前的使命，馬上回到香港，在羅便臣道的第一訊臺中，找着了第二號，十五號。



「沙田哨兵開始衝突了，廣州方面的情報怎樣？」特派員匆忙的問。

「截至現在止，廣州集合了五個師團，三個騎兵聯隊，瓊崖方面，四個師團。」十五號小心地提出報告。

「敵兵從那邊抽來的呢？」

「滬杭兩線抽來二個師團，開到廣州，廈門方面抽來二師團，駐紮瓊崖。」十五號補充着。

「土肥原到了廣州嗎？」

「今晨三時，抵達虎門要塞。」

「從明天起，所有關於第一訊臺的情報，都要轉到廣州去！」特派員把這特別關心的事情，告訴了十五號。

「根據特派員的見解，香港會不會這樣子打起來呢？」第二號向特派員探問着。

「這不是時候，因為川島芳子赴市不久，計劃未定，磯谷一定要等土肥原在市主持戰局，才會發展，這樣，從他們的計劃下個判斷，沒有這麼快，從他們的軍事調動下個判斷，更沒有這麼速。」特派員把他另一看法說出，證明香港暫且安定。

「沙田那邊英日軍哨兵衝突，會不會擴大呢？」第二號補上一句。

「當然不會，這不過是一種試探性質吧。」特派員更決定目前的香港並不會開展到實際行動的階段。

特派員暗暗地猜想，假如敵軍進攻香港，一定同時進攻星洲，且軍事上，敵軍決不會任憑英軍離港星之間，互相抽調兵力的，要是東印度羣島一帶，英軍不能抽調，香港之戰，當然失敗，爲了這個關係，特派員才決定在最短期內離港回市。



離開十五號的房間，轉到十三號那邊去，計劃離港的行動。

第七號和十三號，早在守候着他，她倆靜默的痴望着特派員，很像說：「我們又要短期的分離開了。」誠然，這一去，說不定是短期還是永別哩！

「你們都準備好了嗎？」特派員望見她倆有難堪的神態，祇用這句話去解開這寂寞的環境。第七號和十三號不約而同點了點頭，仍在緘默中。

「特派員，你是我們的胆子，也是我們的力量，我沒有勇氣放心你單獨行動！」十三號悲酸的自語着，兩顆眼球在痴望着他。

「傻丫頭，你不是在第一棧橋聽候我的消息嗎？」特派員安慰着她。

「不過，很難說，我的心情壞極了！」十三號皺了皺眉頭。

「這會妨礙工作的，就是此去一定死，你也得喜歡地送我去，因為這是祖國存亡的事情！」特派員不知感觸了什麼，也會說出一句悲感之話，這却惹得第十三號流起淚來。

「你怕嗎？」第七號也感動地安慰着十三號。

「不，我一點不怕，只是不放心特派員身入虎口吧。」十三號極力爭持着她一貫的、勇敢的思想與行動。

「就算送死，也要一拚的！」特派員嚴肅地表白了此去的決心和態度。

「呵！說得太可怕了。」十三號唏噓着。

「我們不要談這些吧！決定明早七時，你們離港，取道澳門回市。」特派員這個英勇的行動終於開始了。

「你什麼時候來呢？」



「今天星期三，下星期二，我乘昇昌太古輪回市。」

「昇昌？爲什麼不乘廣東丸或白銀丸？免在招商局的第一棧橋多冒一次險。」十三號對特派員乘英國船是多一麻煩的上岸檢查手續，要是乘日本船，可直抵西濠口，安然登陸。

「恐怕不會這樣簡單吧？廣東丸和白銀丸經常駐有二十名武裝獸兵，十個特務員，危險性比較多些，假如兩方面都有危險，乘昇昌船，還可在第一棧橋跟他一拚！」特派員解釋他要乘搭英國輪原因。

「好的，下星期二，我在那邊佈置妥當，你安心來吧！」十三號絕有把握的回答特派員，同時，表露出一種很有辦法的樣子。

「你的訊號台怎樣？」特派員回視着第七號。

「看看吧，我以一個新姿態出現，佈置廣州傳遞總站，祇要你回抵廣州，就會使你驚異的。」第七號並不說出方法，特派員知道這是她的特長，也不追問下去。

五天後，廣州財政廳前，在××中路之××路口，新開了一間專門推銷日本「計時」的鐘鏢店，規模還算不錯的。

廣州淪陷後，商業繁盛區移到××中路財廳前一帶，這段成了日本商業中心的場所，第七號看中了這地方，開設一間「標準鐘表店」，店裏的貨式不多，全是日本鐘表，壁上掛了十多個掛鐘，玻璃櫃裏幾個座鐘，和一部份的手表，在這樣看來，這間鐘表店，大概以修整機件爲主業。「標準」鐘表店的老板，是個十足豐度的老頭子，兩個文質彬彬的店伴，整天坐在工作位置裏，他倆是修理員，老頭子和一個少女主持業務，掌理收支，這少女是第七號化裝的，此外還有



一個在偽市立學校念書的小童，約十四歲左右，化裝做第七號的弟弟，專任情報傳遞工作，鐘表店裏，一共五個人，都是第七號的忠勇同志，同時化裝得一點破綻都找不着。

第七號有一口漂亮的東洋話，同時靠他那天真而富有東方美的條件，「標準」鐘表店的生意大有應付不暇的樣子，因為她是個漂亮的台灣少女。

這間鐘表店的人員，雖然力量很單薄，但牠所負的使命十分重要，駐市的特務人員，全靠牠來傳遞和交換意見，同時是供應便衣隊軍火與經費的總供應站。

老頭子，女店員，修理員，小學生，這五個負有重大使命和責任的人物，都是特派員派上來的最機警的同志，廣州的工作能展否開，情報能否確切不誤，這全靠第七號的領導了。

太陽轉過中午的時候，一個化裝做偽府高級人員之妻的豔裝少婦，牽着一個四歲左右的小孩，跑到「標準」鐘表店裏，很悠閑的把手表脫下來，交給第七號。

「小姐的手表不靈嗎？」第七號微笑着，注視着她解下的手表，很謙虛的接過來細細查問。第七號在那表上，發覺長短針都是紅色的指着十二時正，便停止不動，她在這暗號中，知道了這位豔裝少婦是「紅針時計」的同志了，雙方作個會意的微笑，從小櫃裏交回另一個紅針時計給他。

這個豔裝少婦，把手表穿回手上，牽着小孩很優遊的向東洋食堂（舊中國戲院）那裏跑。

原來紅針時計指着十二時正便停止不動的，就是第五號特派員領導下的同志。他們遇到這個標誌，就知道對方是同志。

跟着這個豔裝少婦跑出去的，就是化裝做第七號弟弟穿着童子軍服的小童，他活潑地推出一部腳踏車，背上一個日本製的帆布書囊，像上課似的，把剛才那位豔裝少婦交下的紅針手表，匆



匆的送到十三號那邊的第二訊台去。

從今天起，沙面也戒嚴起來，平時祇有兩個印度巡捕守住東橋橋口，今天却加上兩個英軍。西橋那邊老早釘封了。

由沙基六二三路，假如你要轉入沙面的話，除了領事館發下的特准通行證，得以自由出入外，旁的再沒辦法踏上那座士敏土橋，因為這是個所謂超然的租界？

那個小學生跑到崗位旁，從童軍袋裏抽出一張「特准通行證」，英籍哨兵看了一眼，拍拍他的肩膀。

「要檢查嗎？」小弟弟天真地問，同時把書囊慢慢的放開。

「去吧！」英兵循例的答，但他的眼睛本能地注視着小弟的書籍。

「謝謝你！」小弟弟把書囊的帶子搭回小扣裏，把車子向前推。

「停！」英兵開玩笑似的。

「甚麼！」小弟弟心裏微抖着。

「你到那裏去？」

「大英租界！」

「那個門牌？」

「大英領館！」

小弟弟給回英哨兵一個天真的微笑，一口氣的腳踏車把他移送到英租界去。

一座面東的花園別墅中，小弟弟在鉄閘上敲着記號。

「滴滴滴，滴滴滴。」





「誰？」房裏的聲音。

「是我！」

「爲甚麼不按電鈴？」

「姊姊，電鈴裝得太高了。」

這就是小弟弟傳送情報是一段必然的問答，因爲在這問答中，十三號可知道門外是否站着自己的同志。

一個印警，巡到洋房門口，看着十三號儘管在痴情地微笑着，十三號有點害怕他，把小弟弟拖到房子裏，匆匆的關上鐵門。

「小弟弟，我們又有生意了嗎？」十三號溫柔地說，滿懷希望的注意着他。

「一個穿得漂亮的婦人送來的。」小弟弟天真地說。

「抱着一個小孩子的嗎？」十三號猜想地問。

「對了。」他微笑着，把紅針手鏢交給十三號。

十三號靈敏地接過來，很小心的把鏢壳揭開，取出了表面，在鏢面的背面，她用一瓶藍色藥水塗上，現出「與七號一致行動」七個很清秀的針筆字。

她很明白的，那個牽着孩子的豔裝婦人，是跟第五號特派員互通消息的，回市雖然不過五天，但心情一靜，整個特派員的英姿，又湧現在腦海裏，情緒是紊亂的，思想是不甯的。

「小弟弟，你要加開快車，回去請姊妹馬上到這裏，還有，把你身上的通行證交給她！」

「好，我馬上去。」小弟弟拖回腳踏車，風似的踏出沙面。

當小弟弟離開沙面第二訊台時，十三號的腦海裏，老是浮現着「與七號一致行動」這七個字





來。

爲什麼我這次不能單獨作戰？爲什麼要與七號一致行動？難道我的工作能力退化了嗎？難道第七號進步得比我更有辦法嗎？不會的，沒有這個理由，也許第五號特派員覺得廣州情形太複雜了，所以叫第七號跟我一致行動，充實力量吧，我不應該狂猜亂想，第五號特派員始終是信任我的。

十三號并不安心，老在室裏踱來踱去。她在這疑難的問題中，想不出一個結論，祇希望下午三時，特派員回來後，問他解答就是。

心情雖在紊亂中，但她却冷靜地制壓着自己，假如今天露出破綻，不是完了嗎？祇有把她的手提機關槍再來一次小心的檢驗。

機關鎗在她敏捷地的檢驗中，總算滿意，同時換上了一盤子彈，給她的隨從助手運到西河北邊的小電船中。

「今天的電船，要準備一根太陽旗。」十三號輕輕地說，同時把手提機關槍交給她，「要秘密點，運到電船去。」

「太陽旗不要掛上了？」

「不要掛上。」

「那麼要來幹嗎？」

「你現在不應該知道的，等一下子，你就明白。」十三號半吞半吐的說。

「我過不慣這樣寂寞的生活，我希望在這一次能够跟特派員一起工作！」十三號的助手，不耐煩的說。



「要幹，我們就得好好地幹他一幹，我們的機會快到了。」十三號安慰着她的隨從助手，但態度總是有點瀟灑悽鬱的樣子。

她靜靜地跑到望台的欄杆旁，佇望着白鶴洞河面的招商局碼頭，如今改爲危險地帶的敵海軍第一棧橋，和廣南河面的車歪砲台。

特別惹人注意的，還是現泊着白鶴潭河面的三艘敵V字砲艦，假如特派員真正遇難時，解決第一棧橋的幾十名獸兵，當然不算甚麼。但那艦隊的白鶴潭警戒線，簡直沒法衝過，即使能夠避了艦上的連珠砲，但那艦上的遠程重機關槍，也是不易應付的。

十三號對這個問題，覺得太可怕了，難道這就是我們喪身之地嗎？她總非常憂慮的，始終找不出另一個更安全的辦法來了。

由於縝密的考慮，她提起了望遠鏡，查看着她在三時以前便要集合的十五艘快艇來了沒有。可是相隔太遠，同時艇內陽光透不進去，無法分辨那些快艇是否自己的便衣同志，她更爲耽心。從西濠口粵海上的鐘樓送來了幾聲沉重的交響，十三號就給這鐘聲引誘着，轉視到鐘樓上，時間已經到了下午一時了，但第七號還沒有見來。於是她又替小弟弟在路上耽心，恐怕他在半途發生事體，消息不能遞送到第七號那邊去。

小弟弟離開沙面後，匆匆的橫過太平南路的十字路口，意外的，今天這裏來了一個打針證的大檢查，查着沒有打針證的，便給獸兵兇狠地一個耳光，有些還給他一摔，昏暈路下，在昏暈狀態中呻吟着。

幸而小弟弟早已全部備妥，不致被獸兵留難，同時他穿的是偽市立小學的童軍裝束：比較能夠轉獸兵視線，不過兩邊的過路人，一個一個的給他們麻煩，一直在西濠口耽誤了兩個多鐘頭，



他很懂得身任重務，而且十三號告訴他，這消息是不能遲延的，假如遲延了，第七號怎能依時達到十三號那邊去？

小弟弟靈活的把腳踏車偷偷地轉入西堤二馬路，取道十三行出一德路，風似的轉回標準鐘錶店裏。

久候在店面的第七號，見了小弟弟回來，馬上把他拖到樓上去。

「爲什麼會這麼久？」第七號匆匆地問。

「急得我要死了！」小弟弟滴下淚來，惶惶的說：「十三姊姊請你馬上去，在一點鐘前到達沙面。」

「糟了！」第七號望了望手錶，「現在一點十五分了！」

「很要緊的，你馬上去吧！」小弟弟把她牽下樓去，用掌心抹着兩三點掛在睫下的淚珠，心情已在絕度的紊亂中。

「你不要跑出去，在這裏等候消息！」第七號很不放心的告訴他。

「我一定等你回來，通行證交給你，要避免西濠口檢查站，車子給你吧。」小弟弟並沒有忘記十三號告訴他的話。

第七號乘了小弟弟的腳踏車，從惠西愛路轉過太平南路，到了十三行口，取道拱日路出沙基六二三路，這樣便避免了西濠口檢查站。

循例的從沙面東橋直進，查過通行證後，一口氣的跑到十三號的房子裏，

「小弟弟弄糟了嗎？差不多兩點鐘了！」十三號見着第七號來了，心情是鎮定下來。

「經過西濠口檢查站，小弟弟給蘿蔔頭阻礙了兩個多鐘頭。」第七號解釋着。



「特派員有密電來，叫我們一致行動。」

「決定今天乘昇昌輪來嗎？」

「是的。」

「那麼時間差不多了。」

「差不多還有一個鐘頭，我們在這裏等他，祇要看見昇昌船的時候，我們再出去也不遲。」

十三號很閑逸的坐下來。

「我們的工作，要不要來個分配？」第七號懷疑的問。當然，今天要特別小心，生與死，成功與失敗，都在下午三時決定的。

「我們行動要一致，但責任可分開！」

「那麼我擔任的，告訴我吧！」第七號很有把握的詢問她。

「不要忙，下午三點正，有十五艘快艇分佈在第一棧橋的西北方，每艇中有四個敢死隊，裏面藏有炸彈和輕重機關槍，這十五艘快艇的戰鬥力，足能應付第一棧橋的數十名獸兵和二十名特務員的，爲小心計，交給你去指揮，萬一發生事故，我們要進佔第一棧橋，掩護特派員從陸路退却！」十三號計劃地說。

「爲甚麼不由水路呢？」第七號建議着。

「水路？插翼難飛！北面有白鶴潭三艘V字砲艦，那邊成了一個重機鎗網，警戒廣州進口，南面有廣南砲台，阻斷江心！」

「不過我認爲陸路的掩護退却，並非上策，原因是很淺顯的，日軍駐兵四郊，風聲一起，祇有被人包圍！」



「我考慮過的，剩此一條退路，祇要槍聲一響，埋伏在白鶴洞鄉的五百名便衣隊，便可帶我們衝出去的。」

「就這樣吧，你在甚麼地方照應呢？」

「我化裝做一個碼頭船娘，在碼頭上護衛特派員，因為這週來，都是由那個不易發言的台北情報組長木村桓吉親自擔任檢問口供，最麻煩的，他們的手冊中都有特派員的相片，每個上岸的乘客，都在小心對過相片和問話呢！」十三號坐近第七號身邊，類似就心，也類似難堪的告訴第七號。

「十三姊姊，你怕嗎？」第七號看見她那難堪的神態，懷疑地問。

「我並不怕！」

「爲甚麼這樣難過？」

「這不過爲了特派員的安全問題，中國，像特派員這樣一個有勇有謀的人，着實少不了的，我們雖然能够置生死於不顧，但特派員的安全，是整個中國的問題，其實是整個盟國的問題，你看，世界上能够跟川島芳子一拚的，能够跟頭山滿作對的，除了特派員，誰能繼承他的工作？」

「我們誰都忠於國家，祇要把我們的生命獻出來，能够保得住特派員的，都願受苦，都願犧牲；因爲死，就是我們最後的貢獻！」第七號也嚴正地表示他的態度。

「時候到了，我們準備吧！」十三號望了望她的「紅針時計」，「起程吧！」

往來於粵港間的昇昌號太古內河輪，一直回到市區的南石頭（海南）砲台旁邊，漸漸地變爲蠕動狀態，在白鶴洞河畔的招商局碼頭下錠了。由於十三號在回市的五天中，早已把對敵攻勢的



計劃做了基石，同時得到駐市的同志通力合作，她便佈置妥當了。潛伏在敵內的工作同志，把十三號介紹到鎮守這招商局碼頭的敵營中，做第一棧橋的兵營女工，她每天的工作，是最粗重的打掃碼頭，燒茶，洗衣，和料理長官宿舍內務，到了下午，可回到自己艇上去休息的。因為她化裝了一個南國特有的嬌媚的船娘，工餘的時候，還可在棧橋的獸兵兵營裏，領根白色小旗，接駁敵軍官佐從艦上往返碼頭的工作，在這時期中，不少寶貴情報與軍事消息，都從敵軍官佐在渡河時的談話探聽出來。

「昇昌」是英國太古輪船公司所辦的一艘內河輪，每星期中，敵軍司令部只准它開赴廣州一次，這不過是怕英國船要奪了「白銀丸」和「廣東丸」這兩艘來往於省港澳的營利吧了。同時指定它在離市遠遠的白鶴洞河面靠岸，還要在那裏逗留一天半天，使那乘客們認為最恐怖的魚肉檢查。

從另一方面，敵人的白銀丸和廣東丸可不同了，每星期得對開三次。這裏有一件麻煩的事，就是船入虎門後，旅客們在船上要受嚴密的檢查，認為不高興的，也許來個盤問，旅客們時常莫明其妙的被逮捕，有時檢查人員把你所有的金錢貴物盡入私囊裏，要是臉露不悅之色，馬上給你帶到隊長那邊去，說你有便衣隊嫌疑，禁錮起來，押回廣州敵營裏拷問槍殺。

最使人恐怖的，而且是最難堪與痛心的，就是活活的把你綑綁起來，召集旅客排在甲板上，為你舉行水葬，拋入海洋裏，以饜魚腹。

像這樣失蹤的同胞，時常都會潛匿在人們的深心裏，每個同胞的眼睛，快要拼出火來，但環境是這樣惡劣，有如肉在砧上，誰會一時瞎動，挺身而起的替遇難者說句正義話？因為獸兵是一種野蠻民族，其實，淪陷區裏簡直是個禽獸世界，最神權的魔鬼時代。



這些倭輪的靠岸點，是在它強佔下的西濠口太古碼頭了。

在昇昌輪靠岸的西北邊，很多插上偽省府發下的內河航行底小白旗的客艇，這些客艇，是日司令部特准停泊的，用來給昇昌輪被檢查後而放行的旅客渡往廣州。

十三號和第七號，提心吊胆的在守候特派員的。息與行蹤，十五艘滿載武裝同志的便衣隊，密探，敢死隊，各人化裝得十分高明，在第七號領導下，給十三號瞧着了，發出一個滿意的微笑，現在他們再不苦惱，因為責任交到身上，祇得勇敢地應付這個危險地區。

旅客們開始從吊板下來，十三號和第七號互相照應着，一個在碼頭，一個在艇上，由於第七號那十五艘快艇的佈置，成一有利的包圍形勢，這卻給十三號信心加重。艇中的同志，祕密地趕着武器，要是真的發生變故，十三號深信守候着新增了五十名的獸兵，和遍佈在碼頭上的二十名敵方特務員，會服服貼貼的給我們解決，祇不過危險了那些苦難的乘客吧。

第五號特派員今天化裝做一個十八九歲的「童工」，這是因為他個子短小的原故。在「上岸申請書」的「職業欄內」，他填上「××路××軒茶莊工人」，在「旅行目的」欄內，填上「探母」兩字，那擔任嚴格查問的，認為「南支通」的木村桓吉，所謂前台灣特務機關長，帶着一個台灣籍的福建土生女郎（也許是他的助手），在他的冊子中翻出了那張不知從什麼地方偷拍來的第五號特派員的照片，載着千多度深的近視鏡，小心地查探着特派員的蹤跡。

「把申請書拿出來！快！快！」木村桓吉在二十名特務密探的散佈下，命令着乘客們把上岸申請書提前準備妥當，以便檢查。

上岸的旅客，分爲男女兩區，一個一個的連續上岸，慢步而行，接受那敵特務人員的檢查。第五號特派員雙目靈活地瞧着十三號已在岸上，第七號在碼頭之端，領導着零亂而蠕動着的



快艇，他像很放心地步出昇昌輪的吊橋，沿着上岸者的次序，一步一步的移近檢查崗位來。

由於特派員那種內心鎮靜，外表自然的勇敢舉動，湮沒了踟躕底態度與動作，其實在這種危險區域中，祇要敵人注意你，便隨時隨地都有被殺害的可能。

第五號特派員漸漸接近崗位了，木村桓吉像有意開玩笑的，親自主持這個檢查站。

「申請書！」木村桓吉的女助手向着特派員說。

「是不是這張？」特派員佯作不大明白的答，這種態度，卻像一個知識極低的「童工」了。

「叫什麼名字？」木村桓吉注視着女助手取過來的申請書，逐項的發問，有如監考員在試驗新生的樣子。

「黃順！」特派員答。

「什麼職業？」

「挑茶葉的！」

「住在那裏？」

「××路××軒茶莊！」

「到廣州來幹嗎？」

「我的母親生了病回來看她！」

口供對過了，沒有破綻的地方，但慎重的木村桓吉，仍是循例的把照片拿出來，在這靜和亂祇隔一線的當中，十三號手提着一壺開水，很自然的，很逼真的，向木村桓吉一撞，開水瀉落在木村桓吉的皮靴上，這就分散了他的注意，同時，更爲了十三號那嬌豔的媚態，老在陪罪，却壓下了木村桓吉的獸性咆哮，這樣，第五號特派員便乘機溜過了，木村桓吉也不在意的放過了他。



集中在水面的同志，每個都注意着第五號的舉動，勾心鬥角的，前後左右的衛護着他。特派員轉入碼頭後，數十名分散着在快艇上的同志，像放下了一根重擔，嘆一口氣，微微地作個會意的微笑。

十三號這時候，不知道自己的褲子也給開水瀉濕了，他祇知護衛着特派員過了碼頭，一直跑到西端，轉上第七號老早在守候着的快艇中。

同志們體察着危機的場面是度過了，第五號特派員也下了第七號的駁艇中，迅速地，圍集在特派員那快艇的四週，跟他一起離開這危險的招商局碼頭，虎口餘生的敵海軍第一棧橋。

同志們拚命地划，當划離了碼頭後，十三號愉快地向着特派員嘆了一口氣，高興而緊張的說「我們又是再生了！多緊張，一個最高峯的場面！」

「可是我！仍耽心呢！」第七號仍在查察着碼頭那個方向。

「要是我們在廣州的任務已經完成的話，今天，我不跟他們拚個痛快才怪呢！」第五號特派員認為這是絕大的侮辱，氣憤憤地回答她倆。

「再過五分鐘，划到前面的小電船去，我們可告一危險段落呢！」十三號自語着。

十三號的女助手，早已佈置在白鶴洞美孚行油池河面的電船，看見十三號的快艇迎面划來，她安然的在電船的尾巴，插上一根太陽旗。

這是十三號無微不至的地方，爲了白鷺潭河面的敵海軍總檢查站，免遭意外的事件發生，她才牽着特派員轉上那豎上太陽旗的電船，第七號也跟着轉到電船去。

十一艘滿載勇士的駁艇，在第七號的指揮下，很敏捷的疏散了。

插着太陽旗的電船，翻起了白頭浪，向着白鷺潭敵海軍總檢查站疾駛，果然騙過了停泊在江



心的三艘V字砲艦，不需檢查的通過了。

下午三時四十五分，特派員抵達廣州唯一的租界，沙面英領事館旁邊的洋房中，由十三號組織的第二訊台。

「從今天起，我們的使命更重大了，也從今天起，我們更要刻苦，更要努力，我們不易入境，同樣的，我們也不易出境，總之，在我們未死以前，我們要幹點工作，才對得起未死的今日！」特派員的心情有點難解難分的紊亂，沒來由的說了這段話，十三和號第七號都聽得莫明其妙。

「你今晚就住在這裏吧？」十三號很關懷的說。

「不，這裏太悶了！」

「那麼你要到外面去嗎？」

「正在這樣打算。」

「這裏不方便吧！」

「可是爲了工作，我們要展開工作，一定要到外面去！」特派員堅決地說，十三號再不能制止他了。

第七號悶悶的在沙發上發呆，不大高興的注視着他倆談話，從他們的談話中，她小心地分析着，明白十三號對特派員是關懷得無微不至，也愛護得無微不至，於是她起了一種沒因由的嫉意，但她仍能壓制着這難堪的心情，除了外形是悶悶不樂外，始終是絕對理智，同時是絕對緘默的。

十三號爲了要守候香港的情報，留在沙面第二訊台中，特派員和第七號轉到六二三路找了兩部黃包車，三十分鐘後，惠愛中路的標準鐘表店，站着一對西裝的青年男女，這就是第五號特派



員和第七號助手。

因爲第七號是個台灣的少女，她會跟父親到東京去念過幾年書，所以說得一口很漂亮的東洋話，雖然比不上十三號的動人，但也算是一個難得的同志了。

特派員很明白廣州的激憤，假如一個男子，跑到旅館去過夜，是很值得敵探們和憲兵注意的，這樣，他便牽着第七號轉到漢民北路，從漢民北路越過了文明路口，到漢民中路的南端，轉到泰康路去。

要使工作易於開展，要使行動絕對便利，第五號特派員冒險拖着第七號遷進泰康路的一間日閱經營的「御旅館」中。

這間「御旅館」，是廣州淪陷後最負聲譽的「華安樓木元儿」（即舊日泰康路光華醫院隔壁的華安公寓）了。

他倆把旅館的手續辦妥後，特派員便命令第七號回到標準鐘表店裏，以後所有情報，要送到華安公寓來。

「現在差不多十時，戒嚴的時間快到了，你要馬上回去整理今天的情報，和設法轉知十三號。」特派員把這任務交給第七號。

當第七號離開華安公寓的時候，馬路上已沉靜得沒有一點聲音，這卻使特派員內心裏有點放心不下，但爲着整個工作的展開，雖則不近情理，也是難於兼顧。

天在破曉中，人在蠕動着。十三號負着一點疲倦的神色，匆忙地跑到華安公寓來。她照着第七號給他的地址，轉到第五號的房間裏，可是特派員尙在甜蜜的睡態着，這却使十



三號有些躊躇，爲了工作和寶貴的情報着想，十三號終於把特派員呼醒了。

「稻田芳子真的到廣州來！」十三號在他的耳邊輕微地說着。

「抵埠幾天？」

「一星期吧！比我還早一天，她不祇到廣州來，同時，還要到你頭上來呀！」她俏皮地說，儘管在微笑中去注視着他。

「頭上？」特派員懷疑地，「傻丫頭，不要開玩笑吧！」

「誰跟你開玩笑？告訴你，她在這裏呀！」

「這裏？我不懂！」特派員還是懶洋洋的竄睡着，把眼睛閉起來。

「還要睡，她在四樓。」十三號十分着急的把特派員拖起來。

「你曉得她出去沒有？」

「沒有。」

「那麼她甚麼時候回來呢？」

「回來差不多一點鐘。」

「從那裏來的，你調查過嗎？」

「從南堤潮音街回來的。」

「潮音街？沒有大機關呀！」

「還不是那一套浪漫的作風嗎？天亮的時候，她從那間乙姬慰安所回來睡覺的，看你十年前的愛人，現在……」

「不要說了，乙姬？就是海軍部指定的那一間嗎？」特派員半在回想中，半在忖度裏。



「對的，一點不錯。」十三號肯定的答。

「你馬上跑到她的房間裏，四樓的第四號侍役，也是我們紅針時計的同志，可以找她幫忙的。」

「結束她嗎？還是……」她興奮的說。

「何必這樣兇？我命令你，不准莽動！」特派員站起來，穿上了外衣，態度在沉思嚴肅中。

「那麼怎樣辦呢？」十三號嘆了一口氣坐下來？當然，她不能把稻田芳子結束，心裏總像插着一根鋼針似的。

「她的紅色墨水筆管是活動的，管裏藏着一張絲質的手令，和一張淺藍色的也是絲質的通行證，通行證上，印着：「任何戒嚴時間內特准通行證明書」等字的，是憲兵部頒發的最新通行證。」特派員把情形告訴她。

「這又何必多此一舉，是不是要把稻田芳子的通行證偷回來了？」十三號不耐煩的說。

「事情並不是這樣簡單，我們要在最迅速的動作中，把那張通行證找出來，攝了影馬上放回去，你的任務就算告成了！」

「攝影機在第二訊台。」

「有辦法，你先請第四號侍役來吧。」

十三號敏捷地把電鈴一按，跟着跑來了一個侍役，在門外輕輕地敲了敲門，很有禮貌的進入，鞠了個躬。

「昨晚我叫第四號女侍役，購了兩聽杏仁餅，要是購來了，叫她馬上送來。」特派員以十分機巧的方式，請來了第四號侍役；紅針時計的同志。



沒有超出三分鐘的時光，第四號侍役便走到特派員的房間來，隨手把門關上。

「四樓四零三號房間，那個東洋婦人熟睡了嗎？」

「我剛才替她清理好解下來的衣服，熟睡了！」

「你把攝影機，和塗上輕量的「哥羅方」手帕，跟十三號混進她的房間裏！」特派員轉向十三號，「這根含有蒙藥的手帕，可以鋪在她的鼻上，最遲五分鐘要收回，同時要敏捷，要機警。」

「我們馬上去吧！」十三號牽着這位紅針時計的同志。匆匆要離開房間。

「我希望十分鐘內，你們能够把成功的消息帶回來！」

他倆離開，特派員的房間，由第四號女侍役領導着十三號從電梯轉上四樓。

第四號女侍役也是個機警的同志，在四樓的會客廳中，她給了十三號一杯茶，一張報紙，和幾本東洋畫報，當她是個十足上賓的旅客看待，自己便匆匆跑回女工人房裏，找着一根手帕，從箱子裏取出了一瓶美女香水瓶裝上的蒙藥，溶在手帕裏，跟着戴上一個男裝的時表，跑到稻田芳子的四零三號房間門口，可是門却關上了。

她從賬房間的鑰匙牌上，取了四零三號的鑰匙，同時提了一瓶開水，作替四零三號房間加水的樣子。

計劃是成功了，第四號侍役轉入四零三號房間後，稻田芳子確是熟睡了，為小心計，她把溶上蒙藥的手帕，蓋在稻田芳子的鼻上，匆匆的轉回會客廳裏。

十三號在會客廳裏耽久了，很不耐煩的凝視着壁上的掛圖，第四號女侍役向她微笑地點了點頭，十三號也會意的隨她前進。



當她們跑入走廊的時候，第四號女侍役在旅客名牌的四零三號掛上一個「外出」的牌子，免她的同黨來找她，這便無後顧之憂了。

在四零三號房間中，十三號癡望着稻田芳子那濃裝的面孔，這熟睡的媚態，着實是動人的，難怪特派員始終不能忘懷她，雖然她却做了特派員的敵人。

「我們開始工作吧，說不定會有人來找她的。」第四號女侍役警惕着十三號那不知所因的動作。

假如不是爲了命令，稻田芳子！今天你就要死在我的手中了。十三號恨恨地想着，她雖然痛恨稻田芳子，但她不能不服從特派員的命令。

她找遍了稻田芳子的衣服，甚至枕頭底也搜過，手袋也檢查過，仍找不着她的紅墨水筆，最後，無計可施，把她的氈子揭開，才發覺她的水筆掛在頸項下，她這時驚喜地把墨水筆打開來，牽出了那張絲質的藍色的通行證。

「攝影機呢？」十三號沒有看見第四號侍役手攜影機，才就心的向她發問。

「在這裏！」第四號侍役靈敏地從手上把表脫下來，解了表帶，將手表的背面牽了出來，原來這是一具小型攝影機，表壳是偽裝的。

十三號慎重地一連拍了兩張，才把通行證照舊的放回筆管裏，再把這根她認爲有些神祕性的筆杆，放回稻田芳子的胸前，蓋妥氈子，再把那溶有蒙藥的手帕交回第四號女侍役。

稻田芳子也許是過度的疲倦吧？真的，慰安所過的是非人的生活，難怪稻田芳子昔日的嬌姿，現在最少減去一半，但仍是有人生愛的，十三號客觀地以半同情半憐憫的視線，迴視着她，十年前同班同學，今日的大敵人，這又誰會聯想到在這小房間中，能够互不侵犯呢？



「我們還是離開吧！在這裏是很危險的。」第四號女侍役輕輕的拍着十三號的肩膀，可憐十三號心中的酸苦，第四號女侍役是無從明白的。

十三號爲了要避免變故發生的蛛絲馬跡計，從四樓沿着樓梯轉到二樓第五號特派員的房間裏，氣喘喘的向着他發出一種成功底得意的微笑。

「成功了嗎？」特派員等得太久了，先向十三號發問。

「成功了！」十三號喘着氣的點了點頭。

「有沒有形跡留下，她會得到線索的，小心想想吧！」

「沒有什麼吧。」

「沒有什麼？看你的膠鞋底是印花的，你曉得她的房間是打了蠟的地板嗎？鞋子印在地板上，這就是所謂的蛛絲馬跡了。」特派員向他檢討着，類似訓練，類似教導的，以解釋的口吻查探着

「那怎麼辦呢？」十三號有點躊躇了。

「怎麼辦？看你的樣子，還是從四樓跑下來的，對嗎？」

「對的！」十三號點着頭說。

「那更糟，人家會追蹤到這發現的足跡，一直跟到這房間來的！」

「這樣，我們馬上搬走吧！」

「這倒用不着忙。反正她在今天是不會發覺的，明天我們就要搬遷了。」

特派員到底是個經驗豐富的人，他的機警是超於稻田芳子的，假如絕對的在鬥智方面來說，稻田芳子的失敗是毫無疑問的，祇怕特派員會一時的糊塗，給稻田芳子的色相所誘！十三號對特派員最放心不過的，祇是這一點，可是這小小的一點，是足以影響整個戰局，和使留市的同志們



危險的。

敵特務機關特別派遣稻田芳子來南戰場，也許是爲了這個原故吧！

「昨晚交他辦的，關於日華聯合運動大會那邊的事，有頭緒嗎？」特派員想起了今天有一件重要的工作，特別向十三號查問。

「佈置妥當了，那邊全部交給紅針時計去辦。」十三號答。

「那麼我們準備到那邊去吧！」

偽市政府主持下的「日華聯合運動大會」，在小小的一個角落裏，是熱烈一時了，特派員對那邊的同志，新組織的紅針時計同志，有點放心不下，假如那邊弄糟了，會影響今後整個工作計劃的開展，和留市同志們的安全。

經過再三考慮，第五號特派員認爲大有親自主持的必要。

「我以爲這樣小小的事情，交給同志們去辦就得了，少露頭角，總是便宜。」

「今天的事情，似乎不很重要，假如失敗的話，它的反響就够大了。」

「那麼由我去主持，那就不是一樣嗎？」

「不，今天是紅針時計同志第一次在市工作的日子，我不放心呢！」特派員把他堅決的意思說了後，十三號也不再勸止了。

坐了一元軍用手票的黃包車，抵達吉祥路底的中山紀念堂，黃包車夫以憎恨而討厭的臉孔注視着十三號，因爲她穿上和服，化裝做一個東洋少女。第五號特派員，化裝爲一個華方田徑隊的女選手，右手提着一雙賽跑的釘鞋，鞋子裏每隻都放着一個小型的自動煙幕砲，左手拿着一條游



泳用的大毛巾，毛巾裏面包藏着連珠手槍，他倆在鎮靜中蹣跚的進場了。

運動場的正門，佈置着東洋式的花綵，除了八名偽省會警察外，便給敵海軍陸戰隊在整個運動場內成了散兵線的交織着。

紀念堂前面的曠地，給陣陣的南風飄蕩着，東洋紙花和紅白布條，吹得很有條理的飄揚在空際，特派員和十三號站在左邊的旗臺上，注視着高掛在竿頂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是十分興奮的，可是當仰望到那面飄揚着的國旗上端，還有一幅書着「和平建國」的黃色三角小旗後，又在痛心着漢奸們的無恥。

「五哥，我看見那根小黃旗心裏就難過了！」十三號鬱悶地嘆了一口氣，她的眼睛，像要拚出火來，睜視着那面黃色小旗。

「管他幹嗎？愁什麼？要是給憲兵隊看見你的難過，這可不是開玩笑的！」

「什麼和平建國？我根本就聽不慣，見不慣，這完全是漢奸弄出來的把戲！」十三號憤憤的說。

「你要明白，我們是在四面敵人的市區內呀！尤其是給人重重圍困的運動場裏，這是很危險的地方呀！」

「也許是我們的命糟吧！我要守候周逆市長演講的時候，我不結束了他才怪呢！」

「你這孩子，總是喜歡意氣用事，殺掉一個偽市長周化人，那根小黃旗還是不可以除掉的。我們唯一的辦法，先要把日閥打倒！」特派員把聲帶壓低了。向十三號很溫柔的解釋着。

「那些可恥的東西，你就讓他侮辱了中華民國嗎？逍遙世外的活下去嗎？我實在看不慣。」十三號不以爲然的有點淘氣了。



「恐怕不會這樣簡單吧！你虛心的看看！今天到場的全是祖國無辜的小孩，他們够累了。」特派員把他的見解說出來。

「這樣你便不忍心了，是不是？」

「這并不是忍心不忍心的問題，而是整個大局的問題，要是今天殺掉一個不關痛癢的只有傀儡作用的偽市長，我們今後的工作計劃，會受重大打擊的。」

「這不過是你過度的考慮吧！」

「十三妹。你不要太固執，一件這樣重大的事情，能够不慎重考慮嗎？」特派員嚴正地說出了後，十三號也不好意思再爭論下去。

當然的，要謀炸司令臺上的敵偽長官，是易如反掌，原因在事前的佈置已經妥備，起初的情報，是土肥原和陳偽省長耀祖這兩個逼人恨透的東西也參加的，怎知到了開會前的一點鐘，才中途給了市政府一個電話，他們都不參加開會，由周偽市長主持這個所謂「日華聯合運動大會」。要是土肥原和陳逆耀祖今天真的來呢，卻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現在他們不來了，便要顧全整個計劃。免驚動了敵人，和妨礙了今後的工作。

司令臺的前面，是個新闢的曠場，但這臨時的司令臺前座，是最近用竹木架搭成的，事前，我們紅針時計的同志在那根最大的竹筒裏，放置了四個二十磅的長形炸彈，是用電流施放的，這足够燬滅全司令臺所有的東西了。

由十三號傳令給紅針時計的負責人，叫他們離開運動場，停止發動。在競賽開始的時候，特派員和十三號回到華安公寓去。

到了中午的時光，敵情報局第三部部長岷公一少將，和敵陸軍特務機關長矢崎，不約而同的



發出了緊急命令，從各方面的情報中得到的結論，都是證實第五號特派員已經潛入廣州，而且是昨天下午三時三十分，乘昇昌輪抵市的，這樣，昇昌停泊的敵海軍第一棧橋，那倒霉的前台灣情報組長木川桓吉，有故意事敵的嫌疑，連帶棧橋上的二十名特務人員，一起的關進憲兵隊裏。

第五號特派員秘密抵市的消息，差不多傳到每個敵人的心裏，如同晴天的霹靂。不但使敵方特務人員胆怯，而且敵南支派遣軍司令部的主腦人物，也提心吊胆的就心被擊。

消息傳到廣州的二小時後，市內十字路口的哨兵崗位，和路上的憲兵巡邏隊，從每個崗位兩崗人增加到十二人，還在堡壘裏面架添了一挺機關槍，憲兵巡邏隊也從每隊五人增加自九人，如臨大敵的，滿街遍佈着台灣籍的祕密工作隊，和日本籍特務人員。

是晚九時起，全市總戒嚴，憲兵隊配合着偽警察局，逐戶搜查戶籍，檢查在戒嚴中的道上市民，應付裕如的第五號特派員，一日之中，曾經化裝過老人、老婦、少女、日本人、台灣人，紳士、苦力、素稱「遠東間諜網」的敵情報局和陸軍特務機關，得不到一點線索，甚至全體特務人員總動員，仍是徒勞無補。

特務員和十三號，相依爲命的一致行動，他兩沒有一點顧忌，縱橫在市區內最人雜的「東洋跳舞場」，「支那料理食堂」，「階上喝茶」等敵商經營的商店，和新堤一帶「南支出張所」及各大「株式會社」，「組合社」等公共場所，在研究和考察今日廣州敵人的實情。

成了台灣區的南堤，東京式的西堤和惠愛中路，備有佐世保型的小港黃埔等地，都給特派員的紅針時計同志，佈下了一個未來的間諜戰的攻勢，這是特派員認爲能够展開工作的地方，同時是日後做成敵僞自相殘殺的葬身地，和敵特務人員內部賭鬥的場所。



經過整夜的計劃，到了第二天的清晨，十三號駕駛着英國領事館的汽車，轉到華安旅店來找特派員。

他把偽造的憲兵隊通行證，送到特派員這邊來，特派員也請她跟第四號侍役合作，跑到稻田芳子的四零三號房間裏，以偷龍轉鳳的方法，換了稻田芳子那張憲兵隊的通行證。

汽車從一德路向西前去，很快的到達沙面東橋，特派員和十三號回到英領事館隔壁的第二訊台裏，他匆匆的翻開了一張圖表和工作步驟，詳細向十三號說明。

計劃安定後，他倆匆忙地轉往離開市區××里的××鄉去，招集那邊的便衣隊，和大部分紅針計的同志，籌備今晚進攻河南紡織廠。

在××鄉的×氏宗祠里，特派員和十三號以拜祖為名的招集了匿居那里的便衣隊，和紅針計的同志，依着他事先計劃佈置的策略，分成幾個小組。

×氏宗祠里，人是越聚越多了，這裏雖然會受敵兵蹂躪過，但在淪陷後，祇剩下一個富有點綴性質的偽維持會，因為這裏在敵人佔據時，差不多每日都有謀殺和襲擊敵人的事情發生，所以敵人認為××鄉是個「危險地帶」，晚間固然不敢逗留鄉裏，就是白天，也沒有在××鄉發現敵人蹤跡。

××鄉的偽鄉長，本來是個前清秀才，自從敵兵佔據這裏後，這個老秀才便給敵人監視了，同時替他刊印了安民告示，硬迫他做了××鄉的偽鄉長。

鄉長有個三十來歲的孩子，在神聖的抗戰未掀起前，是在廣州國立××大學念書的，廣州退守後，他跟父親隱居鄉裏，後來他由同學的介紹，便加入了紅針計的同志中，現在紅針計的大本營，就設立在××鄉的×家祠中。他當然出席特派員的會議，同時願意跟特派員一起工作。



「今天的敘會，是國家給我們一個獻身的機會，幾年來，我們靜在鄉間，太苦了，現在，諸位有機會了，我們不要把機會放走！」特派員的開場白，終於在靜悄悄的場面中，揭起一個嚴肅而緊張的序幕。

「我們祇要有機會，拚他一個痛快！」僞鄉長之子挺身起來說。

「好。祇要同心合力，我們沒有不勝利的！」特派員繼續地說。

「我們要打回廣州去嗎？」一個像武夫似的站起來。

「我們不是打回廣州去，而是從廣州打出來！」特派員補充着說。

「那麼我們怎樣打呢？」鄉長之子懷疑地詢問。

「今天就是討論這個問題。」特派員肯定地說。×氏宗祠里，現在是勇氣十足的。

「我們進攻的目標，是……」一個類似中學生模樣的青年，站起來說。

「進攻河南敵軍械庫！也是進攻敵人在華南唯一的兵工廠。」特派員把進攻的目標說出後，迴視着在場的同志，每個都是英偉弈弈的。

「河南軍械庫。」十三號跟着站起來說；「就是前廣東省營紡織廠，即河南士敏土廠的前身，我們已經有三十名同志混到裏面當工人了，響應方面，已告解決呢！」

「所以我們現在的計劃。」特派員接住說：「就是進攻的問題，我們打算全體同志，配合便衣作戰！」

「計劃怎樣呢？本人絕對服從，請分派工作。」鄉長之子強制不住的說。

「我們分三組進攻！」特派員從十三號手中取出了地圖，用圖釘釘在牆壁上，繼續的說：「第一組是內應隊，這不成問題了，早已佈置妥當，這組同志的任務，就是担任嚮導，破壞，轟炸



等工作，第二組由十三號領隊，鎮守小港路，截擊敵兵從基立村增援的。第三組，分水路和陸路進攻，水路由第七號女同志統領，這是她的特長，陸路由本人負責。這兩組同一時間發動，從正門進攻，責任最重的，當然是這一組了！」特派員目光炯炯的吸引着全體同志的視線，他們都在興奮中去期候結論。

河南紡織廠自從給敵人佔據後，便把它改爲敵軍械製造廠，每天除了修理部門的主要工作外，還可以生產步槍、子彈、炸彈、砲彈、手榴彈、魚雷、地雷等，每次敵發動的粵北攻勢和東江的偷襲，這軍械廠的出品，總算是一個大補充。

軍械廠裏，祇有一百二十名敵南支派遺艦隊的陸戰隊在防守，但留市的大部偽軍，是集中市郊四週，不過以駐紮草芳、小港、基立村、黃埔、芳村、白鶴洞、白雲山一帶的爲數最多，而以草芳、小港的海軍陸戰隊爲所謂精銳部隊。我們襲擊紡織廠，敵人援軍一定是由草芳、小港、基立村那邊兵營而來，所以特派員便派了他的親信助手十三號，鎮守小港路的敵援兵必經之路。

時間尙在疲倦的黃昏，珠江夜月，是怪迷人的，由第七號領導水路同志，巧妙地把手提機關槍、手榴彈、炸藥等全部運進東堤河面了。

特派員領導下的紅針時計同志，他們的軍械庫，是設在沙面的第二訊台中，和白鶴洞一座似乎女修道院的×國國籍的洋房裏，這座洋房，就是十三號主持的第三訊台。

廣州近郊淪陷區裏的軍火，都集合了一部份武器，在這兩個地方存放，他們運輸的方法，從未給敵人發覺過，這是第七號聰明的地方。

原來他們運輸的方法，是把軍械放置在電油罐裏，再釘密了蓋，一罐一罐的從水道的小艇，運到東堤河面來，每一隻小艇或網魚船都放了兩罐軍火，他們用一根堅韌的麻繩，把罐網着，然



後懸在艇邊，使罐沉在水裏，要是沿途都沒有敵軍內河巡邏船的時候，那就不費精神的運抵目的地，萬一遇着了內河巡邏船，同時有檢查模樣時，同志們可以很安靜地把懸掛艇邊的繩子放進河中，這罐軍火便沉下水底，等到敵巡邏艇走了，再潛進水裏拾起牠，又可安然抵達目的地。

紅針時計的同志們，在皎潔的月色下，化裝了形形色式的人物，爲着避免敵人的注意，十三號領導着三十名先頭部隊，沿着小港路佈置妥當了。有在路旁擺賣零食的，有在曠場上賣藝的，有睡在屋簷下作叫化子的，他們的總命令，是聽着十三號主持下的賣藝者之鑼鼓聲音，就是小港路的同志下總攻擊的時候了。

小港路雖盡是敵兵必經的地方，始終沒發覺他們的活動，同時在曲尺路口那間小機器廠中，佈置了一挺重機關槍，準備在搏鬥的時候，手溜彈和手槍都應付不了時，只得用動機關槍在這有利的地勢中向敵援軍猛射。他們也明白，如果用了這挺機關槍，事後一定要給敵人虜去的，所以他們非到應付不了的時候，決不動用牠。

特員派的計劃是無微不至的，他預先選出了四名精於射擊的神槍手，和兩個富有攀懸經驗的同志，擔任射擊廠內的聯防信號台，和截斷高空的電燈線與電話線。

八時三十分，特派員領導着的水陸兩組同志，會合於紡紗廠的前門，不化一槍一彈，把前門兩個敵兵崗位用白刃結束了，留下八個同志，變成一小組，擔任死守正門的任務。

軍械廠的前門，給我們沒有音響的佔據後，特派員才命令射擊隊向訊號台發射，兩個燈號敵兵中彈到下來了，跟着電燈和電話線也給兩個富有攀懸經驗的同志截斷了。

原來特派員事前的暗號，是以射擊信台的第一槍聲，爲全體發動進攻的總信號。進攻的總信號發出了後，內應同志把廠內的重機器房和軍械庫佔據了，同志配合着外攻的便衣隊，搜集了廠



內炸藥，開始轟炸。

隆隆之重炸聲和閃閃的紅光，連續而起，響震全市，這時候，廠裏的一百二十名倭軍，才開始跟我們接觸，在一個多鐘頭的轟炸中，各據點的互擊，但前門仍給第七號那小組同志緊守不動，等到全部器械給我們炸毀後，任務完成了，全體同志才安然由水道退出，敵兵屍體，滿遍廠內的已有七十多人，還有炸得屍體不完的，無從估計了。

果然的，草芳和基立村的倭軍，因為發覺了軍械廠那邊的重炸聲，同時電話線也斷了，聯防訊號台的紅綠黃白色燈也熄滅了，這才猜到軍械廠那邊一定出了變故。

小港一帶的敵軍，手足無措的驚駭着，等到集合了一大隊凌亂的敵兵由小港路搶救時，更遇到十三號的有力部隊，把倭軍射擊得潰不成軍，漫無目標地分散了。

特派員領導的第三組同志全體退出正門的時候，第七號向天際放了三枝高空的火箭訊號，十三號在小港路發覺同志們的任務完畢時，興奮地給紅針時計的同志化整為零，沒有三十分鐘，小港路一帶，再搜不着一個行人了。

到了十一時二十分，特派員和全體同志安全地渡過河面，這時，全市已下總戒嚴令，我們的勇敢同志分散在東堤河面的花艇中，因為這裏是個花天酒地的嫖賭區，是南支派遣司令部指定的，這樣便掩過了敵人的耳目。

這役成績十分滿意。除了炸毀軍械廠裏面的器械外，還擊斃了七十多名敵兵，和奪了一百三十七枝手槍，我們十三號領導的襲擊隊伍，因乘敵人之不覺中，在佈置得祕密的優勢下，全體安全星散，但敵人的增援部隊，却糟糕得太可憐了，橫臥於小港路鮮血淋漓的屍體，有一個中隊長，三個小兵長，和四十八名兵士，還有扛進海軍醫院去的，重傷的二十三人，輕傷的五十八人。



特派員領導的第三組同志，只微傷了那個××鄉的鄉長之子，第七號替他用碘酒沖過毒後，由於責任的完成和過於興奮的原故，沒有一點痛苦的痕跡，其實他已給碎片擦傷了大腿的肌肉。

第七號看了看手錶，快到十二時半了，還沒見十三號回來，實在替她耽心。

「爲什麼十三號還不同來？」第七號愁默地向特派員輕微地說。

「時候不早了，我也替她耽心，小港路那邊的同志，不知怎樣？」特派員十分關心的回答了第七號。

「她曉得我們在這兒嗎？」第七號忖測着，但心情極度的不安。

「老早約好的！」

「也許會總戒嚴呢！」

「這有什麼關係？反正她能夠回來！」

「戒了嚴，還可以回來嗎？」

「她老早準備了通行證，而且是憲兵隊的特種藍色通行證呢。」特派員把這種實情說了後，一方面覺得很安心，因爲她有通行證，可免危險，但另一方面，他確在耽心，爲什麼有通行證還未回來！不是受傷，就是被虜吧！

第七號也有同樣的感覺。她注視着特派員，同時也不停地注視着睡在特派員那邊的受傷同志，××鄉的鄉長之子。

時間雖然到了深夜一時，十三號在這全市下總戒嚴令的惡劣環境下，拿着她向稻田芳子換轉過來的特種通行證，一無阻撓的橫過海珠鐵橋，取道泰康路，文明路，而至珠光路底的僑商街。跟蹤稻田芳子到底每晚到乙姬慰安所有什麼活動？



今晚的乙姬慰安所，也戒起嚴來，從南面八旗二馬路的僑商街口起，至北面珠光路的僑商街底止，都密密的佈滿了敵特務員，十三號雖然有藍色通行證，但她爲了免遭意外事件的發生起見，一口氣的從珠光路跑入僑商街，經過通行證的檢查後，才得步過乙姬慰安所門口，但那種防備森嚴，他沒法停留，祇得一直跑回南面的八旗二馬路，從二馬路轉到東堤大馬路去。

在東堤河面的花艇中又是另一番花花世界了，外邊戒嚴祇任它戒嚴，但這嫖賭窩聚之區，是不受戒嚴限制的。

十三號就在這人肉市場的花艇中，在約定的地方找着了特派員和第七號的「阿蘭」花艇。

「我們替你就心得要命！」第七號瞧着了十三號回來，很安心的說着。

「今晚我太累了，兩條腿像兩根木柱似的，沒有知覺！」十三號疲倦地坐下來，把鞋子解下了，向艙裏一丟，盤坐在第七號與特派員之間，嘆了一口沉重的氣，很不羈的自己爬到艇中的小神棹上，斟了杯茶一口而乾。

「十三妹，看你很興奮的，小港路的情形怎樣呀？」

「小港路那邊嗎？成績好極了。我們三十條大漢，連我共三十一條，打他五百多個蘿蔔頭，真痛快！」

「結果有沒有給他衝過小港路？」

「那裏？要是給他衝過小港路，你們今晚不是完了嗎？前門給他們包圍，你們還可以漏網嗎？」

「你就跟他們拚！對不對？」

「拚！沒有機會給他五百名獸兵發覺我們，連拚的機會，我們都不給他。」



「獸兵到底怎樣解決的？不要兜圈子說話吧！」特派員看着她那高度的興奮，不耐煩的追問。

「告訴你，當敵兵遠聽着軍械廠的重炸聲，他們便凌亂的招集了大概有五百多名的士兵，都是精銳的海軍陸戰隊，等到敵兵轉入小港路那曲尺形的三角灣，我們截着兩頭，老丟手溜彈，同時最有威力的，是福生機器廠的重機關槍，在二十分鐘內，不斷的掃射中，敵兵遺屍滿道，也無從發現我們，退回基立村那邊去，取道田徑搶救軍械廠，不過從基立村那邊的小道往救，起碼要化一點多鐘呢！」

「這樣，獸兵跑了嗎？」

「跟着你們的三枝高空火箭升起了，我們就馬上疏散，因為知道你們那邊的任務完畢了。」十三號愈說愈高興的，臉上浮着一層愉快而滿意的緋紅之色。

「我們的同志怎樣？」

「全體安全，三十條大漢，連我卅一條，幹下這轟轟烈烈的事情，多痛快！五哥，你那邊怎樣呀！」十三號像發瘋似的推動着第五號特派員，同時去取笑他。

「我那邊依照原定計劃，全部成功，不過……」

「什麼？」

「傷了一個！」

「誰呀？」十三號懷疑地。

「鄉長之子！」

「他在那兒？」



「睡在這裏！聞說外邊戒嚴得很厲害，你又這樣遲才回來，使我們太着急了。」  
「河南那邊特別嚴重，全體敵特務工作隊和偽警偽探，一起出動，輪戶搜查。」  
「你們三十條大漢，連你卅一條，能够安全離開河南嗎？」特派員以十三號的口語，追問她的真情。

「老早就知道有這種事情的，小港路口不是直通河南的嗎？我們退却到河南預先守候在那邊的小艇，一起下了船，划到河北去，還沒有戒嚴呢。」十三號胸有成竹的回答特派員。

「那麼你又爲甚麼這樣久才回來？」

「因爲有稻田芳子的藍色特種通行證，當我們跑到海珠鐵橋的時候，三個憲兵跑出來阻止着我！」

「你怎樣應付他？」

「奇怪的，當時我用日本話罵他們做瞎子。」十三俏皮地說。

「不會這樣就給你通過吧！」

「當然不會給我通過，這三個憲兵，其中有個像官長似的，用一根強光電手燈照了我一照，很客氣的請我給他通行證。」

「這樣你便通過了嗎？你這個小鬼頭！」

「那有這樣便宜他們，當我拿出這張特種通行證的時候，像官長似的那個憲兵，發出一個口號，這三頭小狗，馬上立定敬禮，那時我的架子十足，并不理會他們，一口氣的跑到僑商街去。」

「是不是到乙姬慰安所？」

「難道還有別的吗？稻田芳子，我始終懷疑她，同時我更懷疑乙姬慰安所并不一定是妓院。」



十三號測度地在查視特派員的臉孔。

「不過我以為稻田芳子總是一非凡的問題，可是，你應該相信我，我是有辦法去制勝他的。」

「誰會教人相信？忠與愛，我實在替我就心呢！」十三號怨嘆着。

「十三妹，難道你說五哥會去愛上稻田芳子嗎？」第七號聽得并無頭緒的，從靜默中向十三號質問。

「你不會明白的，我和五哥、稻田芳子，本來是同班同學，同時五哥和芳子，很像有母族方面戚屬關係呢！當我們在宮津小學畢業的那一年，人家都說他倆是一對國際小情人。」十三號給第七號解釋着，同時故意去挖苦特派員。

「從前的愛人，今天的敵人，這不是開玩笑的事呀！」第七號也附和着十三號去挖苦他。

「討厭的，老是這一套！十三妹，剛才你說在懷疑乙姬慰安所，你到底懷疑它什麼呢？」，聰明的特派員，把她倆取笑他的問題；稻田芳子的問題，隨機應變的移轉了。

「我懷疑它是從虎門要塞分支下來的敵方特務人員駐市的總機關，從稻田芳子一定的時間到那邊去，和今晚我親歷其境的跑到僑商街一次的情形，那密探的佈置，已經證明了乙姬慰安所并不是個妓院。」十三號像有了線索的。極力證實這妓院的特殊性，而且希望能夠警惕特派員對稻田芳子的舊事，是足以影響整個中國勝利；和駐粵特派員的危險。

「那麼你剛才的實地調查，有沒有結論？」特派員以重責在身，不得不這樣反問。

「雖然沒有結論，不過可以明白乙姬慰安所實在不是一個單純的妓院，從它的佈置來下個判斷，除了稻田芳子外，一定另有要員在裏面。」十三號低下頭去，儘管在忖憶着。



「在我們未出發前，第一訊台和標準鐘錶店那邊有沒有得到土肥原中將的情報？」特派員漸漸地緊張，轉向第七號探問着。

「土肥原中將仍在虎門，沒有來市消息，不過二時四十分，一個同志交來了一密報，這是說敵駐粵特務機關長矢崎少將和陸軍武官申野中佐，在今晨日本時刻六時正，抵達西濠口白宮酒店。」第七號從記憶中追述着。

「對，提醒我了！當我跑下海珠橋北面的斜坡時，一個武裝軍官從我後面趕過，因為這個人像很熟的，所以我在相隔三四十尺之間，跟蹤着他，到了僑商街口，他就失蹤了！」十三號這時候已回復了工作的常態了，很有秩序的復述她的經過。

「難道他就是矢崎少將？川島芳子把他看得很重的！」第七號太無聊了，現在有了說話的機會，於是她又插入了一句。

「兩個月前，還在交趾平島那邊，是駐緬甸的特務機關長，一星期前還在香港，現在調到這邊來，難道也是跟我作對嗎？」特派員這時候，有點憤憤之態。

「你認識他嗎？」第七號詢問着。

「怎樣不認識？我們在東京陸軍大學的時候，是同科同學，跟現在偽中央政府的軍訓部長蕭逆菽萱，也是同屆的，他來了，敵在廣州的特務工作有了負責人，我們更要祕密的應付！」特派員在工作中，是絕對認真的，他對敵當局派這個所謂「南支通」的矢崎少將來，感覺得前途更須努力，才能够應付自如呢。

他們三人在不倦的商談中，東方的雲霞，漸漸的發出了晨光，那紅血色的雲霞，映在河水裏，反射到船裏面，他們才知道在這個危險的晚上，像做了一個英勇之夢。



清晨中，整個廣州市面仍在死神的籠罩下。雖然天亮了，但還沒有解嚴，鋪戶是緊閉着。到了太陽升高後，差不多八時了，戒嚴才解除。小港路一帶尚在搬運着屍體，和動員了百多名草芳兵營的敵兵，在挑水洗滌路面的血跡，以保全皇軍所謂的榮譽！

各報館的消息，全給華南派遣軍報道部統制了，並由報道部長才田少佐發出了一個消息，這消息是很滑稽的，登載在偽中山日報，廣東訊報，和民聲報裏——

「昨晚八時卅分，友軍五百在河南小港路一帶，演習市郊爭奪戰，結果情形逼真，演習良好，深願市民安居樂業，萬勿庸人自擾，影響自安云。」

從這段似通非通似是而非的社會新聞中，給廣州市民一個茶前酒後談笑的資料。河南、南關、東堤，和大北，小北一帶，那可憐的十字路口的崗位，每個敵海軍陸戰隊的哨兵，都飽受虛驚，險青目呆的現出了十分疲憊的樣子。

市內解嚴後，第五號特派員和第七號十三號，離開了這白天死寂的東堤花艇，各自方向的去，離開他們的工作。

由於河南的軍械廠被炸，敵南支派遣軍司令部逼着特務機關長矢崎少將破案。偽省府警察局長郭逆衛民，也給偽主席陳逆耀祖調來問話，痛罵他昨晚失責，有失友軍體面。

到了中午，我們散佈在東南西北的不同方向與環境的紅針時計同志，在十三號領導下，全體出動在公共場所裏和街頭巷尾中，散播着各種不同的空氣。

西關黃沙一帶，甚麼的「華軍三路沿粵漢線反攻廣州呀！」東山和南關一帶，甚麼的「華方機械部隊五師，從石龍、樟木頭突破日軍，與粵漢線，華軍會師廣州呀！」河南草方大基頭一帶



，甚麼的「偽復興軍第六十六旅長白拱震、四十旅長李輔羣、三十九旅長張本，昨晚祕密會議，定期今晚反正呀！」財廳前，西濠口一帶，什麼的「中央飛機五百架，日開大炸廣州呀！」「偽中央軍校、警官學校、海軍學校，同日接到游擊隊的警告信呀！」「日特務機關裏面，有三分之一是華方游擊隊呀！」「稻田芳子製造通行證，售給華方游擊隊呀！」這諸如此類的半信半疑的傳說，紛紜不一，整個廣州，突然騷動起來。

我們這裏「謠言攻勢」發出兩小時後，鬧得廣州滿城風雨，鷄犬不甯，市內和近郊，所有大小房屋，大肆搜索，甚至偽省會警察局長郭衛民，配合着特務人員、憲兵，和偽的全體警察偵緝出動，除了捕獲了一班苦力和平民作報銷外，結果一無所得。

在這種謠言攻勢之下，廣州市民驚惶萬分，西濠口一帶的碼頭，四鄉輪渡擠滿了逃難者，「拉夫」的現象，蓬勃了一時。

廣州，馬上成了一個恐怖的死城。

敵海軍空中飛行偵察隊，不停的出動了，三五的偵察機羣，整天沿着市區上空在嚴密的巡邏着。

到了傍晚，在東郊駐紮的第三十九旅偽軍，北郊的第四十旅偽軍，南郊的第六十旅偽軍，所有留市的偽復興軍，一起給倭軍迅速地包圍繳械，旅長張本，李輔羣，白拱震，以傳來問話的方式，給華南派遣軍司令部扣留了。

另一方面，十三號在敵特務機關中，發動了我們的反間諜，密報給矢崎特務機關長，說「稻田芳子偽造大量特種通行證，以萬元軍票一張的代價，售給華方游擊隊主腦。」

這樣，敵特務機關長矢崎少將，却中了十三號的計，馬上往見敵華南最高指揮官新見中將，



和拍電給敵南方最高指揮官寺內大將，請示處置稻田芳子的辦法，結果交由華南派遣軍司令，會同特務機關長矢崎少將嚴密監視，同時開了一個高級會議，檢驗稻田芳子通行證的真假。

經過矢崎少將再三的檢驗後，證實了稻田芳子的通行證是偽造的，這便證據確實，稻田芳子也莫明其妙的被矢崎少將扣留了。

稻田芳子被扣留後，這却使川島芳子氣得喘不過氣來了，馬上密告土肥原求援，結果，土肥原中將從虎門親自入市，找着矢崎少將。

「聽說稻田芳子今晨給機關長扣留了，這是事實嗎？」土肥原憤憤的質問矢崎少將。

「是的！」矢崎少將懷恐地答。

「這是什麼玩意兒？」土肥原有點發怒了。

「在她身上檢出偽印憲兵隊特種通行證。聽說以萬元手票售給華方游擊隊主腦。」

「這簡直是天皇特務隊的恥辱，你能够担保這不是她的策略嗎？」土肥原氣焰十足的反問。

「這還沒有考慮過！」矢崎怯懦地答。

「這是有意爲難她，你曉得，你這樣幹直接要她丟臉！間接就是我土肥原丟臉！」土肥原本來是爲稻田芳子袒護的，現在矢崎少將提不出理由來，因爲他所以做成他的一面倒。

「……………」矢崎少將只得頹下頭去，絕對讓步，因爲他的弱點，已給土肥原緊緊的握住了。

「矢崎少將，如果你還要尊重我是你上官的話，我命令你，馬上釋放稻田芳子！」土肥原那機形的獸性，兇惡得沒有一點人情。

「是！是！」矢崎少將羞愧交加的不敢仰面，當然更不敢偷望他了。



「川島和稻田，是我親自訓練的一對心血作品，而你，也是我特別提拔的一員，現在你反了嗎？稻田芳子有什麼不容於你？說？說不出，我鎗斃你！」土肥原狠狠的拔足了手槍。

矢崎少將給土肥原威脅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剛剛川島芳子跑進來，她認為稻田芳子的被扣留，是沒理由的，所以找矢崎特務長來說個明白，但却不知道土肥原已爲她解決了。

「中將不大高興嗎？爲什麼要拿出手槍來呀？」川島芳子跟土肥原本來就是老拍當，所以他們的場面，是很和講的。

「還不是稻田芳子的事嗎？」

「這樣小小的事情，要麻煩老人家，我們真是罪過了。」川島芳子像開玩笑似的，溶和了這緊張的空氣。

「只要你們同心合力，不鬧意見，我就高興了。」土肥原給川島芳子這一說，兇惡的獸性，已漸漸的低減了。

「矢崎先生，我懷疑你！」川島芳子沒有主題的向矢崎機關長說了這一句，使他無以對答的躊躇着。

「懷疑我！」矢崎反問着。

「是的，怕你中了第五號特派員的計吧！」川島芳子也不示弱的向他報復的說。

「該死的蠢東西！」土肥原中將憤憤的和川島芳子離開了矢崎。

矢崎特務機關長受了這無可伸訴的委屈，他對工作的信心，已起一個絕大的變化，這便給了特派員和十三號向廣州特務機關總攻的機會了。

明顯的，廣州敵方特務人員，因爲經過這次把稻田芳子扣留後，稻田芳子和川島芳子、這兩



位直屬中國派遣軍司令指揮的，矢崎少將領導的華南特務工作者，成了絕不和諧的兩派。

敵方特務人員主腦，雖然集中力量於廣州，但成了兩條陣線，一條是川島芳子的，土肥原做後臺，一條是矢崎特務長的，新見中將做撐腰。

太陽雖然僅僅爬上珠江河，初冬的南國，晨曦中還是風和日暖。

特派員在華安公寓中，因為住得太久了，怕惹起敵人的注意，兩天前已遷進白宮酒店來了。西濠口河面的廣州駁輪，由那短促的氣笛聲，侵進了每個建築物的窗口裏。第五號特派員給那氣笛聲騷擾着，賴洋洋地掀起了東面的碧綠窗帟，把頭伸出窗外，眺望着尚在疲乏睡態中的太平南路，電燈局的烟齒，吐出了一縷縷的浮烟，濃密地，拖到西邊的高空，形成一塊局部的天幕。

「樣！樣！」

一個操着不純熟的東洋語的少女聲音，在特派員的房間門外，輕輕的敲門，這音調，是怪難聽的，怪惹人討厭的。

特派員從這不純熟的日語中，分析了這個敲門的人，就是侍候他的專用女侍役

「富男貞夫樣！」她重重的敲。

「你是誰？」特派員故意的問。

「淺間子！」她在門外溫柔地答。

「你是生在淺間的嗎？」特派員每天都循例的這樣子問。

「討厭的富男我要進來了！」

淺間不管她可不可以進來，推開了門，深深的向特派員鞠了一躬，隨手把門關上。



她蹣跚進房間後，久久不響的癡望第五號特派員，臉上掛着內心發出的微笑。特派員給她那癡望的微笑，機警的他，起了一個反感，不得不用旁的問題，去轉移淺間子的注視。

他深信着，到中國來的日本人，或者給他們訓練過的臺灣人和朝鮮人，不管他是侍役，娼妓，僧侶，武官，領事，甚至遊歷者，考察團，都是負有使命的日本間諜，那更何況淺間子是個旅館侍役呢？

「聽說這裏的主人是……，是高麗人，對不對？」

「不錯！有時候是朝鮮人，可是，有時候是日本人呀！」淺間子很俏皮的答：

「我明白了，跟日本人往來，他是高麗人，要是跟支那人往來，總算是……日本人了！」特派員譏諷地下個分析。

「這是你的偏見；這樣，你太瞧不起朝鮮人了。」淺間子淘氣地。半怨半嘆的說。

「告訴我，你是不是高麗人？討厭基督教的？」特派員窺望着她的態度。

「討厭的富男，爲甚麼老說我是高麗人？」

「從你說話的發音來聽，我決定你不是日本人，也不是臺灣人。」

「那麼甚麼人呢？」

「當然是高麗人！」特派員肯定的說。

「我並不是高麗人！我只是朝鮮人！」

「高麗和朝鮮。不是一樣嗎？」

「並不一樣，朝鮮人始終沒有高麗的印象！不要說這個討厭的問題吧！我現在問你，你是那



裏人？」

「我？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支那通！」特派員說過了後，發出一種不自知的佯笑。

「好一個老奸巨滑！」淺間子給特派員這麼一說，生氣地推動着他，撒嬌似的躲進特派員的懷裏。

「小寶貝，不要生氣，告訴我，昨晚有人找我嗎？」特派員利用淺間子浮沉在愛之迷醉裏的機會，漸漸地轉入他的任務裏了。

「沒有呀！」淺間子抬起頭來，微笑地答覆了特派員。

「昨晚來的客人多不多？有沒有你的同鄉？」特派員把他要探問的問題，乘機展開了，希望淺間子會給他寶貴的資料。

「昨晚……，啊，對了，一共來了十二個人。」淺間子沉默了片刻才說。

「是皇軍官佐嗎？」特派員輕輕地問。

「不大明白，聽說從富士丸來的。」

「從黃埔來的嗎？」

「對的，從黃埔來，不過它是從虎門到黃埔的。」淺間子補充地說。

「富士丸從虎門到黃埔，從黃埔到廣州？」特派員加重語氣的再問她。

「我真不曉得，這十二個人聽說是大阪商人，也有人說，是東京的醫生，我不明白，商人和醫生，到虎門去幹嗎？」淺間子把她懷疑的問題說出來，她以為特派員總會知道的。

「也許是到虎門去辦軍糧的，領藥品的！」特派員付測地說。腦海裏，像追憶甚麼似的。

「糟了，忘記告訴你，剛才有位小姐給你電話。」淺間子突然的說。



「有什麼事情？」特派員隨便地問。

「約你今早七點鐘前，到她家裏吃早餐？」淺間子并不高興的告訴特派員，但又不能不告訴他。

「湘清子的電話嗎？」特派員故意的問。

「哼！還有誰？」淺間子半妬半美的向特派員做了一個鬼臉。

從淺間子的談話中，特派員探聽到富士丸抵市的消息，同時湘清子有電話來，請特派員去吃早餐，其實，什麼湘清子不湘清子，這不過是十三號有事要找他，就用湘清子的名字來做暗號，掩飾軍閥和敵特派員的耳目罷了。

第五號特派員很明白的，十三號在電話上請他七時以前到她家裏去，也許就是把緊急的情報告訴他，而且，說不定關於富士丸的。

他匆匆的穿上外衣，離開白宮酒店，十五分鐘後，從西濠口跑到沙面第二訊台找着十三號。富士丸昨日下午四時抵市，泊在大沙頭河面，這消息是由第一訊台第七號送來的。十三號像很忙似的說。

「調查過嗎？載來的是什麼？」特派員小心地問她。

「調查過了，從虎門開來，載有二十四個像魚雷似的東西。」

「它的形狀是怎樣的呢？」

「紅銅色的，很漂亮！」

「你知它裏面藏着什麼？」

「根據調查，裏面是一種化學液體。」



「化學液體？」特派員更關心的問。

「是的，化學液體，可是，一點字跡都沒有，所以沒有辦法調查它是什麼？」

「那麼爲何在黃埔靠岸？」特派員追探一層的問。

「因爲要接駁十二個高級軍醫，他們都是穿西服的，十足大學教授底姿態的。」

「唉！不得了……」特派員沉思着，片刻不響。

「你猜，這二十四筒東西，是不是魚雷？」

「那裏是魚雷！」

「那麼，是什麼呢？」

「我就心它是毒瓦斯隊。用來進攻粵北的！」

「那樣我們不要給它運走！」

「給它運走。我們粵北將士就糟糕了！」

在這個問題剛有要領的時候，電鈴在三短一長的響着。

「這是誰？」特派員輕輕的問。

「第七號？」十三號答。

「快點請她進來！她來了，我們總可以得到更詳細的資料了。」

前。

「到底富士丸載的是什麼東西？」特派員劈頭一句的，就是這就心的問題。

「我就是因爲這個問題來的，根據一點鐘前的調查，才證實它是福林師團的化學部隊。」



「你會懷疑那二十四筒的東西是毒氣嗎？」特派員在無法證實中，只用他見解去肯定。

「當我在津浦線的時候，我也見過這樣的東西！」十三號插入這段話去給特派員參考，來應付這非人道的戰爭。

「那麼它到底是不是毒氣呢？」

「徐州會戰的時候，敵人就是出動這樣的化學部隊。那時候，我們的前方將士不是吃了他們的大虧嗎？現在趁他還沒有搬走的時候，祇要犧牲一個同志，就可以幹掉它的！」十三號并不考慮的參加着意見。

「七妹，你調查過沒有？」特派員慎重的再追問第七號。

「我不祇親自調查過，同時我還可以吧富士丸的構圖繪出來，那個地方是儲藏這二十四筒毒氣的，那個地方是武器房，那個地方是司令台，都可以馬上寫出。」第七號很有條理的解釋着。

「好，一點鐘內，你要把富士丸的圖繪出來，我馬上去徵求一個敢死隊，決意幹掉它。」特派員很有把握的答覆了第七號。

特派員和十三號匆匆的離開沙面，跑到離開市區不遠的××鄉×氏宗祠去，集合了好幾組的英勇敢死隊，在緊張嚴肅的環境中商談着。

「……我們祇知道有的是國家，我們就是萬一遇險，也要守口如瓶！祇有我們的工作才是我們真正的生命，我們每個同志的肩膊上，都負有整個國家民族的責任。我們必要時，有權利去死，但我們不能夠出賣與祖國有關的絲毫消息。我們祇要記住一句話，就是守口如瓶！最後一句話，也是守口如瓶！」特派員把這演講般的話說出了後，跟着考察各同志的面孔，每個都是躍躍欲動中，於是繼續說下去：



「現在國家有一個極大的任務給我們去幹，這任務，就是要犧牲我們一個同志，去救回千千萬萬的前方將士，和永遠保衛粵北一線！」特派員終於把這任務說出來了，給同志們去考慮，和自告奮勇。

「我不怕死！我去！」一個同志站起來說，希望特派員接納他。

「不！你有父母妻子，還是讓我去吧！」另一個同志站起來說。

「不！你的身體太弱，恐怕難於完成這重大的任務，最好是讓我去吧！」又是一個高大個子體格魁梧的同志，自告奮勇的要求。

在××的英勇敢死隊中，選擇了最後請求的一位，這個隆重的責任，交給他了。特派員，十三號，和這位英勇同志，同到沙面第二訊台，會見第七號。

「富士丸停泊在大沙頭河面，這艘是淺水內河船，它的構造，有點特別，發動機在船尾，中間就是載着二十四筒毒氣，船頭是火藥庫，我們祇要在火藥庫中起了作用，不愁那二十四筒毒氣不能炸毀的！」第七號把繪好的富士丸內部圖形，很扼要的告訴這位英勇的壯士。

「現在八時正，我們限一小時內要完成這件事。」特派員生怕敵軍把這二十四筒毒氣搬走。危害粵北。

其實，敵人幾年來苦心侵入粵北，並無結果，同時在每次發動粵北攻勢中，都受嚴重打擊，所以這次，決定調來了福林化學部隊實行利用毒氣戰。

假如用來進攻粵北的話，何須二十四筒毒氣？這一定另有用處，也許要來進攻香港，和所以南進之用吧？

十三號早就妥備了一件滿載五十磅炸藥的夾衣，小心地給這位民族英雄穿上，同時給他一根



白衛手槍，必要時用來自殺的手槍，他微笑地，向着特派員十三號和第七號握着怪熱烈的手。

「同志！千千萬萬盟國軍民的生命交在你身上，你有話要告訴我們的嗎？」特派員向勇士鼓勵地說。

「我很快樂！我相信不會使特派員失望的！」勇士滿面笑容的，反以一個安慰的神態，回答特派員。

「我們祝福你！希望在九時以前，能够完成你偉大的任務，同時，把勝利帶回來！」十三號向勇士祝福着，但心情已經在不甯中。

特派員和第七號送這位勇士從第二訊台轉到東橋，最後，由第七號沿途護衛他。當特派員把勇士送走後，漫步的回到第二訊台，瞧着十三號在鬱鬱不樂中，他倆的深心裏，爲那位勇士祝福，願他平安回來，最少，也要把這五十磅炸彈，丟進富士丸的火藥庫去。

九時快到的時候，他倆的呼吸中，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緊促狀態。

十三號那脆弱的心坎，似乎漸漸地傷感起來，特派員瞧着她那可憐的模樣，牽着她坐在那面東的沙發上，瞭視那粵海關和鐘樓，還差五分鐘便是震驚整個廣州的時候了。

她始終是個柔腸的孩子，鬱悶地緊握着特派員的雙手，不做聲色的，蓋着她的耳朵。同時微閉着她那烏油油的眼珠。

粵海關的鐘聲，遠遠的傳到沙面來了，可是東面的巨響，還沒有傳來，特派員突然扶起了十三號，像感觸了甚麼似的。

「快點準備！我們馬上要離開這裏！你担任告訴××鄉的同志，馬上逃亡，轉到××鎮集合！」特派員向她緊張地說。



「難道我們那位勇士會給鬼子抓去嗎？他會說出同志所在嗎？」十三號懷疑的問。九時零八分，隆然一聲，驚得十三號匆促的躺在特派員的懷裏，在半昏暈的狀態中。「十三妹，你怎麼樣呀？你受驚吧？」特派員微微地推動着她，她仍在昏暈的狀態中。特派員知道我們這位勇士成功了，緊緊的扶着十三號，同時發覺她的胸膛，有種媚人的熱力，和跳動得有點失常的顫抖。

這個重炸聲，驚駭了每個醉生夢死的留市者，尤其是偽府機關的人員和敵方官兵僑民，留市的老百姓，紛紛向四鄉逃避，廣州馬上變成一個混亂的城。

偽省市府的高級官員，祕密攜同太太離開廣州暫避，這是漢奸的一貫作風；一種最無恥而又最卑賤的行動。

敵海軍工作隊的汽車和輜重隊的汽車，晝夜不息的老往黃埔搬，西堤一帶混亂得更可憐，拖男帶女扶老攜幼的向開往四鄉的輪渡裏跑。

這紊亂的情形，如在華軍大反攻的前夕，特派員利用這機會，分散了靈機敏捷的同志們，在僻靜的街巷中，不停發射冷槍，務求把廣州做成一個不可收拾的恐怖城市。

富士丸被炸沉後，中午十二時。敵南華派遣軍報道部長才田少佐，給華南派遣軍司令部召集了全市的海陸空軍高級官佐，開了一個祕密會議，同時，才田少佐也在會上報告；「富士丸被炸，船上官兵全體殉職，二十四筒化學用品，即沉水中，損失約計六千萬元。」而我們那位可歌可泣的英雄，也跟着失蹤了。

敵司令部的祕密會議結束後，爲了要避免華方便衣隊的襲擊，和其他一切不幸事件的發生，留市的輜重決定全部遷往黃埔去。



特派員和十三號趁着這個混亂狀態和不可多得的機會，他倆更迅速的在加緊工作中，從沙面第二訊台匆匆的回到財政廳前，在標準鐘表店樓上，找着第七號，商談富士丸炸後的實情。

「富士丸詳細的情形，到底怎樣？」特派員很關心的向第七號發問。

「富士丸給我們那位勇士在敏捷的行動中把它炸沉後，十時卅分左右，從白鶴潭河面，駛來了三艘淺水艦，在富士丸沉沒的河面，進行搜索，但結果，除了一艘空船外，一無所獲，二十四筒毒氣管，一個也找不着呢！」第七號興奮地說。

「難道這些毒氣管他們早已搬走了嗎？」十三號推測地追問她。

「那裏？老早有人去監視它的！」第七號很緊張的補述着。

「我們那位勇士呢？」十三號傷感地問，聲音十分悽酸的。

「難道還要我說那殘忍的話嗎？」第七號悲哀地去反問她。

「我們替他難過也是不中用，反正這會妨礙工作呢！」特派員很冷靜的去勸勵她倆。

「今天還有旁的消息嗎？」十三號把關懷勇士的念頭，轉移到工作的態度上。

「有，不過還未證實，待證實了再告訴你們吧！」第七號十分考慮地說。

「也好，我們現在要分頭工作了。」特派員跟十三號從標準鐘表店跑了出來，他倆在人行路上，漫無目標的在惠愛中路一帶逍遙着。

時間快要到下午五點鐘了。

特派員在南開廠後街清風跳舞場裏找着了十三號，他倆不做聲色的，很親密的轉到漢民南路去，在永漢戲院對着的西湖酒家二樓，找着一個能够瞭望着漢民分局的座位，吃過飯後，在輕談淺笑中交換着消息。



「你知道從前的歐美同學會現在改爲什麼東西？」

「文德路那間嗎？」

「對的。」十三號聚精神的注意着。

「是不是改做公餘俱樂部呢？我們有空的時候，也得到那邊去跑一跑。」

他倆雖然在談笑似的，但特派員說到「公餘俱樂部」的時候，跟着用筷子在雲石棹面，寫着「矢崎特務長今晚和稻田芳子，郭衛民等，在此伴舞。」

這幾個模糊的水漬字寫過後，馬上用紙抹去，特派員向她注目一下，點了點頭。

今天「拉夫」之風更盛，原來敵華南派遣軍司令部，深中了我們的「謠言攻勢」：敵司令部，嚴限爲省市府和警察局在二十四小時內交出工人二千名，趕築黃埔、廣九路，粵漢路，和黃沙一帶工事，生怕華軍真要直撲廣州。

特派員和十三號離開西湖酒家後，他倆沿着漢民路向北走，不停的，遇着九個一小組的憲兵巡邏隊迎面而來，但鎮定的他倆，仍是態度自如的，轉到財廳前，跑到那家負有「情報交接站」的標準鐘表店。

一個敵陸軍中尉，正在標準鐘表店裏，跟第七號打得火熱的，在商議修理那壞手表的價錢，那個伏在櫃檯上，溫習功課似的小學生，早已把那日軍官的襟章符號抄錄起來，以便轉送到十三號那邊，做他們的參考資料。

特派員牽着十三號故意從標準鐘表店門口跑過，注視着那個敵軍中尉和我們那個小學生打扮的密報送遞員。

「小姐，你的手表修好了。」第七號瞧着特派員和十三號跑過，呼換着他倆停涉。



「表單沒有帶來！」十三號乘機的說。

「不要緊，先拿去吧！」

「多少錢？」特派員從腰袋裏，提出了銀包，像代付款似的。

「軍票三弗！」第七號故意說着日語，同時裝模裝樣的，細看着網在表扣上修理吧。

「好吧！這裏五元，找我兩元吧！」

錢是找清楚了，這個交易的把戲，算是告一段落，但第七號把手表放回玻璃櫃裏。

「咦！錢收了，手表又拿回去？」特派員偽作不高興的神色，向第七號交涉。

「對不起！我忘了！」第七號向特派員道歉了，跟着從玻璃櫃裏另換了一個放有情報的手表

交給十三號。

十三號把手表接過後，還放在耳朵上細聽它靈不靈。

他們的祕密往還和那公開的談吐，表演得十分自然，這個滑稽的交易把戲，算是告一段落，

現在的鐘表店裏，祇剩下一個敵軍中尉。還在留戀着第七號，但他們那巧妙的通訊，已經完成任

務了。

特派員伴着十三號加速的回去，半點鐘後，轉到太平南路的白宮酒店裏。

十三號把手表裏藏着的密報，敏捷地抽了出來小心翻譯着。

「通行證事，稻田芳子終於給南方派遣軍司令部記一大過，并限她在四十八小時內，得到蔣

政權指派的第五號特派員的行蹤和富士丸被炸的線索。」

「你看，稻田芳子真的再不會跟你開玩笑嗎？」十三號把密報譯妥後交給特派員，同時鬱悶

地坐下來。



「不會的，看她的腦袋有多大？」特派員誇張地說。

「可是，你也不應該太樂觀呀！稻田芳子跟川島芳子不是頭山滿一手訓練出來的姊妹花嗎？」十三號希望能夠去警惕特派員那危險的誇張態度。

「討厭的，老是這樣子說，管她姊妹花不姊妹花？今天晚上，我們決定到公餘俱樂部去看她！」特派員像別有所思的不願討論下去，內中的情形，恐怕除了他自己明白外，別人是懂的。太陽西墜的時候，特派員今晚是特別小心了，爲的是赤手空拳，深入虎穴。他很明白，川島芳子和稻田芳子一定要到會，矢崎特務機關長也要參加，因爲今晚的敘會，僞府和敵特務人員很像含有特別作用在里面。

到了七時，特派員化裝做一個僞市立小學女教員的模樣，和那打扮得十分漂亮的十三號珊珊前來，參加這個公餘俱樂部的夜總會。

歐美同學會在過去的佈置本來是不錯的，現在改爲「公餘俱樂部」後，把以前的西洋裝置一起卸下，重新改爲東洋裝置，這樣，祇有覺得它的渺小，並不覺得它的美麗。

特派員拖着十三號跑到門口，瞧見四五部廣州僅有的小包車，一部是僞郭局長衛民的，一部是僞財廳長汪逆宗準的，此外三部，是漆上敵海軍標誌的，這却使特派員懷疑起來，爲甚麼海軍司令部却來得這樣多的車子，那個海軍要員參加？這兩個問題，在他的腦海裏忖測着。

跑到二樓去，沿着方形的座位佈置兜了一個圈子，在這羣奸狡集的舞會中作個巡禮，一種惹人難堪的刺鼻的東洋香水味，佈滿了整個空間。

十三號的臉貌本來相當美麗，何況她今晚時別打扮起來，襯在柔和的燈光下，更顯得她像天仙似的。全場的男女來賓，把視線集中在十三號的身上，她那過於媚人的嬌滴滴底態度，着實是



動人生愛。

不出特派員所料，川島芳子和稻田芳子比他先到，當十三號發覺她們的時候，微微地牽動着特派員的手腕，其實特派員老早就看見了，只不過擺在心裏吧了。

分坐在川島芳子和稻田芳子之間的，一個是敵駐粵總領事高津，一個是敵特務機關長矢崎少將。跟他們的圓棹相對的那一方，坐着四個人，這就是郭逆衛民、汪逆宗準、和×逆××，方逆君璧（曾逆仲鳴之妻）等。

在這兩張圓棹的中間，卻給英勇的特派員和十三號佔據着一張小方棹。十三號那圓圓的眼睛閃閃發光，提心吊胆的迴視着在場的人物，尤其是川島芳子和×逆××那兩個方向。十三號給全場的視線集中着，心裏有點害怕起來，但看着特派員坐在旁邊，而又這麼鎮靜，才漸漸的安心。

「小姐要紅茶還是青茶？」一個侍役很謙恭的過來奉候他倆。

「我不想喝紅茶，也不想喝青茶！」十三號俏皮的回答侍役。那撒嬌似的態度，更是惹人可愛，尤其是郭逆衛民和汪逆宗準，看得他們有點頭腦昏花。

「那麼小姐要什麼茶呢？」侍役微笑地再問。

「我是想不出來！」十三號故意挖苦那像羔羊似的侍役，其實十三號何嘗不知道這些敘會中的工役，不是間諜就是漢奸呢！只不過多賣弄些風情，以這種方法，去轉移敵人的注意。

「小孩子，老是喜歡跟人家開玩笑，人家會討厭你的！」轉向侍役：「我們都要咯咕熱奶吧！」特派員以姊妹的態度出現，去勸導十三號。

「一共兩位，還是……」

「我們一共四位，先來兩位吧！」



侍役以十分感激的態度，鞠了個躬，離開了。

像鶯蛋形臉孔的川島芳子和田稻芳子，這也許是東洋美吧！假如不是在紅白混光的電燈下，那給水粉蝕灰了的皮膚，一定是惹人討厭的。

特派員呆視着稻田芳子，也注視着十三號，心裏掀起了一種無因的顫抖，一別五年的稻田芳子，着實改變得可憐，回思五年前的往事，深心裏祇覺得一陣一陣的幸酸。

敵華特派遺軍司令部報道部長才田少佐，已再三證實特派員抵市了，同時河南軍械廠和富士丸等被炸，更爲了稻田芳子的通行證給人偷換後，敵特務機關總是吃着特派員的虧，但始終得不到絲毫線索，即使現在與敵人特務機關主腦人物同在一起，他們也無從發覺，這不得不使他們的遠東間諜網從此宣佈破產。

本來，特派員和稻田芳子是對早期的情侶，同時是跟矢崎少將同屆的同學，這由於他化裝的巧妙，絲毫不露破綻。

爲了十三號過於漂亮，却給稻田芳子羨煞了，目不轉眼的呆視着她，像追憶什麼似的，這給十三號從難爲情中而有點侷促不安，經過十分鐘後，稻田芳子忽然站起來，跑到十三號身邊緊緊的握着十三號的手。

「×小姐！怎麼你回廣東來呀？」稻田芳子太興奮了，差不多忘却了自己似的。

「對不起，我不是×小姐，也許小姐是認錯人吧？」十三號自從跟隨特派員工作後，就把本人的真姓名埋沒了，但現在，稻田芳子，從記憶中叫起她的名字。這確使她奇異而驚駭的。

「你不要跟我開玩笑了，你忘記我們在宮津小學讀書的時候嗎？那時候，你的日本名字叫做湘清子，人家部稱呼你做小妹妹的！」稻田芳子極力證實十三號的往事，同時，她的神態，越說



越認真起來。

給稻田芳子迫得沒有辦法的十三號，特派員也知道這件事的演變下來，是一定發生危險的，馬上站起來，把稻田芳子用力一摔，倒在矢崎身上，跟着放了一個煙幕彈，牽着十三號就跑下樓來。

舞會裏給濃烟密閉着，在場的人物，有些雖然提起了手槍，但失却目標，不能發放，秩序大亂了。

特派員和十三號跑出門口後，分佈查公餘俱樂部一帶的敵特務員，他們都是貪生怕死的，不敢跑進公餘俱樂部去，特派員牽着十三號冒死衝出，奪了海軍司令部的小包車，向着城隍廟的惠愛中路疾駛，這時候的矢崎特務長才竄出望台，但給濃烟蓋了視線，盲目地提出手槍，漫無目的地向馬路上射擊。汽車是掛着海軍部牌子的，特務員看見後面並沒有旁的汽車追來，他倆才把汽車駛到神社門口（即舊日漢民公園）停下來，因為這是財政廳前的十字路口即使以被敵人追蹤了，也是難以找尋他倆去路的。

特派員牽着十三號從後門轉入標準鐘表店裏，換過了衣服，匆匆的改乘黃包車到豐甯路去。在豐甯路上，他倆再轉換車子，其實這樣的轉接，也不過是使敵人無法追蹤，和防阻他們找到線索。

自到太平洋南路的白宮店裏，全市又在戒嚴中，十三號吃力地把門關上，躺在特派員的懷裏在痛哭，這使特派員也感觸得難堪起來，這內心的痛苦，無法自慰。

「十三妹妹你吃了驚嗎？你怕嗎？」特派員雖然是個絕對理智的主管，但回念到在這生死線上的掙扎中，一切遭遇，都是使他們倆相依而生，假如隨便害了一個，那剩下的一個，亦祇有一



拚而盡，何況十三號是個感情豐富的少女？

「祇要你能夠安全，我就是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的，五哥，要我把生命去換取你的平安吧！」十三號滿眼熱淚，儘情瀉下，這悽惻的神態，太使特派員感動了。

環境促成他倆的親密，情勢越險惡，遭遇越危險，這更促成他倆的關係越深。這樣，特派員那冷靜的心境，却給十三號的熱情溫暖起來了。

特派員的臉部，俯慰着十三號那柔軟的鬢髮，這樣纏綿的生活。在他倆合作五年當中，從今天開始了。也從今天起，他倆的感情是更聯繫得緊緊的，一種難解難分的心情，莫明其妙的纏縛着他倆，可是，這短短的生活，十三號認為畢生最甜蜜的生活，祇一剎那的，又烟消雲散了。

爲着責任的重大和工作的緊張，特派員終於把他的理智提高了，挾着十三號坐到靠椅裏，使他安靜地休息，特務工作者，在感情與理智之間，時常都起了一種異常的衝突。

「五哥！這裏有一根手帕，你看看它有沒有參考的資料？」十三號從口袋裏拿出一根潔白的絲質手帕，交給特派員。

「從那兒得來的？」

「當我跟稻田芳子掙扎的時候，無意中發覺她的袖口裏插着這根手帕，我便乘機取下來。我想，這根手帕總是有點作用的！」十三號的精神，似乎是漸漸回復常態。

「她曉得嗎？」

「那裏會曉得？」

特派員在心裏很佩服他的手術高強，和應付突變的生活，這是足以制勝稻田芳子的地方，特派員從手提箱裏，取出一瓶藥水，溶瀉在稻田芳子的手帕中，現出「密支二號」四個藍色的字跡



「南支二號？那麼南支一號也許是川島芳子了！」特派員喃喃自語着。

「這個手帕可有用處嗎？」

「現在沒有多大用處，因為我們知道了稻田芳子是南支二號」以後便可以由此推出其他問題呢。」

「這樣說，這根手帕豈不是有用了嗎？」

「也不能夠這樣說，我們可以把這根手帕和那張已經作廢的通行證，以最轉接的方法，送回稻田芳子。」

「爲什麼要這樣幹？」

「你將來會懂得的。」

手帕和通行證，經過很重複的無法跟蹤的手續，終於送回給稻田芳子，患着第二期肺癆病的她，爲着這手帕和通行證，氣得咯了一次血，她經過這次的咯血後，臉上更是青白得可憐，整天在暗地傷心流淚，有時過於悲哀了，還會痛哭，其實，她又何常不知道這是特派員有意的難爲她？祇不過沒有勇氣去跟他作對吧了。她並不是真的沒有勇氣去跟他作對，祇是給一根未斷的情絲在牽纏着。

密雲還是滿佈高空，整天下着迷人的細雨，宇宙中的一切，都是陰鬱的，稻田芳子受不了這重大打擊，在那慘淡的生活中，病倒了。

當她由乙姬慰安所轉入海軍醫院（南堤二馬路舊博愛醫院）的時候，第七號跟蹤着她。第七號探清楚她確實因病留住在海軍醫院裏醫治，她便立即到白宮酒店去報告特派員。

「通行證和手帕，送還給稻田芳子嗎？」



「這個事體他們辦得很好，是由華安公寓轉給她的，她得到這兩件東西後，十分傷心，但她仍然繼續到乙姬慰安所去，不過到了那邊以後，矢崎特務機關長硬迫她說出你的消息，給他迫得沒有辦法，咯起血來！」第七號繪聲繪影的說。

「她現在怎樣？危險嗎？」

「我也不曉得，不過，已經由矢崎把她送到海軍醫院去了，川島芳子也去看過她。」

「我想……」特派員的思潮和心緒，太紊亂了，態度也有點失常，自言自語地說。

「你想去看她嗎？」十三號就心的反問。

「對的」特派員的聲音，由沉重而微弱下來。

「我以為你是不應該這麼冒險，五哥，爲了整個國家民族，也要爲了你過去的功績，更要爲了我們艱苦的同志着想，無論如何，你都不應該這樣子幹！五哥！你答應我的要求吧！這是我們全體同志的意思，也是我們全體同志的要求呀！」十三號的真誠，能够轉移了特派員的主見嗎？連她自己，也在懷疑中。

「我們的目的大家都是一樣的，不過我們的行動有點不同罷了。」特派員含糊的說，第七號和十三號都不明白他這段話的用意。

「五哥，我們對你的希望是多大呀！萬一上了稻田芳子的當，這不是開玩笑的，你還是不要去的好，她在海軍醫院的消息，我們每天可以送給你！」第七號也哀求着他，祇要他不跟稻田芳子回復過去的關係，免至耽誤了工作。

「好的，你們儘管放心吧！」特派員傷感地答應他倆。



到了下午，大概快到三點鐘了，天空仍是陰沉沉，雨還是繼續綿綿不絕的下着。他改穿了一套海軍陸戰隊的少尉戒裝，蓋上斗蓬，冒險潛進海軍醫院去。

稻田芳子給醫生打過針吃過藥後，精神較爲舒暢，同時因爲她在病所裏。悶不過了，今天門診的人其不多，她懶洋洋地走到會客廳裏，沒精打采地坐在靠椅裏，希望得到一點安慰。

當特派員踏入海軍醫院外門的時候，却給稻田芳子看見了。

「×德！」稻田芳子驚喜交集的，滿面笑容地用日語跟他打招呼。

「怎麼？你病了嗎？」

「對的，想不到我們離開後，今天會在中國見面，你也清減得多了。」稻田芳子那媚顏柔態，乃是五年如一日的保持着。這種媚顏柔態，就是一向使特派員傾到的地方。

「不見得吧？」特派員順口答她。

「你着實比五年前瘦了。真好，我高興極了，今天是我的生日，請你吃晚飯去吧！」稻田芳子很興奮的注視着第五號特派員，臉上滿堆着愉快的微笑。

「這樣，不是誤了你芳辰的讌會嗎？」特派員當然是很難處置的，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芳子，你不是有病嗎？我們還是找一個清靜的地方談談吧！」特派員知道海軍醫院裏面是駐有十二名敵兵和兩個經常往來着的特務人員，這對他和她都是不利的。

「到我家裏去，好不好？」

「那裏？」

「華安公寓。」

特派員和稻田芳子從增沙轉過泰康路，因爲由內橋跑，可避免泰康路口的崗位和漢民路的憲



兵隊。在路上，他倆始終緘默着，各自沉思回憶往事，二十分鐘後，抵達華安公寓了。

稻田芳子已遷進了三樓的三零四號房間，他倆由電梯轉入三樓時，却給那個充任女侍役的助手發覺了，早癡癡地注視着穿上陸戰隊戎裝的特派員，稻田芳子跟着在後面，這時使女侍役驚駭得很。

稻田芳子把特派員帶進三〇四號房間後，鞋子脫下來，便跑到門邊把電鈴按着。沒多時，女助手跑來了，在門外輕輕地敲了幾敲。

「進來吧！」稻田芳子把女侍役叫進來。

女侍役頻頻的偷望着特派員的臉部表情，以爲總會暗視她工作的，但結果，特派員並不理會的坐下來。

「不管誰來找我，你都說我到了醫院去，不要給人進來！」稻田芳子斯文地告訴女侍役，她這樣的佈置，純粹是替特派員設想的。

女侍役離開房間後，稻田芳子把門關上，回步到特派員的身邊，輕輕的坐下來。

「我真佩服你的勇氣，你着實太冒險了！」稻田芳子禁不住寂寞的，用這段話來希望打破靜寂的局面。可是特派員却一聲不響，在查察她那蒼白可憐的臉孔。

「你大概不會忘記吧！我們在過去的關係是怎樣的值得尋味？從東京到上海，這十年甜密的生活，給我太幸福了！」稻田芳子回憶看過去的美夢，如今却給戰爭毀滅了。

「過去的事情，你還不忘記嗎？」

「我怎樣會忘記嗎？」

「忘記也好，不忘記也好，反正我們過去的幸福已經給軍閥打碎了！芳子，你總會明白的。」



現在的你已經不是從前的你了！」特派員沉重地嘆了一口氣。

「難道我變了嗎？」稻田芳子不明白他的意思。

「不會吧！」

「那麼是你變了！」

「更不會吧！」特派員肯定地說。

「這又爲什麼呢？硬要說我跟從前不一樣？」稻田芳子捉摸不着主題的，但她一定要明白特派員的態度。

派員的態度。

「從前的你，是犧牲自己來護衛我的，可是現在的你……」特派員說到這裏，故意不說了。

「還不是一樣的愛護你嗎？」稻田芳子體貼地插入這句話，覺得特派員還念舊情。

「不大一樣，因爲現在的你已經是我的敵人了！」特派員把他心中所忌的話，毫不隱瞞的說

出來。

十年的往事，一段富有挑動性的甜蜜往事，惹人尋味的詩意的生活，在目前的回憶中，并不覺得它是幸福，只覺得它是痛苦而已。

尋味中的甜蜜與幸福，侵蝕了稻田芳子的心，也侵蝕了特派員那英勇的鬥志，愛與敵，在他的心田裏交持着。

「你太不明白我了！」稻田芳子感到無邊的悲哀，但仍然極力壓制着，不使它流露出來。

「芳子，我很明白的，請你不要當我是傻瓜看吧！」特派員嚴肅地說。

「你明白什麼？」稻田芳子喃喃地自語着。

「特務機關，不，土肥原把你從台北調到華南來，不是跟蹤我的嗎？也許是用來應付我的



吧！」

「這是你的偏見，爲什麼你不能諒解我呢？」她的聲音漸漸地悽酸起來。

「叫我諒解你？這簡直是叫我向敵人妥協啦！芳子，你爲什麼不痛快點說，叫我歸降你呢！」特派員觸怒的說。

患着第二期肺病的稻田芳子，給第五號特派員這幾句話氣得發急，兩行珠淚，暗在偷垂了。

「你是不會忘記的，土肥原將軍在陸軍省的時候，曾經誇耀你是川島芳子第二，你的聲譽是這麼高，你所對待我的，不過是一種手段吧了。」

「什麼手段？」稻田芳子氣得芳心欲碎，厲聲的說。

「好一種引誘手段！」特派員聳一聳肩膀。冷笑起來。

「你當我什麼人看待？」稻田芳子微怒着，聲音也提高了，但她那一派柔媚姿態，總也掩藏不住，這也許是日本女間諜失敗的地方。也正是日本間諜成功的地方。

「難道這要我說明白嗎？你是一個名聞世界的日本女間諜，所謂川島芳子第二，日本間諜老祖頭山滿的得意門徒，我五年前的伴侶，今日的大敵人，將來的……呵，我也不忍心說下去了！」特派員毫不憐惜地，嚴酷地指陳出來，她那脆弱之心，快要碎了。

「你長在東京，受過天皇恩惠的，同時，你是東京軍官學校的高材生，享盡天皇的軍國教育，總知道皇軍對一個叛逆的俘虜怎樣處置的吧！」她威脅地說。

「引誘、拷問、殘殺、這是軍閣對俘虜的三部曲，也是貴國特務機關三位一體的把戲，更是所謂武士道的高尙作風吧！」

特派員的態度是強硬不屈，稻田芳子祇得軟下來，回復了溫柔的態度。她以爲過去採用那套



體貼入微的態度，是能溶和他的，這樣，稻田芳子的弱點，却給特派員緊緊握住了。

「我們之間祇有幸福，沒有仇恨，我對你總算絕對讓步了！我沒有對你不住的地方，也沒有跟你作對過，在我們過去的關係來說，我不忍心看着你遇險！也不忍心看着你受苦！××，爲了你的前途着想，爲了你祖國貧乏的人材着想，我誠意的請求你馬上離開廣州！我已經吃了你不少的虧了，真不要跟我爲難吧，你是懂得我不能夠多受刺激的，不要在我的工作範圍中去搗鬼了吧！」稻田芳子伏在特派員的肩膊上嗚咽着。

「謝謝你的好意，在這個情勢中我是不應該發言的！我們過去的關係，算它死掉了吧！事實上，我們是不能兩立的敵人呀！」特派員爲她所感動，往事湧在心頭，但是忠愛是不能兩全，爲着國家民族，不能不把私情割棄，雖然心愛的人兒梨花帶雨般的哀傷中，他只得硬着心腸把內心的話語剖白出來，表明他的態度與立場。

「那麼你一定要把我當敵人看待了！」稻田芳子陷在失望的悲哀時，更悲哀的痛哭。

「芳子，你要明白，感情，是我們兩人的事，對敵，是國家的事，難道你不會想到嗎？」

「要是你真的這樣強硬，我不顧一切的槍斃你！」稻田芳子兇兇的眼瞪着特派員，她的態度很够威風的，祇可惜心裏還在顫抖，這威風的態度，沒多時又消失了。

「芳子，幹嗎這樣威風呀！一分鐘內你的生命也要跟我一起結束呢！」特派員并不在乎的，同樣去威脅她。

「這樣你太吃虧了，用我的性命交換了你的，也算是我的偉大，××，你是不能勝動的！」特派員給他這麼一說，却也感動了，他認爲稻田芳子這樣的委曲求全，實在是爲他而甘願受苦的，并不是鬥不過他，爲了這個原故，特派員對自己工作前途更覺得清楚一點了，祇要克服了



稻田芳子，就可以克服了整個華南的特務機關，他的態度，也跟着這利害關係而溫和起來。

「芳子，我現在明白你了。」

「祇要你了解我，就是我多吃一點虧也是甘願的，你還是離開廣州吧！」

「剛才我使你太難堪了，我真不懂，爲甚麼會對你這樣懷疑？」

「爲了我們過去的歷史，我是不能夠教你危險的，假如我們的祖國不是在戰爭中，我們在上海，也許在東京，不是一樣過着幸福的生活嗎？過去的生活雖然是短短的十年，可是太美麗了，軍閥爲甚麼會這樣不近人情？」稻田芳子的真情，再壓不住了，她的眼睛裏祇覺得特派員是一件幸福的寶貝，她始終沒有把特派員當作敵人看。

「矢崎少將不是限你在一星期內要得到我的消息嗎？」特派員從談話中，漸漸牽入工作問題裏，佈下他的工作計劃。

「要是談到我們的工作問題，我們就是敵人了！我請求你，祇要你給我一天，也許半天那過去的生活，過去的安慰，就是軍部把我槍斃！我也甘心的！××！你能够答應我嗎？五年長的分離，我受够了！在這五年中，我每天都在替你祝福，祇要能够跟你相會，我便快樂了，你還忍心使我難過嗎？」她那像小雛待哺的態度，哀切地企求着。

「你不是有病嗎？」特派員撫慰地問她。

「是的，離別後所得到的收穫就是這個不容易好的病，祇要你不故意給我刺激，是自然會好的。」

「好吧，我給你半天的時間。」特派員毫不考慮的答應了稻田芳子。

「真的嗎？那我快樂極了！」稻田芳子悲喜交集的躲在特派員的懷裏，這微弱的溫暖，使痛



苦了五年的她，却可補償一切了。

特派員毅然答應了稻田芳子的請求，在她的房間裏逗留半天，給他回復那過去的溫暖，過去甜蜜的生活，這確使稻田芳子出乎意料之外的，但在特派員本身的立場來着想，祇要迷惑了稻田芳子的心，也許可以得到一點寶貴的情報了。這是一件絕大冒險的事。他希望在十二小時的溫暖生活中，想辦法打動她的芳心，在薰醉了的情懷裏，可以刺探得到敵人對香港的動作，和敵人增兵到越南的作用在那裏。

在這十二小時的歡敘裏，足能改變日後的戰爭，和敵人到處失敗的起點。

特派員和稻田芳子醒來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的中午了，昨天晚上，他倆差不多整夜沒有睡覺，在輕談淺說中度過了這個不可多得的良夜，直到天將放亮的時候，他倆才在甜蜜地入睡。

「十多點鐘的考慮了，你決定了嗎？」稻田芳子劈頭一句話，就催促他趕快離開廣州。

「芳子，我答應你離開廣州，不過有一個條件。」特派員要求似的，補上這句沒結論的話。

「什麼條件？」

「你一定做得到的！」

「說吧！」

「就是你先回台北去呀！」

「爲了你，我祇有答應，可是，我們的今後，什麼時候再會呢？」稻田芳子又沉悶起來，聲音也有點顫抖。

「我們還是不要想它吧！」



「明天早上我先回黃埔去，那邊的V 24號輕巡洋艦調防台北去呢。」

「你就乘它回去嗎？」

「對的，不過爲了你的安全。你要尊重我的請求，不要再留在廣州了！」稻田芳子接納了特派員的條件，先回臺北去。

「只要我看着我跑了，我是一定尊重你的！」特派員來保證他的行動，再不留在廣州裏。

「我們這次的分離，也許不能再見了，昨天晚上告訴你的事情，軍閥是不能夠放過我的，尤其是矢崎這個傢伙，更不能夠放過我的，成功交給你，失敗留給我吧！不過，你千萬不要忘記，十二小時後你無論如何都要離開廣州，矢崎出動五百個暗殺隊要槍殺你，只要你能夠平安離開廣州，我就是死，也痛快了，」稻田芳子那惹人憐憫的珠淚，濕遍枕邊了。

特派員在冷靜的檢討自己，真的，稻田芳子把軍事情報全部告訴他，只要把這情報拍到盟軍方面去，也許拍到重慶去，都可以得到大收穫的。

在他倆之間，雖然給一根永斬不斷的情絲在緊縛着，但特派員所以要花費十多點鐘的時間用在稻田芳子身上，就是希望能夠在她的癡迷中換得寶貴的情報。

果然的，特派員的計劃成功了，稻田芳子那名播遠東的間諜權威者，已給特派員的假情假義所俘虜了。

他疲倦地爬起身來，離開了華安公寓，回白宮酒店，呆癡癡的坐下來，心裏交騰着一種紊亂而堪難的情緒，假如爲着身負的重任來說，你應該把那寶貴的情報交電臺發到盟軍那邊去，假如爲着稻田芳子的安全來說，是不能這樣子幹的，他深思着，只要把電報拍發去，敵軍的損失和漢奸機關的破壞，是很重大的。



情與責，忠與節，終於給特派員的理智和責任決定了，甯願犧牲自己的幸福，也要爭取抗戰勝利和盟國的勝利，他實在不能讓敵人耀武於遠東，着實要爲死難的同胞復仇。

十三號替特派員就心了整個晚上，現在平安歸來了。她從華安公寓那個女助手的報告中，知道特派員昨天晚上是在稻田芳子那裏，因爲特派員是個主管，不能隨便向他盤問，只好緘默起來不做聲色的，坐在靠椅上把眼睛微閉着。

「二十分鐘內，我們要經過沙面轉到白鶴洞去暫避風頭，據稻田芳子的情報，敵人動員了五百名暗殺家，實行向我們轟擊，環境已經轉入惡劣階段了，說不定稻田芳子要做了我們的犧牲品呢！」特派員輕輕的對十三號說，態度也跟着憂鬱起來。

特派員改穿了一套西服，和十三號往西堤二馬路轉入沙面去，這時候，特派員覺得瞳孔中所瞧着一切，都是紛花紊亂的。

他倆回到沙面後，把英領事往旁邊的第二訊臺結束了，把電機也送到第三訊臺去。在二十分鐘的匆忙工作後，他倆乘着×國領事館的電船轉往白鵝潭，向着白鶴洞的方面疾駛着。

回到白鶴洞那座豎上×國國旗的洋房中，第五號特派員把電稿擬好了，交給十三號拍發出去，這是昨晚從稻田芳子那邊得來的最寶貴的情報。華軍當局接到這個情報後，在中國幾個大都市裏，破獲了好幾處漢奸大本營，和奪回了好幾個陣地的重要據點，最大的結果，還是把敵人華南區的軍械庫炸毀了。

一個千嬌百媚的臉龐，在特派員的腦海中存浮着。他今天的工作着實是忙得可怕，但他還能夠在絕度的煩腦中來應付工作，時間雖然到了深夜，十三號仍是親隨着他，在計劃今後的工作程



序，和情報的聯絡，到了破曉，才算告一段落。

天僅放亮的時候，廣州發出了警報，特派員心裏暗暗地猜想，這是中央飛機來炸軍械庫的，大概昨午後發出的情報已經收到了。

四十分鐘後，五中隊的中央轟炸機，安然的衝入市空，因為今晨的雲霞很密，蓋閉了整個上空，敵人的高射砲失却效力。

五中隊的中央飛機，在偵察了十五分鐘後，太陽從廣九路那邊爬起來了。廣州市民，每個都在馬路上屋頂上看熱鬧。五中隊的飛機，分五隊的散開了。第一隊繞着黃埔上空，第二隊在粵漢路的江村站，第三隊在姑嫂墳，第四隊在漱珠崗，第五隊在白雲機場，每一中隊有九架轟炸機，儘管在迂迴着投彈，廣州四郊的重轟炸聲，和火藥庫的爆炸聲，軍械庫的火花，像四野火烽的燃燒着，火光在高空發射出紅色的火舌，留市的同胞們，是多麼的興奮和鼓舞啊！

在我機轟炸的時候，市面跟着緊急戒嚴，特派員和十三號在白鶴洞那座豎上×國國旗的洋房，聽着遠近的重炸聲，便證明了敵人的五個軍械庫，全給我機炸毀了。

特派員眼看着這個收穫是這樣重大，不覺地發出一種自慰的微笑，但想到了這個收穫之來源的稻田芳子，不禁悲從中來，她那如花似玉的嬌姿更不時的湧上他的心頭。

「昨天給你拍到香港訊臺的電，回覆了嗎？」特派員向十三號查問着。

「回覆了。」十三號嘆了一口氣。

「那麼第二號怎樣？」

「決定回市。」

「什麼時候離港呢？」



「今晨搭廣東丸，大概下午兩點鐘可到標準鐘表店等候我們呢。」

「我們把一切工作都要加速準備，最好是結束一個階段。」特派員暗示着她。

「爲什麼要結束一個階段？難道我們要離開廣州嗎？」十三號從懷疑中發問。

「是的，我打算離開廣州！」他再不吞吐了。

「我呢？」十三號很打緊的追問。

「你還是留在廣州！第二號就是跟你合作的同志了。」

「我以爲……」十三號有所提議的說，但給特派員制止着。

「不要說了，現在我要到××鄉去，告訴那邊的同志們，以後服從你的命令，同時，你要馬

上趕到西濠口海軍第二棧橋去，等候第二號上岸。」

工作是過於繁忙了，很快的，又到第二天。

特派員和第三號從××鄉回到白鶴洞，他們向着那座洋房做目標從小路走，在將達目的地的時候，特派員突然的牽住第二號，找了一個低窪的樹陰坐着，小心地向四方面察看。

「同志，前面那座房上×國國旗的別墅就是我們在廣州的通訊總臺，昨天我們有一個巡邏員發覺了一件麻煩的事！」特派員輕輕的在休息中告訴他。

「什麼事呢？」第二號問。

「一連兩天了，沿着這條石路的附近，有個便衣的日人帶着聽音筒，胸前還掛着一個小型無線電偵察器，這對我們是很有不利的。」特派員如有重憂地說。

「這當然是危險的，我們如果不幹掉他，他會幹掉我們的，我們何不先發制人？」第二號說



「現在是……」特派員望了望手表，「八時二十分，大概那個便衣日人在八時三十分左右總要跑過這裏的，因為我們的通報時間是八時三十三分。」

「放心吧，交給我辦好了。」第二號站起來，視察着環繞在別墅的地形和交通小徑的方向。特派員生怕這個通信台會給敵人得到線索，似乎需要他馬上回去把重要東西疏散，同時，時間就久了，十三號更要替他着急的。他沿着田徑跑，跑到別墅的圍牆時，還是照例的在別墅外繞行一週，故意不進去，在這繞圈子的當中，就是他小心查察有沒有發生變故，然後才敲門進去。當特派員繞至後園的圍牆下，終於發覺了那個掛着無線電偵察器的日人，耳筒掛在頭上，不停的把裝塞器的指示針來旋動。

他機警地溜過一邊，偽作很閑的樣子，他心裏估計着，現在正是十三號通報的時候。

那個便衣日人像得了線索似的，匆匆的把耳筒卸下，向着通往河邊的石道疾跑，特派員在五、十碼的距離間，跟蹤着那日人，大概十分鐘後，當日人轉入那座密密的竹林，將要轉出碼頭的時候，第二號動手發出了一個符號，請特派員停止追蹤，特派員知道第二號已在追蹤這個便衣日人，自己馬上轉回別墅去。

第二號靜候在竹林後邊，等到那個日人跑過的時候，第二號發了一槍，那個便衣日人便應聲倒地了。

特派員回到洋房的樓上，聞到勃郎林的槍聲，知道第二號的任務完成了。十三號疲倦地從收發機關起來，轉身注視着特派員，很驚駭的發出一種不自然的微笑，可是沒有片刻，她終歸強制不住極大的痛苦，惶懼的伏在特派員的胸前痛哭。



「幹嗎這樣驚慌？消息不好嗎？」特派員担心的問。

「不，我要跟你一道跑！」十三號悲哀地說。

「讓我考慮考慮吧！剛才有情報來嗎？」

「有，可是還沒有譯出來！」

「那麼你難過什麼呢？」

「剛才我們的巡邏員又來報告了，說那個便衣日人又來沿着我們的房子在偵察了，等你半天還是不回來！」

「難過什麼？那個日人已經給第二號槍斃了！」特派員似乎很安心的告訴她。

「你爲什麼要調第二號回來？」

「這不是跟你合作嗎？」

「那麼你呢？」十三號愴傷的問。

「我不是說過了嗎？要離開廣州呀！」

「那兒去？」

「先到香港再說，不過，新加坡、菲律賓、孟買、這三個地方，是急急的等候着我呢！」

「我就不能跟你去嗎？」

「不成！」

「爲甚麼？」

「因爲廣州的工作，是需要你担任。」

「我們不是要分離了嗎？你知道，川島芳子和矢崎少將我們還沒有向他進攻呢！現在你跑了



，留市同志的前途真是不敢再想！」

「別說吧，第二號也可以一幹的，將來到了香港，不是一樣可以合作嗎？」

「五哥，我們的工作是相依爲命的，在過去的教訓中，我們不是老在死亡線上掙扎嗎？將來這個名詞太恐怖了！也太可怕了！我簡直不敢去想它，也怕想它！」

「不要說這些喪氣話吧！告訴我，今天的情報怎麼樣？」特派員知道這個問題是不易解決的，便牽到另一種工作上，把問題轉移了，這是他對付十三號的唯一好辦法。

「啊，我忘掉了，剛才收來的還沒有譯出來呢！」

「快點吧，這兩天的事情，都是重要的！」

特派員檢閱着鐘表店送來的情報，他對第七號的努力。很是安慰，假如這次不轉第七號回來，工作總不會發展得這樣迅速。他再檢討一下回市的工作計劃，全部大概成功了，不停地顯露出一種滿意的安慰，和成功的微笑。

十三號靈敏地把剛才收來的電報譯出了，這電報，是廈門訊號台發來的，她悲傷地把電文遞給特派員。

「……今晨東京時刻四時五十分，日諜稻田芳子給台北特務部用第二號交通機押抵此地，情形嚴重，聞有通敵證據，據此地特務機關長傳出，抵廈後因受極刑拷問身亡，此間消息在混亂狀態中，廈門敵軍，福山，稻田兩部隊抽調瓊崖，有襲香港行動，偽軍祇剩五百名……」

「五哥，你太殘忍了，把自己的幸福，一手撕掉，稻田芳子之死，爲的是誰，世界上最可憐就是死心塌地去愛上一個不愛自己的人……」



「不准胡說！胡說槍斃！」特派員顫抖地接過電文，在悲哀中去制止着十三號那失常的態度。

這時候，房間裏留下的只是一種死的空氣。

「我們的信條：是不談戀愛，不要名譽，不要生命，不要光榮和幸福；我們的責任：是獻身中國，爲中國而奮鬥，爲中國而犧牲！」特派員雖然深心裏感覺到極度悲哀，但從極度的悲哀中，喃喃的自語着，他希望用這嚴肅和冷靜的工作信條來壓制着心裏的難堪。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莫如眼淚要向肚裏流，一個秘密工作者難道連一哭一笑都不能夠自由嗎？不過爲了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存，第五號特派員祇得打起精神，他認爲情勢到了目前，是要不惜犧牲一切的。

「敵人也好，愛人也好，誰使我們的祖國在交戰中？又誰使我們的工作在衝突裏？」特派員繼續用這段話去安慰她。

「可是，你的手段太辣了！要是你一定要她死，爲什麼老早不幹掉她？使她吃不起可怕的毒刑，活活的死在軍閥的手裏！」三號雖然也在傷感中，但很同情稻田芳子的遭遇。

「這叫我怎樣辦，爲了工作，我一定要犧牲她！戰爭始終是戰爭，爲了國家民族，還有友情的存在嗎？不過對她這樣的慘死，我們實在有點不忍心吧了。」

「那麼，你打算到廈門去嗎？」十三號忖度地詢問。

「似乎不必打算吧！什麼地方都是隨便我們去的，我到願意冒一次更大的險！」

「到那兒去呢？」

「到台北去，到偽滿去，到名古屋去，到佐世保去，必要時，還可以到東京去！」特派員一



口氣說着。

「可是……」

「可是什麼？」

「可是我們一往的工作都是相依爲命的！五哥，讓我跟你一道去吧！死，大家一道死！我不是要向你的危險負責嗎？」十三號鼓起絕大的勇氣，向特派員請求着。

「謝謝你！人，總不免一死的，我從來不會想到死，也不會擔心危險。」特派員以消極的語氣說出，這確使十三號傷心。

犯有感情豐富病的十三號，在失望中老是呆呆的癡望着特派員，同時不停地偷抹着已滾下來的熱淚。

稻田芳子，本來是頭山滿的心血傑作。也是土肥原魚肉下的一個遠東區的國際間諜，更是黑龍會裏的一個中堅份子，她是一個很英勇的人物，因爲她受不了土肥原的壓迫和凌辱，曾經在朝鮮的時候，兇兇的給過土肥原一個耳光，出乎這位「猴形將軍」的意料，從那個時候起，她便做出來了，輾轉在國際間的殖民地裏，和軍閥的侵略區中，幹着「半職業間諜」的工作，直接由黑龍會指押的。

特派員把這追憶壓住了，他在回想着過往所遭遇的是痛苦、悲哀、犧牲的生活，祇不過站在國家民族的崗位上，是能够得到精神上的安慰。

他打起了精神，鎮壓着所有的難堪與悲哀，於是他又回復到工作的嚴肅態度中。

「稻田芳子雖然能够爲我犧牲一切，也能够替我守口如瓶，祇可惜却爲我們而犧牲了，廣州的情勢，在目前已經到了最惡劣的時候了！一點鐘內，我們要離開這裏，最低限度，也得轉回香



港去，暫時避開敵人的五百暗殺隊。」

「廣州工作不是很順利嗎？」

「不錯，從過去到現在，我們都在勝利中，可是從現在起，說不定是不得不償失的！」

「我們跟××台通報的時間，還有五分鐘，有其他重要的情報嗎？」十三號望着座鐘，緊張地說。

「有，很重要的，你快點譯出來吧。」

十三號拿出紙筆，眼瞪瞪的審視着特派員。

「拍A台的：稻田芳子今晨死在廈門，查明真相即覆！」

「拍T台的：敵福山稻田全部隊，全部抽調廣州，祇餘偽軍五百，粵北要防，廈門宜攻。」

「拍A台轉MB的：中山路一五一號，是漢奸大本營，逢星期六晚十二時正開主腦會議。停

泊在廣華行河面之大木船，是渺雲電台，每日零時一分，與東京通報。」

「最後一電，由A台轉PO台的：請長官部注意，明晨五時卅分，敵機十二架取此目標轟炸

。」

特派員在稻田芳子給他的還沒有發出的情報，在敏捷的十三號，很迅速的便完成這個任務。

兩天內，我們××線的陣地戰，取得一個大捷，反攻了幾個重要據點，和破獲了幾個與此線有關的敵特務間諜，生擒了一批無恥的漢奸，至司令部的被炸，除了倒塌幾座空房子外，一無損失，同時我方早時準備，把高射機關槍搬到山上，密集射擊俯衝投彈的敵機，結果給我們擊落一架，和槍殺了兩個施放毒氣的漢奸，這架敵機，是因機件受傷而墮的，降在稻田裏，還給我們俘虜了五個飛行員，一架飛機，四根機關槍，五枝短槍，和敵機師身藏的十五萬元國幣，成績



甚好。

在這幾個寶貴的情報得到收獲後，特派員和十三號受了最高主管的嘉獎，他倆的工作，更加强了信心。

由於第五號特派員的工作驚人，敵華南特務機關長矢崎少將也奉命被遣回國，從華北新派來一個似乎更陰險的開闢主腦。

這個不知名稱的敵人主腦，也是黑龍會的會員，在日俄之戰，他和川島芳子是同樣建立過功績的。

敵人這般處置，純粹是來應付第五號特派員的，留市全體工作者都勸特派員應該暫時離開廣州，免給敵人那大規模的暗殺隊所害。

「我們什麼時候離開廣州？」十三號悶悶地說。

「我約好了第二號到這裏來的，也許快要來了！祇要他回來，我們一起跑吧。」

「我們先回到沙面去嗎？」

「沙面現在靠不住了，敵新派的那個特務機關長也是住在那裏呢。」

「那麼回到市區去嗎？」

「市區？他們五百個暗殺隊充塞着呀！」

「你說吧，到那兒去？」

「還是先到××鄉去，再想辦法吧！」

特派員說着這句話，電鈴在鈴鈴的響着，衝破了他們的談話，室裏跟着嚴肅起來。

「鈴，鈴鈴，鈴，鈴鈴鈴。」



「這是誰的符號？」十三號奇異地問，

「第二號。」

十三號微笑地在暗裏想了一想，轉身跑下樓去，在反射鏡中小心地窺看着門外的是否第二號

「鈴，鈴鈴，鈴鈴鈴。」

電鈴聲再緊急地響了，特派員在這緊急的電鈴聲中下個分析，却就心着會有變故，因為第二號是個沉着的同志，假如沒有緊急事情，是不會這樣子按鈴的。

「誰？」十三號還小心地發問。

「不曉得！」第二號依然預先約定的符號答。

「快點兒進來吧，門要關好！」第二號祇向十三號說了這句話，匆匆的跑上樓上去。

十三號把外門和內門特別小心緊閉着，心裏很懷疑地想，爲什麼第二號來得這樣忙？難道外面的消息不好吧？她越想越懷疑的，也一口氣的跑上樓去。

特派員守候在梯口，他以忖測的眼睛溢視着第二號那不安定的神態。

「特派員，你馬上跟十三妹先跑吧！」第二號雖在極力壓制着自己心頭的志恙，但呼吸的急促和態度的不自然足以表露出他內心的惶恐了。

「到底什麼一回事？」特派員一面將重要文件收集在一起，一面反問第二號的究竟，他也知道第二號是個鎮靜的人，在目前這種態度，當然是發生了很大的事件了。

「在我槍斃那個便衣日人的時候，那槍聲當然驚動了駐在××中學裏面的憲兵隊……」

「那有什麼關係？」



「關係就在這裏，原來那個蘿蔔頭只受重傷，還沒有死！」  
「說不定那重傷的蘿蔔頭會供出我們這個地方的所在吧！」特派員這時才在小心的沉思中，希望能夠想出一個解答來。

「五哥，我們還是跑吧！」十三號有點戰慄地說。

「我們要鎮靜一點，十三妹，你把這些東西焚掉吧！」特派員把檢出的重要文件交給十三號。跟着轉向第二號說：「二弟，我們要在這裏逗留十分鐘，把這些文件燒光了，才沒有後顧呢！桌上的時鐘裏面藏着兩個手溜彈，衣櫥裏面有兩挺手提機關槍，你先把它裝滿子彈在望台上守候着，只要發覺敵人向前門進攻的，就可以掃射了！」

「特派員，我們要爭取時間，這些東西留我一個人辦好了，你和十三妹從後門先走吧！」  
「不，我們要一同進退！你在望台上把機關槍瞄準正門吧！要是敵人真的向我們進攻，只有跟他一拚！」特派員這時候已燃起了火，把重要的文件放進火裏。

「我勸你還是先走吧，這些東西我來負責好了！」十三號也在就心地說，希望特派員接她納的意思。

「死，大家一道死吧！我以為……」

當特派員說到這裏的時候，前門的電鈴聲響了，他們三人驚奇地互相注視着，第二號提起了機關槍，跑出望台去。

十三號和特派員加緊把文件放到火裏去，室內充滿了一種使人難堪的熱氣和刺目閃閃的紅光。

「十三妹，你小心點下去開門吧。」第二號由望台上匆匆的地回室裏來向十三號說。



「是誰？」十三號的問的聲。

「第七號！」等二號已把剛才慌張的態度鎮定下來，他們三人微笑地相對着，很像說：何必這樣大驚小怪呢！原來就是第七號。

十三號爲了叫門的是第七號，很高興的跑下樓去歡迎她進來，也許又有寶貴的情報送來吧。第二號也把機關槍輕放在棹上，轉往樓梯口，送十三號下樓去。

「十三號！」當十三號下樓的時候，特派員高呼着她，制止她下樓去。

「甚麼事呀？」十三號給特派員一叫，馬上回到室裏，很懷疑的注視着他。第二號也爲了這急轉的情勢，靜候着特派員把下文說出來。

「在門外按鈴的真的是第七號嗎？」特派員沉思了一會兒，很嚴肅的問第二號，這却使第二號有點難答。

「是的，真的是第七號！」第二號肯定的說。

「十三妹，你到望台去看看，是不是第七號？要小心一兒點！」特派員轉向十三號說。十三號很敏捷的跑到望台上去，跟着又聽到第二次的鈴聲，十三號便迅速跑回室裏。

「真的是第七號！」十三號也證實的回答了他。

「真的是第七號！」特派員更驚異地問。

「真的？」

「一點沒有錯嗎？」特派員更進一步的問。

「沒有錯。」十三號更肯定的證實。

「大家要注意，現在按鈴的聲音是一長聲的，我們的同志有沒有這個符號？」特派員精細地



說。

「沒有！」考慮了片刻的十三號，才在不安中回答。

「沒有嗎？那麼第七號的符號呢？」

「一短一長，二短一長，三短一長。」十三號馬上供出來。

「現在門外按鈴的，是一長，難道還是第七號嗎？」

特派員把這個問題說出後，第二號和十三號的臉孔跟着起了一種恐懼的神色，第二號本能地提起了剛才擺在棹上的機關槍，打算跑到望台上去查看。

第三次的電鈴聲再響起來，這時室中的文件，已全部燒毀，只留下一點餘燼。

「不要出去，會危險的。」特派員警告着第二號，叫他不要再跑出望台去。

「她着實是第七號呀！爲甚麼她不依照符號按鈴？」十三號還在天真地去埋怨着第七號。

「事情不會這樣簡單的，現在也許會發生兩個問題：第一、門外的第七號是敵人化裝的；第二、門外站着的確是第七號！」特派員在推敲着，室內的空氣更加緊張得使人呼吸也不容易。

「既然是第七號，爲什麼不依照符號按鈴？」第二號也懷疑的詢問。

「問題就在這裏了！說不定第七號給敵人俘擄了，迫着她這樣做，所以不願意把約定的符號給我們，使我們發覺她已在危險中，同時希望我們去救她！」特派員把他的判斷說出後，第二號和十三號不約而同的點了點頭，相信第七號確給敵人監視着，威迫着。

「難道標準鐘表店的情報總站給敵人破獲了嗎？」十三號很耽心的懷疑着。

「我們目前的問題就是怎樣解救第七號。」第二號以爲特派員總有辦法解決的，於是把整個希望寄放在特派員的身上來。



「不用忙！大家準備武器吧！」特派員把這句有命令性質的話說出後，他們三人匆匆的各自提起武器。

「特派員，我請求你和十三妹先從後門的小徑跑吧！第七號的問題，留給我解決好了！」第二號在這千鈞一髮的緊張情形下，再勸特派員先行退出。

「這不是辦法！」特派員沉重地答。

「我第二號祇有絕對服從，你相信我吧！」第二號極力證明他的辦法是對的，而要特派員去信任他。

「你的誠意我是明白的，我不是說過嗎？要拚，就大家拚！要死，就大家死！只要我們拚得有收穫，死得有代價，我們就要一致行動！」特派員再嚴肅地表白他的態度，他認為目前的辦法，祇有死裏求生，並無別個不流血的安全辦法了。

「那麼你把責任交給我吧！」第二號催促着特派員。

「你把手提機關槍從望台上掃準了外門，我和十三妹下樓親自開門，我相信能夠應付他們的，萬一他們有點不對，你就不顧一切的向着門外掃射，要是他們真的跑到樓上，你要服從命令，最要緊的，千萬不要忘記那座鐘裏面藏着兩個炸彈的。」特派員一口氣的說出來，態度是很鎮靜的。

電鈴聲再度傳出來了，他們三人已在提心吊胆的開始行動了。

第二號提着機關槍匆匆的跑到望台上，他發覺站在外門的第七號，在萬分焦慮中。

特派員知道這情勢是需要親自解決，他才回步牽着十三號，很鎮靜的下樓去。

他這樣的處置，不單第二號和十三號認為覺得太冒險，門外的第七號瞧見了特派員更爲



驚駭。

當特派員和十三號跑到鐵門面前開門的時候，第七號釘視着特派員，很像叫他們準備搏鬥的樣子，機警的十三號，回答她一個表示有辦法的點頭，和非出自內心的微笑。

原來敵人的密探隊，從那個重傷的日人口中，得到這座豎上×國國旗的洋房是藏有秘密電台的機關，敵人認爲一定是第五號特派員的通訊電台了，所以這隊敵探隊馬上跑回××中學去，給了白鳶潭海面那三艘V字淺水砲艦一個訊號，十五分鐘後，川島芳子和矢崎少將乘着輕便電船轉到白鶴洞來。

川島芳子和敵華南特務機關長矢崎，由守候在那裏的密探隊做嚮導，向那座豎上×國國旗的洋房搜索，他倆認爲第五號特派員和那美麗的女助手，一定是在這座洋房裏的。

這時候，第七號因爲有要緊的事情要我特派員，却遠遠的給川島芳子瞧着她，因爲她向着那座洋房的途徑跑，便決定她是華方特務人員，川島芳子便命令那密探隊馬上俘虜了第七號。

五個敵密探隊提出了手槍，在川島芳子的指揮下把第七號押至這座樓上×國國旗的洋房門口，他們埋伏在圍牆旁邊，以手槍威脅第七號叫門。

現在特派員同那美麗的女助手親自出來開門了，這却使川島芳子吃驚，因爲五號特派員那威風十足的往績，也使川島芳子聞聲而慄，如今他却親自出來開門，又不知弄甚麼玄虛。

當川島芳子忖測到這裏的時候，呼的一聲，鐵門打開了，這時候，第七號有點恐懼的跑在特派員身邊，十三號挺身而起的，站在第七號前面，應付這勢必降臨的變動。

跟着第七號進來的，是川島芳子和矢崎少將，五個如狼似虎的敵探，擠在門口，提着手槍，端詳着這座洋房的輪廓。當他們發覺了二樓的望台上，站着一個屹立不動的漢子提着機關槍向着



他們的的時候，五個敵探知道他們處在失利的地位，不約而同的互相注視了一會兒，很自動的把手槍起下，眼睜睜的視着川島芳子和矢崎少將。

「你們瘋了嗎？胆敢在×先生面前這樣失禮！滾出去！」矢崎少將知道了第五號特派員早有準備了，同時他更知道望台上佈置的機關槍，對他們是絕對不利的，才改變了態度，兇兇的責罵那五個可憐的敵探。

「這有什麼要緊呢，反正我們是老同學。」特派員以安閑的態度答覆了矢崎，跟着轉向川島芳子說：「我們不見很久了，你好嗎？」特派員跟川島芳子握着敷衍的手，這却使大家都感覺得是虛偽，同時是一個應付的手段吧！

「對的！」川島芳子說：「七年前你們跟稻田芳子同在青島，五年前我們在上海百樂舞廳，我記得那天晚上，是貴國「黃河賑災遊藝大會」的晚上，你跟稻田芳子都吃醉了，想不到五年後的今天會在這裏會面！」川島芳子也投機地附和着矢崎所取的手段，他倆都明白，用武力是不能够解決的。

「一個是東京陸大的同學，一個是久違的朋友，請到樓上去談談吧！」第五號特派員擺出一種誠懇的態度，請川島芳子和矢崎特務機關長到樓上去，這在他倆認為是一個難題，但他倆不能够示弱，祇得隨着特派員的邀請，答允他到樓上去。

當川島芳子起步的時候，她向着那站在門外的五個敵探，打了一個眼色，暗示他們馬上回去增援，準備把他們一網打盡，她的手段，却是來得毒辣了，可惜逃不過十三號的聰敏和機警吧！

「五哥！矢崎先生還帶來了五位貴賓，請他們一起到客廳裏休息吧！」十三號拆穿了他們的技術，暗示給第五號特派員。



「對的，矢崎先生，我們是老同學，不要客氣呀！請他們到裏面休息吧！」特派員會意了三號的暗示，乘機向矢崎這樣子說。

「不要客氣了，留他們在門口吧！」川島芳子知道她的計劃已給十三號拆穿了，但仍用這種話去補充，希望挽救這絕對被動的頹局。

「這樣我們就不够朋友了，一起進來吧！」特派員微笑地把門外那五個如狼似虎的敵探請到屋裏來，他知道望台上的第二號，是會監視他們底行動的。

特派員領導着川島芳子和矢崎跑入屋內，第七號和十三號隨着他們，五個敵探，留在樓下會客廳裏，他們便一起轉到樓上去。

川島芳子和矢崎特務長始終沒有特派員這樣的鎮定，一種恐惶的情形，時常在他倆的臉下暴露着。

「先生會想到我和川島芳子今天冒昧來拜訪嗎？」矢崎坐下來就跟着這樣子問。

「我們老早就準備歡迎呢！」

「稻田芳子的消息，先生還沒有知道吧！」川島芳子很得意而又似乎傷感的說。

「今晨四時五十分，在廈門被極刑拷問身亡的消息，我們在一點鐘前知道的，還有旁的消息嗎？」特派員把這消息去回答川島芳子，這不只給她驚異，同時給矢崎一個重大打擊。

「你知道誰害死她呢？」川島芳子進一步問，她認為稻田芳子之死，是特派員把陷阱佈下，使她投下去的。

「還要解釋嗎，你當然是說我害死她了！」特派員譏笑地說。

「那麼在先生的意思呢！」川島芳子考察地注視着派特派員。



「當然是貴國軍閥害死她啦！」

「先生是個聰明人，說話要當心一點兒罷！」矢崎插入這句話去警惕特派員。

「難道我說的話是不合理的嗎？」特派員也把音調提高了，以反問的姿態，出現在那怒目以待的矢崎前面。

「我命令你，你要承認稻田芳子是你害死她的！」矢崎目光炯炯的，猙獰地站起身來。

「我承認稻田芳子之死，是死在軍閥的手上，是死在特務機關……」

當第五號特派員說到這裏的時候，一不留神給矢崎擰住在地板上。他便牽着川島芳子匆匆的跑下樓去，第二號從坐鐘裏提出了兩顆手榴彈，和第七號追蹤到樓下去，這時候，這座豎上×國國旗的洋房前圍，第二號和第七號併肩作戰，跟川島芳子矢崎和五個敵探隊靠着有利的建築物在苦戰，敵人不能從鐵門衝出，因為門口已給第二號的機關槍掃射着，同時第二號和第七號也不能離開這座洋房去消滅敵人，因為衆寡不敵，這樣，便成了膠着狀態。

卜卜的槍聲，不繼地傳到樓上來，十三號把特派員扶起來，鎮定一下精神，牽着十三號一溜烟轉到後門去，他倆脫離了。

特派員和十三號在十五分鐘後已跑到廣南河面，轉上散佈在第一棧橋一帶的「紅針時計」同志小艇中，遠聽着從白鶴洞方面傳出了斷次手溜彈的爆炸聲，特派員忖測着，這大概是第二號和第七號跟敵人死拚的時候了。

小艇划到對岸了，特派員牽着十三號上岸去，他倆遠望着廣州市區遺下的輪廓，不覺黯然淚下，愴然神傷！

被焚燬後面剩了一座骷髏的大新公司高在空竝立着，在迷惘的瞳孔中，他倆還隱約地瞧着單



人匹馬轟炸富士丸的那位無名英雄，和那爲中國而犧牲的朝鮮危險份子第六號，不能忘懷的稻田芳一，生死未明的第二號加第七號，似乎在雲際間向他們歡送與祝福！

在全面抗戰的另一火線中，在國際戰爭緊張的今日，誰會洞悉到還有這樣轟轟烈烈的「無名英雄」在跳躍着呢？那可歡可泣的偉蹟，又誰會爲他們去憑弔呢？記功碑上，忠節牌會，又誰去爲他們鑿上痕蹟呢？



國文補充教材自修必讀

# 歷代名賢處世家書

徐益棠編 定價 元

本書選自歷代名人專集，篇篇可示入範，仔細揣摩，如同對晤，蓋文章內容，要理事有物，要有情有理，家書最合此標準。有事有物便覺字字實在，有情有理，便覺句句真誠也，本書取材精嚴，生活不合現代，思想晦澀及文字古奧費解者，概不錄入，全書凡六十餘首，並附作者小傳，俾作參考，購此一冊，有裨身心良非淺鮮。

## 清代史初輯

徐益棠編 定價 元

本書為歷代史初學及採探自清初學大及興必。本國近代之史，初學及興必。本國近代之史，初學及興必。本國近代之史，初學及興必。

## 國學常識問答

國學研究社編 定價 元

本書對經史子集諸題，共分為五條，解答精詳，列表簡明，亦供參考，校訂正確，用楷精印。

## 鐵風出版社印行

上海（五）北甯路保原坊十四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滬一版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滬三版

遠東間諜戰  
實錄之一

第五號情報員全一冊

定價金

圓正

(外埠酌加運匯費)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內審字第一〇七三六號

有 不  
著 准  
作 翻  
權 印

並保一室切權益

著作人

仇

章

發行人

浦

家

麟

出版者

遠東圖書公司

上海(五)北海寧路保原坊十四號

發行者

鐵風出版社

上海(五)北海寧路保原坊十四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職業學  
校適用

# 實用珠算學習法

編著者

余介石  
余子聰

校訂者

何魯

珠算便捷人所共知，惜歌訣

意義晦澀與筆算不能匯通，以致  
每需口授方能領悟，且珠算定位  
，為一難以解決之問題，以日人  
對珠算之富有研究，尙無妥善辦  
法。編者積數年大學數學教授心  
得，創立規則以筆算解釋珠算歌  
訣，簡便明瞭，圖式詳明，為任  
何珠算書所不及，已習過小學算  
學可以無師自通，凡從事商業與  
小學教師者均宜人手一編。

職業學  
校適用

# 實用利息計算法

編著者

余子聰  
孫彤範

校訂者

趙儼  
余介石

本書為作者積十餘年之實際

經驗所編，程度淺顯，內容豐富  
，搜羅完備。商業上各種實用利  
息問題已應有盡有，凡貼現，存  
款，往來帳款，各種儲蓄，債票  
等問題，皆有詳細討論，捷算法  
達十餘種之多，且有編校者發明  
新法數種，迅速確實。遠勝各法  
，尤為他書所不及，凡從事商業  
銀行人員，不可不備。

## 最新新書

鐵風出版社即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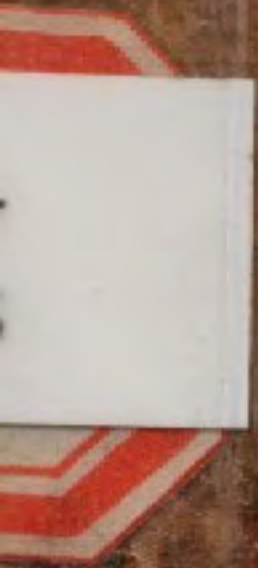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000043719



譜